

5-061/5600.1

中國語文

总第49期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OYLSTON HALL
CAMBRIDGE, MASS., U. S. A.

SEP 26 1956

7

1956



中國語文 1956年7月号(总第49期)目录

貫徹執行百家爭鳴的政策，為語言科學的不斷發展

和提高而奮鬥(社論)..... (3)

怎樣在語言科學研究中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筆談).....

劉世儒 岑麒祥 陸宗達 陳剛 俞敏 鄭奠 高名凱
袁家驊 徐世榮 徐仲華 唐蘭 曹伯韓 郭良夫 張志公 (4)
蕭璋 (以姓氏筆畫為序)

漢語拼音文字里隔音問題的研究..... 拓 牧 (13)

關於j和w的取舍..... 文 同 本 (17)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隔音問題(筆談).....

周達甫 謝永仁 鄧公先 陳慶生 王冰偉 森 (19)
河 水 海 寬 管 羽 朱 華 黃智顯 陳 越

朝鮮的文字改革..... 鄭 之 東 (23)

中型現代漢語詞典編纂法(初稿)(上)

鄭 奠 孫德宣 傅 婧 邵榮芬 麥梅翹 (31)

怎樣求出方音和北京音的語音對應規律(續完) 李 榮 (37)

我們有決心做普通話的宣傳員..... 侯 寶 林 (38)

博聞強記的郭璞(中國語言學史話之二) 周 因 夢 (39)

傣仂語情況介紹..... 刀 世 勳 (44)

書刊評介(書12種,期刊12種) (49)

社 論

貫徹執行百家爭鳴的政策， 為語言科學的不斷發展和提高而奮鬥

為了向科學進軍，趕上先進國家的水平，使科學能夠在研究討論的過程中不斷地進展，以便有效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認真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展開不同意見的爭論和相互批評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忠誠地擁護黨中央所提出的百家爭鳴的政策，並決心為貫徹執行這個政策而努力。

怎樣貫徹執行百家爭鳴的政策呢？

第一，要在語言科學的領域里展開認真深入的各項研究工作。關於某一個問題，沒有經過調查研究而隨便發言，就沒有可靠的根據。拿沒有根據的意見來討論，對於科學的進展是沒有幫助的。我們所主張的百家爭鳴當然不是這樣的。為了使百家爭鳴對科學的進展有幫助，必須有認真深入的研究做基礎。為此，我們要訂出語言科學的研究計劃，有組織地，有領導地來進行各種專題的認真深入的研究，然後在這個基礎上來爭鳴。這樣的爭鳴才能夠對語言科學的進展有推動的作用。

第二，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真鑽研，以求得理論和實際的一致。那種引經據典、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或者不敢面對現實，企圖引用權威的言論，為自己的不正確的見解辯護的做法，都是對於爭鳴的進展沒有好處的。至於任憑主觀的臆斷隨便做出結論，甚至故意歪曲現實，對於爭鳴更是有害了。只有大家實事求是，認真鑽研，根據研究所得發表意見，並在爭論中互相切磋，互相取長補短，使正確的意見逐漸集中起來，才能夠對科學的發展和提高起推動的作用，使科學更有效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第三，要展開互相批評，要虛心听取別人的意見，並隨時準備接受更好的意見。學術問題不能要求少數服從多數，但是絕大多數同意做出臨時結論的時候，少數人可以放棄或者保留自己的意見。堅持真理是對的，但是如果發現個人意見有錯誤的時候，應當勇于改正，不作任何牽強附會的爭辯。

第四，要分清敵我，要劃清資產階級思想和工人階級思想、唯物主義思想和唯心主義思想的界限。我們要提高警惕，防止敵人混進我們的隊伍里，借口百家爭鳴來進行反動宣傳。我們要繼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唯心主義思想。但是我們要防止在問題弄清楚以前，亂扣帽子，也要防止對有資產階級思想、唯心主義思想的人們，在政治上不加區別地一律以反動分子看待。我們應該對那些政治上是朋友，而有資產階級思想、唯心主義思想的人們，耐心地加以說服，在團結的大前提下進行思想鬥爭。

第五，百家爭鳴不應該只限於已成家的人們。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意見，特別是青年們的意見，都應該得到發表的機會。我們的科學人才，特別是語言科學的人才，是很缺乏的。因此，培養新生力量是頭等重要的工作。讓青年的科學工作者參加百家爭鳴，是鼓勵他們的方法之一，應該予以足夠的重視。

過去本刊對於展開不同意見的爭論和互相批評，對於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唯心主義思想，都做得很不夠。本刊曾經登過些互相爭論和互相批評的文章，但是對於資產階級思想和唯心主義思想，從來沒有做過有系統的批判。這些缺點必須加以改正。今後我們希望跟全國語言科學工作者一道，為貫徹執行百家爭鳴的政策，為語言科學的不斷發展和提高而奮鬥。

怎样在語言科学研究中貫徹 “百家爭鳴”的方針

刘世儒

在学术問題上，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完全正确的。沒有“爭鳴”，就不会有进步；要想进步，就得“爭鳴”。

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学术刊物的支持。因为学术刊物就是“百家爭鳴”的园地。沒有园地，或园地不能得到合理的使用，那是無論如何也沒法“鳴”出来的。因此，我希望各出版機構、各学术刊物的負責同志，对于這個問題，能够及早地重視，大力地支持！

特別是作为学术刊物的編輯者，或出版機構的审稿者，在“百家爭鳴”方針的貫徹上，尤其負有特別重要的責任。他們工作得好坏，將直接影响于“百家爭鳴”的成績。因此，我們要求他們对于“百家”的意見能够兼收并蓄，一視同仁。不論是哪一“家”的意見，只要确实是研究問題、追求真理，那就都應該給予“爭鳴”的机会，不能因为它和自己的意見相左，就百般“挑眼”，把它“打入冷宮”，不讓它“鳴”出来。

我相信，在我們党的关怀和指导下，在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上，我們的出版機構、編輯、审稿同志是会尽到他們应有的責任的。因此，我也相信，各級各类的学术性的报刊、杂志，在今后一定也都將成为“百家爭鳴”的自由园地。

岑麒祥

“百家爭鳴”，据我理解，應該有“家”然后能有真正的“爭鳴”。这里所謂“家”当然沒有老年青年之分，也沒有从事研究工作时间久暫之分，因为有些人虽然年紀很老，从事研究工作許多年，但是或者由于故步自封，不肯努力，或者由于抱殘守闕，赶不上时代需要，就未必能成其为“家”；另外有些人虽然年紀比較輕，从事研究工作的年限也比較短，但是由于自己肯努力，肯开动腦筋，反而很快就成了“家”。無論如何，成“家”是要經過一番刻苦用功的。世界上沒有一夜成“家”的事情。沒有成“家”虽然也可以在某些問題上爭論一番，但是正如毛主席所取譬的“牆上蘆葦，头重脚輕根底淺”，經不起風吹雨打，要“爭鳴”下去是很困难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能等大家都成了“家”才来“爭鳴”。“爭鳴”是可以促进“家”的成長的。假如能从所爭論的問題中鑽研下去，以一点帶动全面，那么对所研究的学科將可以起很大的推动作用。要求科学的进步和發展，提倡“百家爭鳴”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語言学根基本来不很厚，近年来由于实际的需要和苏联語言学的啓發，虽然已有了不少的进步，也曾引起过一些“爭鳴”，但一般地說来还是很不够的。其中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例如教学改革花去了不少力量，假如能早一点把教材編出来就可以解放一部分力量从事專門研究工作），但是主要的，据我看，还是由于大家对于“爭鳴”的方法还没有掌握好，思想上存在着許多顧慮。

“爭鳴”当然不是为“爭鳴”而“爭鳴”，而是为了要寻求真理，解決問題的，所以必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我国語言学界近年来不是沒有“爭鳴”过，可是結果往往不很好，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誤会。批評者不从問題的本質出發，加以分析研究，往往心中預先存着一种成見，随便給人家扣帽子，或者采取冷嘲热諷的态度，使被批評者非常难受。被批評者

又不肯虛心考慮人家的意見，只抓住片言只語，予以還擊，甚至懷疑人家有意對他進行人身攻擊，結果弄到大家心存戒忌，不歡而散。這樣是會妨礙問題的討論的。

其實語言學上的問題往往是非常複雜的，沒有經過充分的研究，誰也不敢說對每一個問題都已看得很清楚，絕對沒有半點錯誤，因此展開討論是非常必要的。可是無論批評也好，自我批評也好，都應該經過一番深入的研究，找出其間癥結之所在。隨隨便便給人家或自己扣上幾個不適當的帽子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我的意思是說帽子不是絕對不能扣，但是沒有經過詳細的考慮切不可亂扣。批評的意見也不一定都是對的，被批評者應該有反批評的機會。學術上不同意見的爭論不等於人身攻擊，被批評者應該虛心考慮，不要激動，誰是誰非，經過一定時間的討論自然會看得出來，不要把群眾的智慧估計得太低了。

捷克列施卡(О. Лешка)同志曾對捷克斯洛伐克語言學界關於結構主義問題的討論說過這麼幾句話：“深透精通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有系統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向語言學中的唯心主義進行鬥爭，批判地體會語言學遺產，運用蘇聯科學界的先進經驗，把具體語言學問題的研究跟實踐聯繫起來，對自己的工作持自我批評和要求嚴格的態度——在我們看來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語言學順利發展的基本條件”(蘇聯《語言學問題》1953年5月號103頁)。這話對於我們說來，也是完全適合的。

陸宗達 要使我國的科學發展與繁榮，在今後十二年內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百家爭鳴”的政策是非常及時的，重要的；可是執行起來也是一件非常複雜和細致的工作。我是一個教育工作者，首先想到“百家爭鳴”的意思是在進行學術研究方面的自由論爭，而不是在課堂教學上爭鳴。記得蘇聯專家費洛托夫顧問說過：講台是傳授知識的場所，不是爭辯的場所，如果各個教師在講台上互相爭辯，不僅對教學工作有嚴重的損失，而且也使教師的威信掃地。這個話說得很對。但是這樣一來，是不是就對“百家爭鳴”的方針有了矛盾呢？我以為並沒有矛盾。我認為我們的不同意見可以儘量地在教研組里或科學討論會上據理爭論，但是在課堂上的教學就必須服從教研組的結論。這樣作對於我們的教育事業是有好處的。

其次，我想到“百家爭鳴”，並不是“百家爭罵”。對科學的態度應當是實事求是，對不同意見的爭論應當是與人為善，用證據服人，絕不應當採取粗暴的態度來對待科學，對待批評。現在有些個學術批評的文章，大有企圖一棍子把對方打死的意味，從文章的開頭到結尾，除去漫罵，就是給別人亂扣帽子。這種粗暴的態度正是妨害了“百家爭鳴”。在舊社會里有“文人相輕”的惡習氣，這是我們新社會里所不允許的。但是，在舊社會文人相輕的時代里，多半在口頭上罵別人，可是在寫文章的時候還是非常謹慎。比如我的老師黃侃先生是一個以罵人著名的狂士，可是他在學術論文里，態度非常謙虛，找不出一條罵人的話。先輩們這種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態度，還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在我国的語言學方面，有許許多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国的語言學

陳剛 界的“百家”很應該大鳴而特鳴。

語言學也是一門科學；科學是實事求是的學問。因此，語言學家“爭鳴”正和其他科學家“爭鳴”一樣，應該以實事求是的研究工作為基礎。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夠通過“爭鳴”發展科學，尋求真理。

語言學界的“爭鳴”，也指的是人民內部的學術論爭，不是敵我之間的生死鬥爭。因此，語言學者“爭鳴”，正和其科學家“爭鳴”一樣，也應該注意到團結；要團結就要檢點自己在論爭中

的態度。只有端正了態度，發揮了團結精神，才能夠誘發積極因素，防止產生消極因素，實現真正的“百家爭鳴”。

尖銳的論爭當然會有，而且在某種情形下也應該有。不過尖銳的論爭也應該是實事求是的和照顧到團結的。

這種精神，語言學的專家們都懂得，過去和現在也大都是秉着這種精神在研究問題、討論問題的。可惜的是不能說沒有例外。現在希望專家們把這例外消滅掉。要認真做好研究工作，大膽說明自己的見解，但是不要採用粗暴、簡單的方式否定別人的見解；要善於分析、說理，不要亂扣帽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腳踏實地發揚“百家爭鳴”的精神。

為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我還希望語言學專家們在“爭鳴”方面能夠成為廣大後進語言學者的表率，給我們語言學界的“百家爭鳴”建立起一個良好的開端，承前啓後地逐步解決我們語言學方面的許許多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俞 敏

要想作到“百家爭鳴”，除了增加刊物的種類和篇幅，增加出版的便利，改善圖書、資料的供應以外，我想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之下培養一種好的社會風氣，消滅某些現存的不好的社會風氣。這不好的風氣是什麼呢？就是把科學里的錯誤看得非常嚴重，嚴重到連那個人都得唾棄的地步。舉個例說吧！有一位前輩學者研究漢語，有某一項心得。他把心得發表出來。多數的人不同意他的見解，作了不少文章反駁他。案沒定，最後結論也沒得。可是社會上就肯定他錯了。姑且算他錯了吧。錯誤本來是人人都有機會犯的。連儀器都可以壞一個零件兒，不是嗎？可怕的不是犯錯誤，可怕的是有些人對待這位“犯錯誤”的科學家的態度。這些人彷彿把這位學者看成天字第一號的大傻瓜。這麼一來，這位學者再講他的主張，聽眾就用冷笑來回報他。在別的地方有人提到他的主張，聽眾就用嘻笑來表示對這個人的輕視和不信任。我覺着這種態度是非常不正確的。姑且不談這結論還沒有肯定的話，先承認這位學者真是錯了。可是難道他那辛勤的勞動，淵博的知識，細心的觀察就都不存在了嗎？難道他就真像某聽眾想的那麼樣，是一個十足的傻瓜了嗎？當然不。那麼為什麼社會不應該再尊重他，再信任他的別的主張呢？這一點是非糾正過來不可的。不然，人人為了怕損害（一種不公平的損害）自己的名譽，就只好不鳴或者鳴些八股了。

第二，要普遍教給大家一種容忍的度量。在科學里，一切跟今天的常識不合的，到明天可能變成真理。在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出來以前，大家都信地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的學說在當時被人家認為“邪說”，可是後來證明它是真理。從牛頓以來，大家認為光走直線，可是相對論者證明光是波。我們文明國家有文化的人民，應該有相當大的度量，能平心靜氣與自己的習慣絕不相容的意見，考慮它是不是符合事實。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度量太窄。只要聽見自己的老師沒講過的話都認為是邪說。隨着來的就是亂扣帽子。在一個人辯論的時候，他想的往往不是對方的話是不是符合事實，他想的常常是“我用什麼帽子扣他才可以贏，才解氣！”這種作風自然不能叫對方心服，勢必用帽子來回敬。於是乎“百家爭鳴”要變成“百家爭扣”，那就不成個事體了。我覺着一定要養成一種平心靜氣談是非的風氣，實事求是。這又是為“爭鳴”而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鄭 冀

自從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以來，“知識界的政治思想狀況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全國人民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已大大增強”。當大家正在向科學進軍的時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適時地提出了學術方面百家爭鳴的方針，這是多么英明的政策。我們聽到了陸定一部長的報告，深深地感到興奮，這個號召在全國學術界已經得到了普遍的響應，

將會鼓勵我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之下，對於學術上的一切問題，進行獨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辯論，為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而共同奮鬥。

學術上百家爭鳴的情況，我國在二千年以前戰國時代曾經出現過。現在的情況，當然和那個時候是大不相同了；但是戰國諸子百家所以興盛，有它的時代背景，也都有他本身的基本成就：——（一）“成一家言”，（二）“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拿現在的話來說，各家都具備了他的學術體系，有他一定的宗旨和實踐的意義；他們的立說，也各有邏輯的論據。這對於現在所需要的“百家爭鳴”，還是有它的參考價值的。

陸部長在報告中間提出的怎樣接受我國文化遺產的方針，是正確的。這個正確方針的具體措施，怎樣貫徹到科學研究方面，語文教學方面以及古籍整理和出版方面，都有待於今後的全面規劃。有人反映高等學校有關學習古漢語的情況：一方面對於文化遺產的了解和批判，要求很高，一方面對於歷史文獻研究的初步工作——閱讀古籍的能力，培養得很差，研究工作中的要求與大學課程中的安排，發生了脫節的現象。為了培養新生力量，加強百家爭鳴的主觀條件，對於這個問題的適當處理，是值得我們加以考慮的。

高名凱 正在我國人民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時候，提高科學水平的呼聲已經遍佈全國。一些從事於科學工作的人都明知科學事業的發展對我國社會的發展將產生怎樣的重大影響，然而在科學堡壘之前竟裹足不前。這原因之一是一般人對科學家的工作不甚了解，對科學家的創造性的工作要求過高，希望科學家能夠跟神仙似的一開動腦筋就立刻沒有任何錯誤或缺點的把客觀世界的規律掌握住；如果科學家的創造性的工作帶有一些看來不很正確的成分，大家就一口咬定，目之為左道旁門。然而科學家卻的確只是人，不是神仙，他只是想為人民盡點力量的腦力勞動者而已，他既不能滿足人們的這種要求，也不願意一片丹心而反被目為左道旁門，於是，許多人就只朝着科學堡壘的大門嘆息，宣告自己沒有能力當科學家。等到相當多的人都存有另讓賢能之心的時候，科學界就呈現着寂然無聲的清涼的景象。

其實科學的可貴就在於它是艱苦的勞動所得到的果實，而科學家的工作也只能在艱苦的勞動之中一步一步的逐漸發現無窮無盡的客觀規律。科學研究的成果是人類幾十萬年的腦力勞動的全部果實的積累，不是一個“神仙”所能一下子做到的。古來從事於科學研究的人很多，但有巨大成就的卻只有少數人，因為學習已知的知識並不太費事，而要进行新的科學知識的探討則不是可以隨時隨地得到效果的。希望科學家一拿出東西就是十全十美的，是不切實際的想法。科學當然要掌握真實的客觀規律，但個別科學家所能發現的新知識卻往往只是真理的一鱗半爪；要有許多的科學家來互相補充和糾正，才能漸漸正確地掌握客觀世界的某種規律。在這種情形之下，要使我國科學事業發展起來，就只有發動許許多多的人來參加科學研究工作，並使他們有勇氣拿出他們的點滴心血，使得大家在自由討論、互相尊重的基礎之上，進行互相學習，互相批評，彼此吸收，彼此補充，來逐漸地掌握真理。而這種百家爭鳴的目的卻正是在於追求正確的、一致的掌握客觀規律，也唯有通過百家爭鳴的途徑才能夠實事求是地達到這個目的。

我國語言科學的研究還是很落後的。要使我國語言科學的事業能為人民服務得好，顯然需要語言科學研究工作的大力開展，而要使這工作能得以大力開展，就需要防止“壟斷科學事業”的企圖，而切實地奉行百家爭鳴的政策。

袁家驊

在制訂科學遠景規劃的同時，黨提出“百家爭鳴”的號召，給科學界帶來了莫大的鼓舞。陸定一部長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使我感到異常親切和興奮。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是學術思想運動中的長期鬥爭，是推動學術思想不斷前進的

一个动力。当唯物主义占有优势或者取得胜利的时候,学术思想就会向前迈进一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唯心主义的完全消灭。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同样的一个科学公式,可以有不同的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阐发和证明。另一方面,唯心论者有时也许掌握了更多的材料,用曲折巧妙的花样打扮得像一个“真理的使者”。要是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简单化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的。

郭沫若院长说得好,百家争鸣是科学界的社会主义竞赛。所以“争鸣”的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可以说是一种合奏曲或交响乐;科学家们在研究工作中互相协调,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奋斗。在百家争鸣的气氛里,有些背着“孤芳自赏”、“曲高和寡”、“祖传秘方”、“只此一家”这些包袱的同志们,我相信一定会把它们丢到九霄云外,争先恐后地来参加丰富多采的音乐会,并且一定会受到听众的热烈的欢迎。

党的政策和领导为我国语言科学开辟了空前辽阔的园地。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语言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种种有利的条件。汉语规范和文字改革问题需要各方面的研究人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问题需要大量的语文干部。同时,为了巩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我们必须学习和研究俄语和其他兄弟国家的语言;另一方面,为了贯彻和平外交政策,我们也必须学习和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其他国家的语言。但是无可讳言,我国语言科学的落后状态远远不能适应目前这样迫切的要求。语言科学的园地是无限辽阔的,要是没有百家争鸣,没有许许多多的劳动能手争先恐后地来参加垦植,它就会继续落后于需要,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在执行和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时候,据我个人的体会,应当特别注意各个领域在研究工作中彼此呼应,密切联系,这对于科学水平的提高会有很大的帮助。不同意见的发表,展开自由争论,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任何重大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当然,争论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不是为了一鸣惊人,而是为了集思广益,对问题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求得正确的解决。虚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择善而固执之”,这尤其是一个科学家所不可缺少的修养。

徐世荣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工作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政策,使我十分振奋。为了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水平,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工作中的积极因素,这个政策正确而适时,使我感到党的伟大。我自己的学力虽然浅薄,但愿意在这个号召下,以进一步的钻研自勉,为我国语言科学的提高与普及而努力工作。

大家并驾齐驱地做一番巨大的新的努力,是十分必要的,——在语言科学的范围之内尤其必要。现在有两件事可以提醒我们:第一,关于语言科学的出版物太贫乏了。我有时到书店里看看,看到那些分门别类的书架,看到“语文”一类的书刊时,每每感到惭愧。半年前看到的是这几本书,半年后看到的仍然是这几本书。和其他的科学、文学书籍的数量比起来,是有逊色了。看到青年们在翻阅这有限的几本书时,我马上涌起一个责任感:“我和我的同志们所做的工作的确太少了!”

第二,社会上的人们(包括学生在内)对语言科学是多么生疏隔膜啊!有许多人是爱文、史、艺术的,有许多人是爱政、法、经济的,有许多人是爱自然科学的!至于语言科学呢?有多少人喜爱它?亲近它?不必讳言,是很少的。为什么?这又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做的工作太少,做的工作不好。太少,就使人陌生,使一门研究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离的语言的科学成为“冷门”。不好,就使人望而生畏,有如在学习的途程上布满了荆棘,谁也不敢往里钻了。这正是语言工作者的针砭,给我们一个尖锐的警告:“你们要努力了!”

我们一定要再让这个“冷门”冷下去,我们要把这“黯然无色”化做“万丈光芒”。团结进

步,急起直追,要在今后十二年中爭取巨大的成果。

我有兩個小小建議:

除去多多編著有關語言的書籍之外,要多辦一些適合各種水平的讀者的語言科學期刊,要編得有趣味,有用處。一面也要在日報上增辟語言科學的副刊,把語言基礎知識推廣到廣大的群眾中間。

語言學者們不單要寫高深的文章、專著,也要寫通俗的文章、小冊子。後者是為了給我們擴大領域,引導大多數人接近語言科學,這也是培養新生力量的一个辦法。——也可能,有個別的同志看不起這種工作,覺得“百家爭鳴”自然要鳴得清越一點,鳴得高一點。不錯,這是要肯定的,不如此,無法追上世界水平。可是另一方面也未嘗不可鳴得低一點,引導年青一代的學習,壯大我們的隊伍。果然能“雛鳳清于老鳳聲”,豈不正是我們共同的願望嗎?

徐仲華

毛主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後,文艺工作者和科學工作者遙望未來的輝煌遠景,沒有人不是興奮異常的。我願意談談我的一些感想和希望。首先,我認為,要很好地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科學的態度是非常要緊的。科學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換句話說,也就是求真理的態度,“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要貨真價實,不要亂吹亂擂,虛張聲勢。回顧一下我們語言學界近幾年的情況吧!我們語言學界這幾年確實有了很大的成就,比如說,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就標志着我們語言學界在團結合作方面和肯定規範原則方面的成就。但是語言學界也還存在着不少的問題。在我們語言學工作者隊伍中,不是還有人不能團結得親密無間嗎?有了不同的見解,不是還有時不能心平氣和地來好好討論嗎?不是還有人在批評別人時是採取了打擂台的態度想把人家一筆抹倒好露出自己來嗎?對待別人給自己提出來的正確意見,不是還有人強詞奪理、護短求勝而不是求真嗎?這些阻礙着我們團結和進步的反科學態度,這些舊社會帶給我們知識分子的醜態,在今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下,是該到了盡力清掃的時候了。只有這樣,我們的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才能正確地开展。批評與反批評,這才能是科學的論辯。多多地展開這種有益的論辯,研究風氣自然就會養成。

老一輩的學者曾經說過,“讀原書、不罵人”,我想這兩句話是很有道理的。

其次,我認為百家爭鳴不是要我們一味去走冷門,而是要我們在科學研究中展開自由論辯以推動我們的科學研究,使我們的科學研究趕上世界水平。因此,對於一個科學工作者來說,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應該把個人得失放在首要地位來考慮,首先應該考慮如何滿足人民向我們提出來的要求和完成祖國交給我們的任務。面臨實現文字改革的前夕,每一個語言工作者都應該為這一造福子孫的光榮事業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對於與文字改革密切相關的漢語規範化的研究和普通話的推廣工作,也應該看作自己的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首先要為這些中心工作服務,所以我們“爭鳴”不是亂鳴,要圍繞着中心工作來鳴,這樣才容易集中我們的力量。

語言學界現在正在制定語言科學研究工作十二年遠景規劃,這個規劃的實現也就意味着百家爭鳴方針在語言學工作上的貫徹。我們必須努力為完成這個規劃交給我們的任務而奮鬥。

為了很好地貫徹這個方針,我提出如下的保證:1. 勤苦學習,完成語言研究規劃交給我的任何任務;2. 自己選擇研究項目一定要從祖國需要出發;3. 批評別人要堅持與人為善的態度;別人批評我,我一定要虛心考慮別人意見,不盲從,也不固執。

唐 蘭

問題是在應該早一些把拼音文字給人民大眾!

從我的“文字改革論”發表並受到批判以後,有些朋友很為我擔心,勸我再

不要說話了。朋友們的好心是可以感謝的，但我以為錯誤應該糾正，真理必須堅持。我深深地相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學術問題是容許爭論的。儘管編者忙於做結論，“這種主張是不正確的”，“組織了幾篇討論”，“希望通過這次討論，能夠把某些對文字改革的不正確的看法澄清一下”，給讀者以暗示，不要再提不同意見了。但是我認為說話的人多不一定就是真理，當科學上提出新的問題時，真理往往在少數人一面。科學是真理，真金不怕火燒，錯的掩藏不了，對的壓抑不下，錯就是錯，對就是對，儘可以平心靜氣地、實事求是地展開爭論，真理將愈辯而愈明。因此，重新提出爭論，應該是被容許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因為領導上做出決定，不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所以需要傾聽群眾的不同意見，應當容許爭論。就是鼓勵群眾提意見，也還不免有些群眾有顧慮，不敢暢所欲言；如果一有不同意見，就加以當頭棒喝，那就更噤若寒蟬，百事大吉了。

我那篇文章講理論太多，教條氣太重，偏於自信，夾雜了某些情緒，沒有能平心靜氣來討論問題；主要問題沒有說清楚，因而正如王力先生所說：“也就不可能有什麼說服的力量了。”

但是有些同志說我“反對文字改革”，甚至“提出階級立場的問題”，事實是這樣嗎？我過去主張現在還堅決主張由漢字本身發展為拼音文字，從這裡能得出“反對文字改革”的結論嗎？黎錦熙先生批評“漢字拼音化”的方案說：“儘管形式上還是一個一個的方塊字，但根本上已經脫離了漢字的體系，已經完完全全是一套拼音文字”，這是很對的。顯然，從這裡得不出“反對文字改革”的結論來的。

人民大眾急迫需要利用拼音文字，我的意見是簡單的，率直的。容許“百家爭鳴”吧！容許漢字發展為拼音文字，也無妨根據漢語創造拼音文字。兩條道路都走向拼音文字，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努力，為最迅速地最省力地實現中國文字改革而奮鬥！

曹伯韓

科學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當然是掌握材料，但有了材料還必須加以分析研究，找出它的規律來，才算達到了研究的目的。分析研究是依靠人的思維來進行的，人的思維如果方法上有所不同，分析研究的結果就會有差異，這樣就會產生學術上的不同主張。究竟誰是誰非，在一個主張中哪一部分對哪一部分不對，這都不能夠由任何人來作片面的鑒定，只有經過論爭和証實，才能夠逐步淘汰片面的錯誤的見解，而得到比較全面的正確的結論。所以“百家爭鳴”是促使科學進步的重要條件。

為了使我國語言科學的研究事業繁榮起來，我們必須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首先要幫助大家得到“鳴”的機會。對於新意見，特別是“自成一家”的意見，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儘管自己不贊同，也應該幫助它發表出來。甚至就是發現這種著作中間有漏洞，有理由不充分或態度不純的地方，除了提出意見請作者考慮外，也還是應該設法幫助它發表。儘管某一種發表方式不适宜，還應該考慮另一種方式。至於有些問題，主管部門認為已經解決，但有人認為還須要提出不同的意見，更不應該隨便加以抹煞。

“百家爭鳴”不是讓正確的和不正確的理論和平共居，而是要發展它們之間的論爭和批判。各家相互學習正確的部分，也相互批判不正確的部分，最後可以得到一致的正確的見解。其所以能達到一致，是因為客觀真理是唯一的，事物變化的規律是不能由人的意志來改變的，也就是說，大家所要發現的東西是共同的。不過，這並不是說，到了一定的時候，百家變成了一家，再沒有什麼可以爭鳴的了。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里面，人們只能掌握相對的客觀真理，永遠有新的問題要求人們去解決，因此“爭鳴”就得不斷地繼續下去。由爭論到一致，由一致到爭論，這是“百家爭鳴”的發展規律，這個規律並不是簡單的反復，而是步步前進的辯證過程。

在我們的工作方法上，一定要掌握這個過程的特點，在現階段的中心問題上引導“爭鳴”的

徹底發展，讓大家“鳴”透了，“爭”透了，這就可以“水到渠成”地引導到“一致”，把這個問題解決。當大家在一個問題上已經“一致”的時候，我們必須引導大家對另一個問題展開爭論。有些比較複雜的問題，往往經過長期的爭論還得不到解決，我們也不能性急而草率地作出不可靠的結論。

郭良夫

黨對科學工作提出的“百家爭鳴”的政策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怎樣在科學工作中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陸定一同志和郭沫若院長對這個問題已經做了正確、全面、深刻的說明。語言學界也應當按照他們所說的方向來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

“百家爭鳴”鼓勵獨立思考和自由討論。要獨立思考就得努力學習，刻苦鑽研。語言學界幾年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說的學習是相當努力的。今後當然還要繼續自覺自願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現代漢語規範的原則問題、根本問題，在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已經正確地、完善地解決了。這就是一個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具體地解決漢語實際問題的光輝的範例。

在獨立思考的基礎上才能很好地進行自由討論。開展了自由討論，就更可以鼓勵獨立思考。語言學界過去有許多討論，其中之一是漢語詞類問題的討論。應當承認，這次討論對進一步開展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是有很大貢獻的。今後應當更加鼓勵獨立思考，啟發大家積極參加語言科學中重大問題的討論。經過自由討論，經過互相批評，語言學界才會團結得更好。

語言科學並不是枯燥無味的，也並不是一般人難於理解的。像語音、語法、詞彙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識，完全可以普及，完全可以成為廣大人民的常識。最近幾年來，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中小學的語言教學就正是這樣做的。語言科學工作者有責任啟發青年對祖國語言的熱愛，對語言科學的興趣，並且幫助他們充實自己的語言科學知識。

張志公

要作到學術上的“百家爭鳴”，首先要放心大胆地倡導，不要顧慮重重，不要在“百家爭鳴”的風氣剛開始的時候就提出許多“清規戒律”來。在學術上自由討論，我們的經驗還不夠。討論的方式不妥當，討論的效果不夠好，這些情況是可能有的；然而不必害怕。我們有共同的目的：為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有共同的标准：科學的真理。在自由討論的實踐過程中，我們會得出經驗，會提高我們的科學水平，這些又會進一步提高我們學術討論的水平，使它更健康地發展。如果“百家”還沒“爭鳴”起來，我們就忙着左來一條規矩，右來一條限制，結果大家就只好不鳴了。

當然，這也不是說“百家爭鳴”必須絕對自流地進行。我們不是為爭鳴而爭鳴。我們要在學術上“百家爭鳴”是有目的的，那就是：繁榮我們的學術，推動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加速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因此，考慮一些問題也還是必要的。

比如，每一個科學部門里最迫切需要討論的是哪些問題，比較次要的是哪些問題，這就值得考慮一下。要是我們完全不考慮這個，順手抓過一個問題就討論起來，這就不能很好地達到“百家爭鳴”的目的。並不是說要畫個討論範圍，完全不是這個意思。每個科學家隨便在什麼問題上有意見、有研究心得，都可以發表。只是說，我們的科學力量還有限，以有限的力量面對着科學上許許多多的問題，考慮一下在現階段哪里應該多用些力量，哪里可以少用些力量，這樣作是有好處的。拿漢語科學來說，討論現代漢語的規範問題（語音的，詞彙的，語法的）目前是不是該多用些力量呢？以往，我們在漢語科學上的討論是很不夠的。這很不夠的討論又往往集中在一些理論問題上，例如什麼是詞，什麼不是詞，詞能不能作語法上的分類，該分哪幾類，每個詞該歸入哪一類，等等。這些問題還應該繼續作更深入的討論。可是語言規範方面的問題，是不是應該引起我們更多的，至少同樣多的注意呢？就我個人的了解，社會上是要求我們

这样作的。

正如有些同志說的，好好倡导一下学术空气是有必要的。批評要有学术气，就是說，尽可能多作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論証，尽可能少用架空的“帽子”代替說理。被批評的人也要有学术气，就是說，不怕戴帽子，听得进自己認為不对的批評；既不一听批評就發火，也不听了批評就沉默，尽管心里不以为然。看別人討論，也得有点学术气，就是說，尽可能进行独立的思考，避免人云亦云，一見某人被批評就加之以白眼。可是光倡导还不行，要重要的是行动。从事汉语科学工作的人，以往对于学术討論象是消極了一些。常常听見有的同志說，报刊上發表的某些討論文章，討論的态度不好，或者說社会上学术空气不够，因而就懶得發表意見。这是不好的。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人人有責任。特別是学术修养比較高的人，更有責任帮助和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使他們勇于爭鳴、善于爭鳴。不要老是坐在椅子上說別人鳴得不好，應該站起来鳴个样子給人家看，也讓別人看看自己鳴得到底怎么样。大家應該爭着鳴，比着鳴。学术空气是在爭鳴比鳴之中培养起来的，不是單憑囑咐劝戒培养得起来的。

蕭 璋

我認為权威和非权威的文章互相爭鳴的态度問題是一个百家爭鳴的重要問題。記得从前在学术界有这样的情况，就是非权威对权威的文章往往有兩種态度。一种是崇拜或者恐惧，因此，就不能批評或不敢批評；一种是嫉妬或者不服，因此，就專門想法批評。后一种在批評者來說，有的想打击权威以逞一时之快，有的想借权威出名，而被批評者却多半用“不抵抗”的政策来应付。用这种政策的人分兩種思想。一种是“你不配”的思想，就是說你不配当我的对手。再一种是“犯不上”的思想。算盤是这样打的：“我已經是权威了，犯不上同这些無名小子斗。斗赢了，不但無損于他，反而提拔了他。斗輸了，更是損己利人，助人成名，豈不傻瓜”。至于权威对非权威的文章，向来就是抱一种看不起不屑于批評的态度，眼睛是看上不看下的。这样的态度很不好，对百家爭鳴來說，是有害的。可是这种現象，現在是不是已經完全消除了呢？我想沒有。至少由于非权威的自卑和权威的自大而引起一方面不敢批評一方面不理批評的現象，恐怕还是存在的。这是值得注意的。

今天我們既要提倡百家爭鳴，我觉得这种殘存的現象有徹底消除的必要。消除的办法沒有別的，只有深刻体会百家爭鳴的政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方面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加速改造思想。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这个政策的思想体系是無产阶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它是批評和自我批評这个無产阶级所專有的武器在学术上的运用。所以，我們知識分子实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也正是思想改造的过程。自从党提出百家爭鳴以来，它本身就含寓了新的意义。“百家”指的是大家一齐的大家，不是專家。这四字告訴我們的是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責任并都應該勇于为真理而爭辯，不是只有权威与权威在科学面前才有平等，才有責任，才能爭辯。因此，我們在受了这个政策的教育之后，不管权威和非权威，都应有这样的修养，即批評者应有“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那样对真理高度負責的精神来勇于爭辯，而不是專門吹毛求疵，打击別人，显露自己。被批評者，一方面應該感到批評是朋友切磋而快乐，不感到是仇人相罵而痛恨。另一方面对批評者言中之处更应有“人遺人得”的雅量，不要計較得失。同时批評者縱有言中之处，也应深刻体会到是和被批評者原来論点的啓發分不开的，而不要認為獨創，沾沾自喜，輕視別人。能够这样，我想上面說的那些殘余現象，自然就会慢慢消除，而百家爭鳴也就能慢慢开展起来。

更正 六月号12頁左表內，*tou* 应改为 *tuo*；7頁左倒5行，*u* 应为 *u*；13頁表“曹”北京字音 *ts'au* 应为 *ts'au*；又11頁左倒9行 *ta'au* 应为 *ts'au*；又16頁右16行 *u*、*u*、*u* 及以下例字应为 *P*、*u*、*u*；18右19行“震澤”应为“盛澤”。

汉语拼音文字里隔音问题的研究

拓 牧

汉语拼音采用音素制就产生了隔音的问题。《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用“'”符号和j、w来隔音。为了掌握这些隔音规则,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时间,应用起来也要多费点事儿。因此有不少的人提议把隔音方法简单化,主张只用一个符号或一个字母来表示。但是人们不禁怀疑,一律用同一符号或同一字母来隔音是不是显得太累赘而且影响美观呢?因为汉语韵母单独作音节的现象并不是偶尔出现的,而是很多很多的。比方,我顺手数了一下《人民日报》3月5日的社论《检查春耕准备工作》一文中韵母单独作词的第二音节的词数,在全文70行中就有45处,差不多不到两行就有一处。

为了弄清楚问题的实际情况,我作了一些小小的分析和统计,虽然还不是很全面的,但也也许可以作为同志们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根据《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规定和书写实践,咱们可以看出在汉语拼音文字里是怎样划分音节的。第一是尽量向后拼读(照最长的复韵母读)。比方lilun(理论)第一个音节是li,因为没有il这样的韵母,所以只能读到i。一般看见子音就停下来,子音是第二个音节起点的标志。lieqiang(列强)的第一音节是lie,因为ie是个韵母,所以念到i并不停止,尽量照最长的复韵母拼读。q是子音,是第二音节的起点。linxing(临行)的第一音节是lin,韵母是in,x是第二音节的起点。lianhe(联合)的第一音节是lian,因为ian是个韵母。

第二是第二音节以后的音节起点一般都有标志。子音j、w和' ,就是这种标志。子音标志:xiuli(修理);j标志:taijia(太阳),daji(大衣);w标志:xiwan(希望),duiwu

(队伍);'标志:ti'an(提案)。这两条规则结合起来就构成整个划分词儿音节的制度。

这两条原则可以说是很好的,至少在识别音节方面是很方便的。此外,这种办法在实践上把大部分隔音手续用更换字母的方式代替了(如taijia[太阳],xiwan[希望]中的i、w代替i、u,起了隔音作用),既不加符号,也不加字母。几十年来大家试用拉丁化新文字也就采用了这种办法。可是在正式考虑汉语的拼音文字的今天,也無妨再仔细研究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更简化的办法来解决隔音问题。

从这个意图出发,我应用“尽量向后拼读”的原则,观察第二音节以母音开头的词(也就是原来一般需要隔音的词),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应用“尽量向后拼读”的原则,不必用隔音符号的,这一类又分三种情况:

(1)照“尽量向后拼读”的原则,再也读不过去,后边的母音就是另一音节的起点或另一音节本身。如zunian(中央)、lianie(连夜)、uiyan(委员)、doui(道义)等词中第一音节只能拼到zun、lian、ui、dau,所以ian、ie、yan、i要另读成一个音节。

(2)照“尽量向后拼读”的原则,遇到同一母音重复,前边的归前一音节,后边的是另一音节的起点或另一音节本身。如maiata(麦芽糖),qiauwai(郊外),yyan(语源),qiaau(袂襖),xieen(谢恩),qii(起义)。

(3)由于ㄅ、ㄆ、ㄇ、ㄌ、ㄋ、ㄊ独用时而韵母表示了出来,而后边的母音自然成了另一音节的起点或另一音节本身。如zian(治安),siui(四围),siu(事务)。

第二类:按“尽量向后拼读”的原则,就错

划了音节,因此按道理要加隔音符号,但是由于一定的条件,沒有隔音符号也可以正确地副清音节界限。这一类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 照“尽量向后拼讀”的原則念,只剩下一个-n 或 -ŋ,这时候就要把两个母音(本来可以讀为复韵母)划分开来,第二个母音合-n、-ŋ 另成音节。如 gein (隔音), daŋ (答应), iun (疑問)。

(2) 照“尽量向后拼讀”的原則念,虽然可以讀成复韵母,但是这种韵母在北京音里,并不跟前边的子音拼,也就是說汉语标准音沒有这个音节。这时候可以認為后一母音是第二音节的起点或者后一音节本身。如 buiau (不要), faian (發言), muian (模样), ceian (測驗), fuian (敷衍)。汉语标准音沒有 bui, fai, mui, cei, fui 这些音节。

(3) 照“尽量向后拼讀”的原則讀出来的不是詞,如 bauo (把握), ba-uo 是詞, bau-o 不是詞。

第三类:照“尽量向后拼讀”的原則念,是一个詞兒,中間加隔音符号又是另外一个詞兒,这类詞是后一种情况就需要有隔音标志,如 mai (买), ma-i (螞蟻); zui (追), zu-i (主义); lei (雷), le-i (乐意)。

我把中国大辞典編纂处以 3500 字为基础編輯的《簡明字彙》作了一番統計。这本书把現代汉语一般用詞大部分都收进去了,所以根据这个詞彙材料基本上是可靠的。首先把該書里全部第二音节以后为独用韵母(音节以母音开始或以單母音为全韵)的詞全記錄下来。这些詞可以說就是汉语詞兒在拼音文字中需要隔音的基本对象。把这些原来一般需要隔音的詞,根据上述分类情况,也划分为三大类,七小类,这类詞兒全部 835 条的分配情况如下:

第一类共 728 条,其中第一組占 580 条,第二組占 86 条,第三組占 62 条。

第二类共 70 条,其中第一組占 9 条,第二組占 29 条,第三組占 32 条。

第三类共 37 条。

可是这兒發生一个問題了。这就是原来所謂“尽量向后拼讀”的原則并不是徹底的。汉语的韵尾有-n 和-ŋ,如 ian (言) in (因) iŋ (英), lian (兩)、而同时汉语的声母也有 n-。如 nan (难), ni (泥), nau (惱)。由于这种情况,在一个詞的中間出現了“n”,后边沒有母音的时候,就認為是韵尾,运用“尽量向后拼讀”的原則,如 nanren (男人);如果“n”后边是母音,就認為 n 是声母,要跟后边的母音拼,如 fanan (發难);如果 n 是韵尾,不跟后边的母音拼,就画隔音符号,如 fan'ian (翻案)。这样的办法是違反“尽量向后拼讀”的总原則的,不仅違反而且还复杂化了拼讀和拼写的方法: n 在一种情况下向前念,在另一种情况下向后念。拿什么做根据呢?看 n 后边有無母音。合理的办法應該是只有一条規定:或者一律向前念,或者一律向后念,这样念發生問題时一律隔音。

究竟應該一律向前念,还是一律向后念,應該从实际情况出發。表面看来,無論哪一种办法都是一样的, fanan (發难) 不隔音, fan'ian (翻案) 就得隔音。如果从实际情况出發,我們就得看汉语字音以 n 作声母的跟以 n 作韵尾的哪一种多些。如果 n 作声母的多,我們就把 n 一律当声母看,只在少数作韵尾的 n 后边画隔音符号;反之,就在作声母的 n 前边画隔音符号。按汉语四百多个音节里, n 作声母的有 27 个,而以 n 作韵尾的就有 94 个。这是很自然的, n 作声母的音节只有 34 个可能(汉语共 37 个韵母, 3 个不拼声母),而 n 作韵尾的音节就有 168 个可能(an, ian, uan, yan, en, in, un, yn 8 个韵母乘 21 个声母)。

为了証明这个假定,我又从《簡明字彙》中把前一音节末尾为 a、e、i、u、y 后一音节以 n 开头的詞(这样的情况需要隔音)統計了一下,發現只有“一年、發怒、出納、去年、河南”等等 35 个詞,也就是說把 n 一律看做韵尾以后,只發生了 35 个新的隔音要求。这样第一

类 728 个不需要隔音的数目就变成了 693 条, 占全部 835 条的 83%, 第二三两类合起来的 107 条就变成 142 条, 占 835 条的 17%。

現在我們可以这样說: 如果我們繼續遵照“尽量向后拼讀”的总原則, 并且把原来遵行得不徹底(n 是搖擺的)的地方一律系統化(n 一律看做韵尾), 那么实际上原来一般要隔音的地方有 83% 是根本不需要隔音的, 需要隔音的只有 17%。我又把上述《人民日报》社論《檢查春耕准备工作》一文中一般需要隔音的 45 处分析了一下, 發現如果用咱們这兒假定的办法处理, 只有 7 处要隔音, 即 85% 都是不必隔音的。虽然一篇文章的統計未免过于片面, 但它跟我們上边就全部常用詞所作的統計的百分比, 基本上还是符合的。

* * *

上边的分析和統計以及根据它們所提出的意見只是个基本情况, 跟这相应的还有几个問題需要說明一下:

(1) 这个分析統計是以《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为前提的, 也就是說韵尾 \angle (π) 是用 η 表示的, 声母 η 是个專用字母。如果 η 用代用式 ng, η 用代用式 g, 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ng 一方面可以作韵尾, 如 ma η (忙), 一方面也可以被前后两个音节瓜分, 如 dangan(單幹)。ng 在詞中究竟該怎样划分也是搖擺的: g 如果处在詞兒的最后, 或者它后边是子音, 它就屬前边, 即跟 n 共同表示 η 。如果后边是母音, 它就屬后边, 即表示 g 或 η 。这也是違反“尽量向后拼讀”的总原則的, 是搖擺的。事实上人們遇到这种情况, 在决定 g 屬前屬后的問題上也会發生片刻的摆搖。同时 η (ng) 韵尾的音节比起 g 起头的音节还是多得多, 約为 71 与 18 之比, 因为前者的可能是 ang, iang, uang, eng, ing, ung, yng 7 个韵母跟 21 个声母拼, 而后者的可能只是 g 跟 34 个韵母拼。所以 ng 一律当韵尾看也是方便合理的。

由于 ng 代替了 η , 原来前一音节末尾是 n 后一音节开头是 g 的詞就需要隔音, 如果

dangan(档案)不隔音了, dan'gan(單干)就需要隔音, 所以由于把 ng 一律当韵尾看,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新的隔音要求。 η 用 g 代替了, 对于前一音节末尾是 n 后一音节以 η 开头的詞也需要隔音, 如果 Xingian(滎陽)不隔音了, Xin'gian(新疆)就需要隔音。我統計了一下前一音节以 n 收尾后一音节以 g 和 g(η)开头的詞, 發現共有 155 条。如果是这样, 那么原来的 693 条不需要隔音的情况就减为 538 条, 占 835 条的 64%, 而需要隔音的 142 条就增加为 297 条占 36%, 也就是說由于 η 用 ng 表示, η 用 g 表示, 利用“尽量向后拼讀”的原則解决隔音問題的效率就由原来的 83% 减低为 64%。所以 ng 代 η , g 代 η 是跟这里的假定相排斥的。在这里的假定下面, ng 和 g(代 η)是不受欢迎的。

(2) 上边談的减少 83% 隔音的需要是保守的說法, 也就是一开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实际上这个数目还是可以扩大的, 就是說第二类的三組詞在一定条件之下也可以逐步归入不隔音的类型里去的。請回忆一下这三組詞的情况: (a) gein(讀 gei 以后只剩下 n, n 应作 i 的韵尾, 这兒不用隔音而讀为 ge-in); (b) faian(北京音無 fai 这个音节, 应讀 fa-ian, 不需隔音); (c) guany(汉语有 guan-y 而無 gua-ny, 看慣 guany 即“关于”这个詞形, 不需要隔音)。

(a) 組是容易了解的, (b) 組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正音知識的。我們講普通話的書上, 总喜欢說北京音某声母不跟某韵母拼, 这是正确的。但这种正音知識不应当是說說就了事的, 是要把它們用到改正方音學習北京音的實踐上去的。在拼音文字問題上我們如果利用这些知識, 那才真正是理論跟實踐結合起来, 我想这是應該的。(c) 組好像是沒有系統的, 但認識詞一般是一个一个認的, 在逐步認詞的过程中記憶極少数的几个这样的詞完全是可能的。当然, 在詞典上也可以附注它們的音节界限。

如果在程度高的著作里对第二类也不隔

音,那么不隔音的百分比就可以由 83% 提高到 95%。

(3) 如前边所说,原来的隔音标志是明确的,第二音节起头总是“l、j、w,或者子音”,而这儿规定的办法从形式上说,是取消了一部分标志(子音开头和一部分 l 仍然存在);从实质上说,是不用这种标志了。从外部形式找区别的办法,变成了从内部结构的完整性上去认识音节的办法。因此,“iuiuhuhu(悠悠忽忽),iauiauhuanhuan(摇摇晃晃)不隔音也照样读得正确。这是划分音节的方法上的改变,划分音节工作本身还是存在的。但是人们不免要问哪个方法更好些呢?这应该作两步来回答。

第一,从隔音手续上说,“尽量向后拼读”的方法可以减少 83% 的隔音手续。如果从尽量避免使用隔音手续设想,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把这个数字提高到 95%。所以这个方法是优越的。

第二,如果从分界的难易上说,习惯了“l、j、w、子音”标志的人起码会感觉到后者比较容易。究竟没有“l、j、w、子音”标志是不是比较困难些呢?我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作肯定的回答。从道理上讲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困难,我们以“来往”为例:写成 laiuan 和 laiwan 都必须先念 lai,写成 laiwan 也并不是先找到 w 然后才决定念 lai;那么既然念了 lai,后边自然就会念成 uan, w 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比 u 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这样想, u 变 w 也许是多此一举。

(接 48 页)

“找”, huɿ “给”,除了单用的时候表示具体的意义以外,用在别的动词后边便失掉这些具体的意义,只在它前边的动词和它后边的宾语中间起介绍的作用。

6) 语气

表示肯定的

kinɿ xǎuɿ dǒɿ pǎiɿ lɛɿ
吃 饭 (助词) 去 (助词)

表示祈使的

事实上,照原来规定,碰到 n、g、y,一般的第二音节起头的标志有时就贯彻不下去了。关于 n、g,前边已经说了,这里只谈一谈 y 的情况。jiny(义女)和 duiy(对于),前者 n 是第二音节的起点,后者 y 是第二音节的起点。也就是说母音 y 有时也是第二音节的起点,但并不完全如此,要看前面是母音还是子音。可见第二音节起头没有特殊标志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隔音的规定究竟是为了怕两个音节之间发生混淆呢?还是为了第二音节起头要有特殊标志呢?如果是前者,不混淆处就可以不隔音。如果是后者,不混淆也得隔音。这是决定问题的关键。

(4) 如用“尽量向后拼读”原则减少隔音手续是行得通的,这样就腾出了 j 和 w,很多人既然感到借用斯拉夫字母“q”,在各方面都有不方便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无妨用 j 表示“q”,q、k、t 就可用 j、q、x 表示(j、q、x 如果能兼表 ɕ、ç、ʃ,那是更理想的)。同时我们也减少了两套 Xɿ、Xɿ、Xɿ 的麻烦,可以只用一套 ui, un, uŋ: uiyan(委员) di'ui(地位), inui(因为) un-zaŋ(文章) xyeun(学问), Uŋqenɿ(甕城子), zurenun(主人翁)。

这篇文章虽然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但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鑽探”,主要是提供一些材料和对这些材料的粗浅的分析,试一试此路通不通,最后的正确的结论有待于文字改革的先辈、专家和热心试行拼音文字的同志们。

kinɿ xǎuɿ dǒɿ pǎiɿ lɛɿ
吃 饭 (助词) 去 (助词)

从上面例举的句子中可看出,傣仂语是用助词来表示语气,由于助词的语音转化而构成肯定和祈使的语气,如 dǒɿ 和 dǒɿ, lɛɿ 和 lɛɿ。

总的说来,我们对傣仂语的研究是不够十分深入的,所掌握的材料也不多。因此,这一概括的介绍免不了有错误和缺点,希望同志们给予批评和指正!

关于 j 和 w 的取舍

文同本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规定 i 和 u 开头的音,如果前面没有子音而自成音节的时候,应该写作:

ji ja je jau ju jan jin jaŋ jin

wu wa wo wai wei wan wen waŋ wen

草案这样规定,我想至少是考虑到符合语音学原理和节省(兼代)隔音符号这两点,可能还考虑到“北拉”所产生过的影响,因为“北拉”也是规定了 j 和 w 的。我很同意这个规定。

从语音学的观点来看,零声母字([i]、[u]、[y]和[i-]、[u-]、[y-])在发音的时候是有摩擦的。[i]、[u]、[y]摩擦从头到尾都有,[i-]、[u-]、[y-]起头儿有摩擦,它们的实际音值是[ji]、[wu]、[ɥy]和[j-]、[w-]、[ɥ-]。^①所以我认为草案关于 j、w 的规定是符合语音学原理的,也就是说,是符合实际语音的。

当然,作为一般教学注音和实验拼音文字用的字母不必像国际音标那么细致,j 和 w 的规定假如仅仅符合语音学原理而对实践没有什么帮助甚至成为累赘的话,它的存在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我赞成用 j、w,还因为它们可以在某些复音词中起隔音的作用。

下面这两组词,用 j、w 隔音的是复音词,不用 j、w 隔音就成了单音词了:

| | |
|----------|--------|
| liwu 礼物 | liu 柳 |
| jiwu 义务 | iu 叉 |
| xiauw 下午 | xiau 笑 |
| qiwu 器物 | qiu 秋 |
| daji 大意 | dai 戴 |
| zui 主义 | zui 贅 |
| maji 蚂蚁 | mai 买 |
| guji 故意 | gui 贵 |

我们在别的复音词里可以用别的隔音符号,在左边这一组以 ji、wu 作词素的复音词里,用 j、w 兼代隔音符号是很合适的。

需要隔音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何“隔”法,大家的意见可就不很一致了。在最近的语文刊物上和同朋友谈话中,常常会遇到反对用 j、w 兼代隔音符号的意见。

有人主张用调号隔音,“礼物”不写成“liwu”,写成“lǐu”。我觉得这样不好。“lǐu”容易被人误会为“柳”。同样,“xiauw”(下午)写成“xiàu”会被人误会为“笑”。用调号隔音往往要用上两个调号才能起作用,这跟少标调或轻声不标调是矛盾的。

有人主张用短横“-”隔音,“主义”不写成“zuiji”,写成“zu-i”。我觉得短横也不好,因为它不能连写,而且短横在拼音文字里另外有它的作用。就拿英文来说吧,短横就有两种用途,一

① 参看董少文《语音常识》59—60页。

是轉行，一是連接某些複合詞 (compound word) 的各個部分，像：tea-cup, mother-of-pearl, motor-car, father-in-law. 我們可以這麼預料，在將來的拼音漢字里边，短橫也少不了這兩種用途。轉行自不必說，有些既不能分寫、合寫又不合適的“詞”怕也要在當間兒用上短橫。比方：“看-得-見”，“中-小學”，“教-職員”，“機器-生產”，“生產-實習”，“印刷-工人”，“業務-學習”……^① 短橫已經“身兼二職”了，再讓它隔音是不合適的。

有人主張用重疊母音來隔音，把“螞蟻”寫成“mai i”。我覺得這樣做也不合適，因為它不符合實際語音，除非讓第一個 i 不發音，那麼為什麼不寫成“mai ji”呢？

有人主張需要隔音的時候用 j、w，不需要隔音的時候就不用，“（整齊）划一”可以寫成“hua ji”，“一致”寫成“i z i”，“一”寫成“i”就得了，不必寫成“j i z i”和“j i”。我覺得這個辦法實際上是把 j、w 當作純粹的隔音符號來使用了，抹煞了 j、w 在描寫語音上的作用。假如這樣的話，何必一定要 j、w，又何必一定要兩個，另外找一個隔音符號或者就用草案規定的“i”不更好些嗎？並且，“一致”、“一”、“划一”這三個“一”是一個東西，用兩套符號（j 和 i），詞兒不定型，徒然增加學習上的負擔，沒有什麼好處。

因此，我覺得，草案里的 j、w 是應該保留的，因為這樣做符合實際語音，而且用它們來兼代某些複音詞里的隔音符號也比較好。

也許有人會覺得用了 j、w 會造成學習上的困難，同時，字形加長了會造成印刷和打字上的浪費。

我想，用 j、w 在學習上不會有什麼困難，j、w 的使用是有規律的，而且這個規律很簡單，不難掌握。

字形加長的問題也不大。i、u 自成音節和 i、u 開頭的音節共 18 個，i、u 寫成 j、w 以後不加長字形的有 11 個：

ja(ia) je(iə) jau(iau) ju(iu) jan(ian) jaŋ(iaŋ)
wa(ua) wo(uo) wai(uai) wan(uan) waŋ(uaŋ)

這 11 個音節用作複音詞的第二音節時，就不必再像 ia、ua 那樣加上一個隔音符號，可以節省一個鉛字的地位，整個字形不但不加長反而縮短了。字形加長的只有以下 7 個：

ji(i) jin(in) jiŋ(iŋ)
wu(u) wei(ui) wen(un) weŋ(uŋ)

這裏的 7 個雖然各多了一個字母，但是當 i、u 用作複音詞的第二（或第三）音節時，即使不用 j 和 w，還是要用隔音符號或隔音字母，還是要占一個鉛字的地位，那麼不如用 j 和 w。何況 wei、wen、weŋ 實在比省略了主要元音的 ui、un、uŋ 好，因為更符合實際語音，我們不能只看到“浪費”的一面。i、u 寫成 ji 和 wu，還可以用來區別輕重音。咱們不妨把“段落大意”里的“大意”（中重）寫成“daji”，把“麻痹大意”里的“大意”（重輕）寫成“daj”；也可以把“義務”（重輕）寫成“jiw”，把“浙江義烏”的“義烏”（中重）寫成“jiwu”。這也是我對草案的一點修改意見。

最後，我覺得草案沒給 y 規定一個半母音字母是合適的。因為 y 不做韻尾，不可能跟前一音節末尾的母音相并（假如前一音節是以母音收尾的話）；並且 y 在北京話里只能跟聲母 n、l、q、q、x 拼，字數也比較少，跟 i、u 不一樣，發生混淆的機會較少，^② y 的半母音字母是沒有需要的。

① 請比較“我 業務 學習 很 忙”和“我 業務-學習 很 忙”。

② n、l、q、q、x 里边，n 可能出現在前一音節的末尾，假如第二音節是 y 的話，為了避免發生混淆可以在 n、y 之間用“i”隔開。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隔音問題

編者按：本刊收到讀者對《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見很多，所談的問題也不少，為了集中反映讀者的意見起見，我們從各篇中分別先摘出談同一問題的部分組成筆談，以便讀者參考。

周達甫：j 和 w 是很必要的。例如《誰是最可愛的人》這一篇文章，“寬廣”用了兩次；如果用 -ng 而不用 -ŋ，那麼，“寬廣”kuanguang 和“狂妄”kuangwang 在拼法上的分別完全靠 u 和 w，這關係是多麼大！

謝永仁：草案把 j 和 w 用於 i 和 u 之前表示音節開始，這是很好的。有人主張一律用“短橫”(-) 或“撇號”(') 去代，省出 j, w 來作別的用途。這個辦法俄語恰有過一段歷史可以借鏡。俄語曾經改“Ъ”作他用，在原“Ъ”的位置上代之以隔音符號，現在又恢復用“Ъ”了。我們用隔音符號恐怕更多些，那麼出現的“'”或“-”也會太多了。

當然，詞頭上的 j 和 w 是可以去掉的，因為它們沒有多大實用價值。但是從音素結構看，從漢語的單音節詞多等情況來考慮，詞頭上加 j 和 w 也是有好處的。

鄧公先：方案(草案)規定：以 i 或 u 開始的音節，如果前面沒有子音，就用 j 或 w 開始。“義務”要拼成 jiwu，“武藝”也要拼成 wuji。那麼 i 與 u 永遠不會擺在一個詞的最前面，也就是說，永遠不會有大寫。而方案中却有 i 和 u 的大寫體。拼法的規定，與字形的規定互相矛盾。如果說，不出現在詞的最前面的字母也一律要有大寫體，那麼 I 為什麼又沒有呢？

根據拉丁化新文字的拼寫法，“義務”應寫成 iwu，省去了 j；“武藝”應寫成 uji，省去了 w；字形比較簡明。在這一點，新方案比起拉丁化漢字，反倒退了一步。

所謂音素字母，應該是一個字母代表一個音位。由於音位的數目常常超過字母的數目，在不會發生混淆的情況下，一個字母也可以代表兩個或三個音位。但是，一個音位卻不需要用幾個字母來代表。一個音位由一個字母代表，那麼這個字母也就代表了這個音位的全部職能。把一個音位加以分析，取出它的一部分職能，用一個字母代表；那麼這個字母就不能代表整個音位，也就不成其為音素字母了。因此 l, X 兩個音位只需用 i, u 兩個字母來分別代表；j, w 兩個字母可以省出，留作其他用途。

比方，w 的形狀像 iu 連寫再省去 i 上的一點，可以代替 u。就發音器官來分析，u(用 w 表示)與 i 同舌位，與 u 同唇形。我國很多方言中缺乏 u 音，常把北京 u 音的字轉成 i 或 X 音；用 w 代表 u 很能顯出這種對應關係。在我們吸收那些以 w 代表 X 音素的外來語時，由於我們知道 u 音素在那些語言中(如俄語、英語)是缺乏的，我們可以把 w 改成 u，並不會發生混淆現象。

陳慶生：詞兒連寫時音節需要隔音的原因是由於詞兒中 a, e, o, i, u, y 開頭的音節和前一音節的韻尾(i, u, n, y)；或 i, u, y 開頭的音節和前一音節的韻腹(a, e, o)可能誤拼。在這樣情況下，我們可以假定有一個發音時聲音響亮程度和肌肉緊張程度幾乎等於零的“子音”存在(事實上在 a, e, o 前面往往有一個輔音[ʔ])而制定一個字母式的“子音符號”(像俄文的硬音符號 ъ 一樣)，在可能發生音節混淆的時候加在後一音節開頭字母 a, e, o, i, u, y 的前面。這樣一個符號就代替了方案(草案)中的 j, w 兩個字母和一個符號；一條規則就代替了一系列的規則。這樣就大大地簡化了方案；避免了使用隔音符號(') 時使用不便也很難看的缺點；並且節省了

兩個原有的拉丁字母，給漢語拼音方案只採用原有 26 個拉丁字母造成了可能。

漢語音節絕大部分（三百多個）是由“聲母＋韻母”構成的，很小部分（三十多個）是韻母單獨構成的。詞兒連寫時發生的音節混淆實際上是這兩種音節構成方式不一致的結果（由韻母單獨構成的音節和前一音節的韻尾或韻腹誤拼）。所以我們制定方案時假定有一個“子音”存在，制定一個“子音符號”，在拼寫漢語時把兩種音節構成方式在書面形式中統一成一種（音節＝聲母＋韻母），從而解決了音節混淆問題，這是並不違反漢語語音結構規律的。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除了制定 i, u 兩個母音外，又制定了 j, w 兩個子音字母。規定由 l 或 x 開頭的韻母自成音節時把 i, u 改寫成 j, w 或在 i, u 前加寫 j, w，從而使韻母自成音節在書面語形式上變成“聲母＋韻母”形式，解決了部分詞兒中音節混淆問題。當然這樣做也是有着語音學上的根據的。（即舌面或雙唇比 i, u 的部位稍向上移，氣流就發生摩擦成子音 j, w）。但究竟氣流的通路狹到什麼地步就會發生摩擦成為輔音還是不容易分清的問題。而且即使這種 j, w 和 i, u 在語音上有明確的區別界限，在漢語拼音方案中是否應制母音和子音兩套字母還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關於擬訂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幾點說明》中說：“擬訂漢語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設計一套拼音字母和寫法規則，來拼寫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也就是漢民族共同語。”所以擬訂方案的目的不在於紀錄漢語語音本身，而是為了通過紀錄漢語語音達到拼寫“普通話”亦即“民族共同語”的目的。所以方案應該不同於紀錄語音的音標，而應是或接近紀錄語言的文字。所以方案紀錄語音部分應在適當的條件下尽可能地簡潔明了，不應太繁而不利於掌握。

因此，我建議制定一個“子音符號”v 代替方案（草案）中的 j, w 和隔音符號（'）作隔音用；騰出 j, w 兩字母另作他用。

王 冰：隔音符號非常重要，但是過去一般慣例用的（'）是有缺點的，因為寫起來比較麻煩。再說聲調符號已經不少，再加上這個（'），一方面容易和陽平符號（ˊ）相混，另一方面也增加字母的瑣碎感覺，不美觀也不整齊；並且容易和文句的單引號和雙引號（‘ ’ “ ”）相混，這次《漢語拼音方案（草案）》中，規定了一個垂直楔形的（'）當隔音符號，但仍旧沒有擺脫上述的缺點，連寫時候還是不方便。我們認為用拉丁字母“v”當隔音符號是很合適的。把它寫在 z, q, s, r, z, c, s 七個子音的後邊還可以代替 ъ，寫在別處就成為單純的隔音符號。理由是：

一、“v”的字形頗有分裂排擠的傾向，當隔音符號很形象化。

二、“v”字原是拉丁字母表中的一個，排在文字中間顯得調和美觀，也便於連寫。

三、在漢語字母表中加上這個符號，可以把一般國際通用字母表補齊，在將來的漢語拼音打字機上，夾用外國語原文和夾用科學公式符號等均很方便，就是說，我們有了一部漢文打字機，也就有了一部完整的外文打字機，不同的，就是“v”在漢語中一方面不發音，當隔音符號用；一方面又發音，代表 ъ，就像“e”和“r”在兩種不同情況下有兩種音值一樣，一點也不會混同，也很科學合理。

偉森、河水、海寬：既然拼音方案（草案）是依據若干原則制定的，照顧不到就借用其他語言中的字母，如：u 就借用了俄語中字母。難道隔音符號就不可以借用俄語中的“ъ”嗎？用了“ъ”以後，j, w 和 i, u 的并存就沒有必要了。為什麼要 j, w 和 i, u 并存呢？那是因為許多詞和音節分隔不清楚，用隔音符號不怕用得太多，書寫不便，也很難看。這樣看來，問題就在於隔音符號的形式和用法上面了。不錯，我們草案中所規定的符號“'”的確是書寫不便，也很難看。可是採用“ъ”是不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我看是可能的。比如，就草案中舉的例子看，“主義”zııъı，“贅”zııъı；“禮物”lıъu，“溜”lıu。進一步，像“便宜”pıanı 這樣的詞，由於只有一個音

节划分方法: pian-i, 也可以不用符号隔开。

至于“一定”idin, “应该”ingai 等词中 i, u 开头的音节当然可以不用隔音符号。

管羽: 我觉得拼音方案(草案)的隔音办法是不好的, 既然准备在“需要标明声调的时候”用注音字母原有的几个声调符号来表示, 那末隔音符号就很容易和阳平符号(ˊ)混淆——在词形上看不出这是隔音符号还是声调符号。我的意见: 不论是 i, u 或 a, e, o, 凡是“两个音节之间可以发生混淆的地方”, 一概用短横(-)来连接。例如: “主义”写作 zhu-i, “实物”(或“事物”)写作 shi-u, 而“皮襖”就写作 pi-au。用短横来连接的办法, 以前陈鹤琴先生在他們編的拉丁化和汉字对照的读物里就是这样使用过的。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因为在書写上固然不便, 在排字、打字和打电报上都方便——用不着考虑应该用 j 还是用 w, 或者用“l”。

朱华: “u”用“v”表示, 而把“j, w, y”作为“i, u, v”的半母音(介音), 并规定一条规则: i, u, v 三个母音字母或它們开头的音要是在其它音节后面自成音节时, 就以“j, w, y”代替“i, u, v”;但是, 如果前一音节末尾是母音, 则“v”就不用“y”代替了; 如果前一音节末尾是“ŋ”, 则“i, u, v”不用“j, w, y”代替也行了。可以举些例子看看: ij 意义, iw 义务, uj 武艺, vanjn 原因, duiv 对于, guany 关于, vŋi 用意, iŋun 英文, vŋvan 永远, 等等。设置这三个半母音的好处是: (a) 可以避免使用很多的隔音符号, (b) 可以使字形缩短而美观, (c) 可以解决像这次草案和以前“北方話拉丁化方案”中那种始終講不清道理的头母“j, w”, “-jy-”以及 jin, wen, ju 和 wei 不对称等等不科学的說法(像 1956 年 4 月 11 日《光明日报》第 55 期《文字改革》中問題解答欄的那樣武断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和信服的)。半母音是可以当作母音或子音用的。隔音記号用“ϕ”(以“”为代用式)。例如: piϕau 皮襖, cinϕaid 亲爱的。

黃智显: j 和 w 是不必要的, 無論在音綴开头或中間都用 i 和 u 就行了。如果怕某些詞的音节分隔不清, 那仍然可以重叠 i 和 u, 例如“主义”写成 zuii, “贅”写成 zui, “礼物”写成 liuu, “溜”写成 liu 或 liou。

陈越: 一般外文打字机上的引号只有[']和["], 不分[‘’]和[“”], 为的是节约字键数量, 那是不得已的。我們采用打字式的[']做隔音符号, 在印刷上要从新刻制字模; 这根垂直的楔字夾在意大利体的斜体鉛字中显得很不合拍; 人們手写的时候实际上也要把它写成[']。这个符号, 还是采用国际选用的形式(ˊ), 也就是沿用北方話拉丁化方案好, 沒有标奇立异的必要。有人認為, 它容易同陽平符号混淆, 实际上声调符号只用在正音讀物和工具書上, 一般手写的場合用不着。隔音符号(ˊ)和陽平符号(ˊ)方位不同, 在印刷品上不会混乱; 偶然要手写的話, 写的时候注意些也就不至于混乱。

关于改用[-]做隔音符号, 并且取消 j, w 的隔音任务的問題: [-]一般用作移行符号和連写符号等等方面, 負担本来就很繁重, 不应该再分配給它兼負隔音的任务。[-]用作移行、連写等的符号, 已經成为国际通用的習慣, 把它改用来做隔音符号, 而另創別种形式的移行、連写符号, 既不易被人們接受, 也無此必要。在 i, u 之前一律加[-], 占一格, 也不經濟。

规定 v 充当隔音符号, 單純从字形看来頗为合适, 可是: (1) 不国际化, 拼写外来語的时候不方便, 例如: soviet(苏維埃), vitamin(維他命); (2) 方言中需要有表 v 的字母, 例如: 上海話; (3) 在 i, u 之前一律加 v, 占一格, 不經濟。这一办法也不見得合算。

一律用[']做隔音符号, 又是另一种办法。办法簡單, 便于掌握, 是最大的优点。但[']出現过多, 在字形上总觉得不好看, 而且多占一格; i, u 的隔音問題既然有比較合理的办法解决, 能够少用['], 还是尽量少用一些好。

新方案规定的 i, u 开头的音的隔音办法, 实际上相当复杂, 學習的人要經過一番强記和运

用才能熟練。不需要隔音的場合为什么也要作隔音的处理？如果是为着隔音办法的项目簡單化，讓學習的人較易掌握；少記一兩条項目，永远地多用許多字母，難免得不償失。如果是为着使得这些音节的字形定型化，不管在什么場合，音节結構都一样；这可能是从汉字的角度出發看問題，如果从語言的观点看来，拼音文字不过是記錄語言的符号，一个音节在不同的場合形式不同，有什么不可以，何必一定要跟汉字看齐，“一对一”呢。我們的拼音文字必須是有独立存在資格的文字，不是永远依附于汉字的注音符号。

有些人認為 *iu, in, iŋ; ui, un, uŋ; yn, yŋ* 不能正确拼出“憂，因，英；威，溫，噲；量，庸”的音，要求加上 *e*，补充成 *ieu, ien, ieŋ; uei, uen, ueŋ, yen, yeŋ*。这些主張，都是出發于注音字母的，要求拉丁化的拼音要按照注音字母的老規矩“一对一”地直譯出来。如果根据这一論点类推开去，“額→額(上海音)”怎能拼出“鞞”(eŋ)，“啊→額”怎能拼出“骯”(aŋ)来呢？拼音文字不等于語言学的記音符号(注音字母是一套比較粗糙的記音符号，不是文字)，为着实用上的方便，在拼音文字的某些音节中，省文的手段應該被容許，只要到了一定的學習阶段，把省文的道理告訴學員就行了。

既然肯定新方案对于 *ui, un, uŋ* 等的处理是正确的，人們就要發問，为什么它們在另一場合又要变成 *wei, wen, weŋ*，而不变成 *wi, wn, wŋ*，豈不是前后矛盾？如果能够作出这样的規定，問題就解决了：i 和 u 开头的音自成音节的时候，i, u 一律变写作 j, w (为着区别同音詞而規定的特殊写法例外)。

这一公式簡單明了，字形簡短經濟，也滿足了音节形式定型化的要求，問題是在于我們对 *j, w* 的性能作如何解釋(規定)罢了。事实上，在过去拉丁化新文字的出版物中，詞兒結尾的 *-ji, -wu* 略写作 *-j, -w*，是習見的了；*j, w, wi* 等音节形式，在东北地区早已流行，东北鉄路系統的电訊部門用了好几年也沒出过什么問題。

以上意見，是假定从新方案的現狀出發的，如果采用 *j, q, x* 来表示 *ㄐ, ㄑ, ㄒ*，那又当別論了。

(接36頁)

与衛國体育制度)、“文工团”(文艺工作团)、“中共”(中国共产党)。尚未定型或使用范围很狹小的縮簡詞不收，例如“匪特”(土匪特务)“劳保”(劳动保护)、“基建”(基本建設)、“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大学)。

21 成語典范地表現了劳动人民丰富的生活經驗和智慧。它作为流行引用的材料，以一定的組織形式固定在語言里，我們不能隨意改換它的組成部分。有些成語是以句子形式表現的(例如“火燒眉毛”、“猫哭老鼠”、“笨鳥先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些是以詞組的形式表現的。詞組形式的成分中，有些是“四字对称”格式的(例如“藕断絲連”、“銅牆鉄壁”、“三心二意”、“眉飞色舞”、“縮手縮脚”)，有些是非对称格式的(例如“家常便飯”、“無的放矢”、“实事求是”)。許多成語起源很早，到今天还有現實的意义，仍然为人民大

众所喜聞乐用，这类成語詞典里應該酌量选收。有些不屬於成語性質，結合比較自由，表現某些習慣用法的詞組，例如“来得及”、“看不起”、“眼前欢”，也可以酌量选收。

古代沿用的成語，其中某些詞現代換用了比較通俗的詞，詞典里如果选收这个成語，就應該用現代通用說法而不用古代的，例如用“拔苗助長”，①(有指明出处必要时，在注解中說明它的原文)不用“揠苗助長”。

此外，有些固定格式的語法結構(例如“越…越…”、“又…又…”、“非…不…”、“以…为…”、“管…叫…”、“为…而…”)也應該收进詞典里，在結構中的第一个詞的条目下著录，并引例說明其用法。

① 陈伯达《关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办合作社不應該草率从事，也不能够采取那种‘拔苗助長’的办法”。見《時事手冊》1955，20期，36頁。

朝鮮的文字改革

鄭之東

(訪朝中國文化代表團團員)

中國文化代表團在1955年11月11日到12月11日訪問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任務之一是學習朝鮮文字改革的經驗，研究改用拼音文字後的成效和問題，供我國文字改革工作的參考。在平壤和朝鮮科學院的“朝鮮語言和朝鮮文學研究所”的專家們座談了兩次；又在12月1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金科奉委員長接見代表團的時候，聽了他講述朝鮮文字改革問題和進一步改革的方針。此外，在訪問教育省、金日成綜合大學以及跟作家座談的時候，我們也問到了與文字改革有關的問題。現在謹就個人的體會，把朝鮮文字改革的情況敘述在下面。

一 朝鮮的語言和語言研究

朝鮮民族的祖先早在五千多年以前或者更早的時期，就從北方移居到朝鮮半島。這次我們親身訪問，接觸到朝鮮民族的語言和文化，深信朝鮮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她有着相當統一的朝鮮民族語言，這是一個獨立的民族的特征。這種語言大概是烏拉爾-阿爾泰(Ural-Altaic)語系的特殊的一支，有人說屬於通古斯語族。

現代朝鮮民族共同語是以中部方言為基礎方言發展起來的，以漢城語音為標準語音。這因為漢城、開城等文化古城所在的中部朝鮮，從高麗朝到李朝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區。中部方言隨着文化科學的發達鞏固起來，精煉起來，並擴大它的影響。經過新文學運動和朝鮮標準語的提倡，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這種語言已經成為國家和社會上來往文件和各種出版物通用的語言。同時各方言間的差別也變得越來越小。特別是8.15朝鮮解放後，建立了人民政權，經過掃除文盲運動和祖國語言教育，在朝鮮北半部，統一的朝鮮民族共同語已經普及到群眾中間。1956年起實行義務教育，標準的語音和民族共同語將更加普及。

但是這並不是說朝鮮方言已經完全消滅。朝鮮現在還有四種方言，就是北部方言、中部方言、南部方言和濟州島方言。表示一個概念的名詞，有時有四十多種不同的說法。濟州島方言，跟其他方言比較，差別最大，在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上都有顯著的不同。據說當朝鮮人民軍推進到斧山地區時，對部隊中吸收來的南方青年，需要特別進行國語教育。但是一般說來，朝鮮各方言間的差別比漢語各方言間的差別小得多。跟隨着代表團的翻譯員從中部的開城到東北的清津，都可以听懂並且能夠譯出，不發生什麼困難。語言的比較統一，成為朝鮮文字改革有利的條件。同時，五百年

來就有一種拼音文字而且書面語的拼綴法早就統一，也是有利的條件。

在19世紀末，朝鮮語言的科學研究，已經由愛國的卓越的語言科學家周時經(1876年—1916年)奠定了基礎。他的著作有《國語文典音學》(1908年)，《國語文法》(1910年)，《語音》(1914年)等。其後金科奉先生繼續加以發展。金科奉先生在1916年出版《朝鮮語文法》。1919年流亡到中國，1923年在上海出版《增補朝鮮語文法》。1935年到延安。朝鮮國內的語言學者也繼續研究朝鮮語，在1921年成立了“朝鮮語學會”。1933年這個學會發表了《綴字法統一案》，1936年發表了《標準語詞彙集》，並出版會刊《國語》。1940年又發表《外來語標記法》。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朝鮮的時候，強制朝鮮人民學習日語。在這種情況下，研究和提倡朝鮮的語言統一，是一種愛國行為，為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者所嫉恨。1942年日本統治者曾捏造所謂“朝鮮語學會事件”，逮捕了李克魯等進步語言學家28人。1947年2月，在金日成綜合大學中設立了“朝鮮語文研究會”，當時主要任務是研究歷史的綴字法統一問題、橫寫問題和廢止漢字問題。到1948年1月，發表了《朝鮮語新綴字法》，作為純用朝鮮拼音文字拼寫的標準。1948年在教育省下面設立了“朝鮮語文研究會”，由南北朝鮮的語文學者共同組成，開始編輯朝鮮語法及詞典。1949年12月，《朝鮮語文法》出版。1950年6月《朝鮮語詞典》正在印刷中，因為美李匪幫發動侵略戰爭而中斷。在反抗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環境中，勞動黨、政府和金日成元帥仍關心科學工作，1952年12月成立了朝鮮科學院，原由教育省領導的“朝鮮語文研究會”改組為“朝鮮語言和朝鮮文學研究所”作為科學院的一部分。這個研究所不僅研究語言問題，並且協助金科奉先生研究文字改革問題。該所的所長是李克魯。主要研究士有洪起文、崔益翰、金炳濟、金

寿卿等同志。

二 朝鮮使用汉字的情况和影响

朝鮮建立国家兩千多年。在建立国家时沒有文字，于是借用汉字。据金科奉先生談，朝鮮使用汉字約有1700到1800年，使用朝鮮拼音文字約有500多年。就是在朝鮮拼音字母《訓民正音》發表后，使用汉字的比重还是很大。就我們參觀平壤、开城的历史博物館和各地古迹来看，汉字文言文一直是朝鮮法定的正式文字。例如，2000年前的一个漆杯，上面有汉字。公元前41年造的一口銅鐘，上面鑄着：

“永光三年六月造

重卅十斤

孝文庙銅鐘容十升”

一个朝鮮三国时代的漆彩篋，上面画着94个人物，人物旁用汉字写着“孝妇”、“渠孝子”、“魏湯”、“湯文”、“丁蘭”等名字。不久前發掘的安岳古坟，建于1600年以前，壁上的墳主人画像旁边也写着几十个汉字。高句丽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塊城牆石磚，上面写道：

“丙戌十二月中汉城下后卽小兄文达节自此西行涉之”

这分明是一个普通的留言，也是用汉字刻写的。

其中“卽”是“部”的簡体字。

在較近代的建筑物上，从匾牌到碑記，無不是用汉字文言文題写的。

朝鮮人的姓名地名，使用汉字后也都已經汉化了。朝鮮人原来沒有姓氏，只有族名。公元4—5世紀时才开始用汉字定姓名，到13世紀人民才普遍有姓。所有姓名一概用汉字，而且按各姓家譜，排有起名字的字序，历代按輩照排。朝鮮的山河地名，也是在公元八世紀时用汉字定的。

朝鮮的古代历史、文学著作，也大都是用汉字文言文写成的（可以参看《李朝实录》、《燕岩选集》等）。朝鮮过去开科取士和中国一样，有明經和著述兩科，都是要讀会汉字經書和能写出汉字文章詩辞才能应考。18世紀时有一次科举，考生达10万人。現在朝鮮30岁以上的人大都認識不少汉字。据朝鮮文化聯絡局副局長崔亮同志談，年幼时讀的書是：《童蒙先習》、《小学》、《大学》、《論語》、《孟子》、《史略》、《通鑒》等。能作汉詩的人現在还有不少。为了使學生能讀懂朝鮮古代書籍，知道詞彙的語源和詞根的意义，并便于學習中国文化，朝鮮政府自1953年起，决定从初中开始，學生要學習汉文課。初中学600字，高中学1200字。实际上1953年开始的一班到現在已經学会了2400字。我們参观了开城高中的汉文課。黑板上虽然写的是汉字文言文句子，但講說全用朝鮮語，讀音全用自己的一套傳統讀法。所以也可以說他們学的是一种朝鮮古文字。一般要到高

中三年級才开始学汉语白話作品。

在南朝鮮，現在仍用汉字朝文混合体。从小学起就要学汉字。

朝鮮長期使用汉字的結果，對他們的語言有什么影响呢？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現代朝鮮語詞彙中約80—90%是借自汉语或用汉字構成的。这些汉字的讀音，有古音、今音、北音（元代以后的音）的不同。現代朝鮮語的汉字讀音以今音为标准。即15世紀到18、19世紀的中国北方音，与中国韵書《五音集韵》的汉字讀音近似。汉字的朝鮮讀音一般是統一而有規範的，一字数讀的数目不多（例如“跳”，習慣音 토[tə]，《玉篇》音 𪗇[tso]。据说只20—30个）。（二）若干朝鮮固有詞不用或不常用了，例如一百以下的数字有朝鮮語的說法，一百以上就沒有了，据说古代是有的。在書面語上，本有물베기(murpaiki, 割青草)的詞不用，偏要用汉语借詞“綠肥”。（三）語法上影响較小，但也不能說沒有。

虽然如此，朝鮮語却仍然發揮它那神象斯大林所說的抵抗同化的頑強性，保持它自己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的民族特点。正因为書面語言、文字跟它們的民族語言有根本的差別，所以他們學習使用汉文是要經歷比漢人更艱難的過程，受到不少痛苦的。李朝學者鄭麟趾在《訓民正音》跋語上說：

“蓋外國之語，有其聲而無其字，假中國之字以通其用。

是猶柄耜之鋤耰也，豈能達而無碍乎？”

为了記錄朝鮮語言或用朝鮮語言注讀汉字書籍，朝鮮人曾利用汉字來書寫他們的語言，表達他們的思想。朝鮮人用汉字表达自己的意思有三种方法：

（一）直接用汉字文言文。例如乙支文德（隋朝時朝鮮將軍）所寫勸對方停止進攻的詩：

神策究天文， 妙算窮地理；
战胜功績高， 知足愿云止！

（二）朝鮮語式的汉字文。字虽然用汉字，但是詞彙、讀音、語法全是朝鮮的。所寫多為民歌民謠，称为“乡歌”或“乡札”。例如公历765年新罗时代的《安民歌》：

窟里叱大盼生以支所音
物生此盼喰悉支治良罗

它的意思是：“理国事如推車輪，必先使民得食，始能安民”。文中“叱”是“車軸”的意思，“物生”是“百姓”的意思，全是用汉字記朝鮮音，跟汉字原意無干。

有时偶而也自造一些朝鮮字，如𪗇(tor)，意思是石头。

（三）朝汉混合式的文字：有些詞用汉语，有些詞（特別是虛詞）用汉字記朝鮮音，語法是朝鮮的。这种文字又称“吏讀”文字，在新罗时代（唐朝）就有了，一直

使用到李朝末年。(例子可看参《中国語文》1954年6月号34頁)

为了便于書写和这一类注讀汉文的吏讀文，朝鮮人更創制了一种朝鮮式的簡体字，叫做口訣文字。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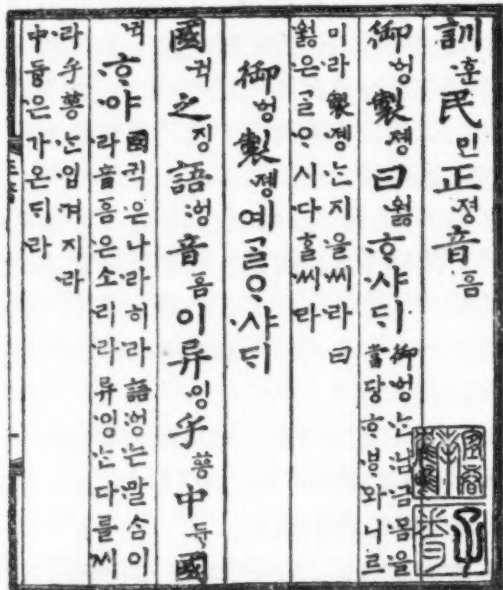
口訣文：ソロヒ尔今木飞乙β厂ㄣ卜尹又丁
(尔累)

汉字：爲古尼彌羅等飛乙隱匿是臥郡奴面

从以上三种办法看来，朝鮮人民在直接采用汉字文言作为書面語之外，是竭力想法利用汉字來書写自己的語言的。特別是一般下級官吏或普通人民不可能充分掌握汉字，更只有实行“吏讀”一类的办法。可是这种办法，正象《訓民正音》所指出：“……吏讀，官府民間至今行之；然皆假字而用，或涩或窒，非但鄙陋無稽而已。至于言語之間則不能达其万一焉。”为了表达朝鮮自己的語言，就不能不走向自制拼音文字的道路。

三 朝鮮拼音文字的历史

朝鮮李朝第四代大王世宗^①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国王。当时女真族占領了朝鮮的咸鏡南道，他領兵打退了女真族，扩大了李朝的領域到鴨綠江邊。在科学方面，他創制了一些天文仪器和計时鐘。他熟習汉字和中国的音韵学。为了創制便于書写朝鮮語的拼音文字，他和集賢殿的一些学者进行十几年的研究和实验，最后在1443年(明英宗8年)拟定了28个字母的朝鮮文方案，在1446年刊印公布。李世宗对于拼音文字是非常热心的，虽然有些保守的大臣一再諫劝阻止，他仍



李世宗在1446年刊印的《訓民正音》朝文本的第一頁

然孜孜不倦地从事創制文字。当他眼睛生病將看不見时，还是帶了《訓民正音》原稿到休养地去研究。他和学者們精細地研讀了中国的韵書；并派成三問等訪問

謫居辽东的明朝翰林学士黃瓚，質問音韵，往来13次。从《訓民正音》上用陰陽五行和五音来解釋語音的方法看来，的确是深受当时中国音韵学的影响的，这种字母不仅是專拼朝鮮語音的，而且实际上曾用来按照当时中国音韵学者的意見，注讀全部汉字的音。朝鮮学者曾花費13年的时间把《洪武正韵》譯为朝鮮文，用朝鮮字母注出汉音(即《东国正韵》，現在失傳)。

这套字母的形式是按照發音器官的形狀造成的，字母的排列，也是按照發音的原理的，先輔音后元音，輔音先不吐气，后吐气，再后强音并書。元音先單純元音后帶i的二合元音。

用这一套28个字母，可以拼出全部朝鮮語音的音节。拼音的办法是把一个音节分析为初声、中声和終声三部分。初声相当于声母(多为輔音)，中声相当于介音加主要元音，終声相当于收尾輔音。終声仍然用和初声相同的字母。拼合成字的方法是把这一些音素字母拼合成一个方块形。朝鮮拼音文字虽然在500年前已經很科学地分析出音素并且制作出了音素字母，但是因为要和汉字夾用，并为它注音，就仍然不得不采用拼合成方块的形式。这样拼合而成的朝鮮方块字历代相承約有10250个(据朝鮮《諺文志》)。現代报纸書籍通用的仍有2700—3500个。

朝鮮語是有声調的，为了拼讀汉字的音。更不能不定出記写声調的办法。記声調的办法是在字旁加調号。

去声——在字的左旁加一点，如：갈(刀)

上声——在字的左旁加兩点，如：돌(石头)

平声——不加点，如：활(弓)

入声——終声为ㄱ, ㄷ, ㄹ, ㄴ的多为入声。如길(kit, 柱子), ㄱ(niəp, 肋)。

朝鮮語也分平仄，但是和中国不同，平声包括平声和入声；仄声包括上声和去声。

朝鮮声調和中国的音高变化的声調也不尽同，似乎更依靠長短、輕重来分別。長音象中国的上声但不上提；去声較短。例如：

발(par) 上声長讀是“脚”，去声短讀是“帘子”。

말(mar) 上声長讀是“話”，去声短讀是“馬”。

병(piəŋ) 上声長讀是“病”(汉字)，去声短讀是“瓶”。

성(səŋ) 上声長讀是“姓”，去声短讀是“城”。

这一套声調符号用了不到一个世紀就不用了。这因为不标出声調，朝鮮人也可以讀懂，而且不会混乱。这虽然由于朝鮮語中的長短分別不如四声在汉语中的

^① 李世宗，名禔，字元正，生于明初洪武30年(公元1397年)。

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不标声調符号既然也能看懂，那么声調符号就成了累贅，自然为人们省掉。必須注意，这是在大量采用汉语單音节字構詞，并且沒有采用按詞分写办法的情况下省去的。朝鮮的学者認為今后除詞典外一般文字將不标出声調，他們并指出俄文的重音也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但是并不标出。这种經驗可供我們制作拼音文字的参考。

朝鮮拼音文字創制公布以后的命运并不是很好的。可以說在500年中倒有400多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並沒有被看成正式文字。相反的被貶为“諺文”(俗文)、“妇女文”。直到1952年开城解放时，一般学生的家長仍然認為單学朝鮮拼音文字不算識字，有不少人还把子弟送到私塾里去学汉文。

在《訓民正音》刊印公布前兩三年，李朝世宗和学者們就在实用中来磨煉这套文字。后来又曾用《正音》創作了《龙飞御天歌》(歌頌李朝建国的先祖)，并写成了《釋譜祥节》、《月印千江之曲》、《月印釋譜》等讚佛詩歌。翻譯了許多佛經和五經、四書，《杜工部詩集》等，供不懂汉字的人閱讀。当时选官科举用的“吏科”“吏典”中也列入了拼音新文字。中国的韵書也譯为朝鮮文字。由于世宗开始的50年来努力推行，《正音》文字虽然还没有代替汉字成为正式文字，但确实比較普及。可是在1505年(朝鮮李朝燕山君10年，字母公布后59年)，因为有人用新文字写匿名信咒罵燕山君，燕山君就下令“諺文勿教勿学”。此后拼音文字長期被压制，只有民間文艺采用它来写作。在16世紀末叶和17世紀，用正音文字写出了許多小說。象《沈清傳》、《兔子傳》(又名《鑿主簿傳》)、《孔菊与潘菊》、《兴夫傳》、《公野鷄傳》(又名《雄雉傳》)、《春香傳》等。中国的《三国志演義》、《西游記》等也有朝文譯本，为較广大的朝鮮人民所爱好。朝鮮妇女在傳播新文字上是起了作用的。庆尙道的妇女們，在金黛萊花开放时，作好大糕帶到山上去“对詩”。这些詩用《正音》文字写出来，遺留到現在，成了宝貴的文学遺產。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运动。朝鮮爱国的啓蒙运动者，为了反帝反封建，并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語言文字的發展，进行了斗争。当时朝鮮發刊的書报杂志，有的采用汉文朝文混合体，有的純粹用朝鮮文。直到1894年韓國政府才宣布《正音》文字可以作为公用文字。1910年朝鮮被日本帝国主义并吞时，汉文朝文混合体已經广泛使用，一直用到1945日本投降的时候。在日帝国主义30多年的殘暴統治下，竭力教学日語日文，朝鮮語言文字的学习和研究是受压制的。直到1945年8.15苏联軍隊协助朝鮮人民取得解放后，朝鮮拼音文字又广泛地应用起来。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1948年开始廢除汉文朝文混合体，在一般書报刊物和公文上純粹使用朝鮮拼音文字。現在朝鮮拼音文字已經用于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报纸、杂志、書籍、紀念碑、匾牌、信件都已經純用朝鮮文字。汉字在朝鮮文字中的殘余不过是十个数目字和一些偶而出現的注解。在翻譯汉字書籍的时候，也有采用混合体的(如《毛澤东选集》譯本)，但是并不多見。朝鮮的汉文文言古典文学，已開始譯为朝鮮文。象《燕岩选集》、《北学議》等等。有些文学作品翻譯的办法是，先由对汉字文言有研究的人加以直譯，然后由作家加以改写。这种書中原有汉字写的名詞，用朝鮮文字写不清楚的，多数加上詳細的注解。据說中学生也可以看懂。

現在朝鮮作家一律使用朝鮮拼音文字書写。在作家座談会上，我們曾問他們是否有不便表达的地方，他們一致認為沒有。他們并且說汉字文言过去主要是上層統治階級使用的，一般民众早有使用拼音文字的長期傳統。現在純用朝鮮文没有什么困难和不便。个别同音詞的混乱在發展中可以解决。

在朝鮮拼音文字历史这一段中，須要补写一笔的，就是南朝鮮李承晚傀儡政权在1953年为了迎合美国人的意思，讓美国軍隊方便使用，曾經搞过一个“韓文簡素化方案”。从周时經、金科奉等起，朝鮮文字經過整理已經有了科学合理的拼綴法。表現同样意义的單詞，总有一个固定的拼写字形。李承晚集团采用19世紀时外国傳教士到朝鮮后所曾使用的办法，不考虑詞彙历史正字法和語法关系如何，一味提倡听起来是什么音就写什么字。这样就被坏了朝鮮文的科学拼綴基础，受到南北朝鮮人民和語言学家的一致反对；到1955年被迫不得不放弃这种所謂“簡素化”。在李承晚發表簡素化方案以后，在朝鮮北半部的語言学家們曾努力揭露这种方案的反动性。1954年朝鮮語和文学研究所發表了《朝鮮語綴字法》，說明朝鮮文字为几百年的民族遺產，不容歪曲和混乱。保衛朝鮮文字的正是北朝鮮的人民和科学家。这种歪曲朝鮮文的“簡素化方案”，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据有些朝鮮同志举例說明，大約有三种情况：

(1) 把有不同历史正字法的單詞写成相同字形，例如：닭(tark)是“鷄子”，달(tar)是“月亮”，簡素化后一齐写作달，沒有了分別。

(2) 把詞根的終声(收音字母)变成后面粘附的虛詞成分的声母，弄乱語法关系。例如：

같이한다(使它等同起来)

“簡素化”以后被写成：

가르게한다

갈(同)的收音字母ㄱ(th)，按照音便跟后面一个

虛詞으(ü) 写成一個音节,“갈(同)”这个词,只剩下一個“가”,意义就看不清楚了。

(3) 把有些讀音已無大差別的終声(收音字母)写成同一形式,并和虛詞連写。例如:

낫 (nats, 白晝) 在이前音便为 natsi,

낫 (natsh, 臉面) 在이前音便为 natshi,

낫 (nas, 鎌刀) 在이前音便为 nasi,

낫 (nath, 个) 在이前音便为 nati,

但照現在讀音在이前統統是 nasi。按照簡素化方案一律写作나시。这样就把四个詞的面目混同起来,而且語法关系也搞乱了。

这种“簡素化”的失敗,对于我国一些完全不顧文字的音韵历史体系,純粹把拼音文字看作口头語言的簡單录音的主張者來說,实在也是一个有益的教訓。

四 朝鮮廢止汉字純用拼音文字后的成效和問題

朝鮮既然在 500 年前已經創制了一套科学合理、适合于記写民族語言的字母,又經過長期应用于書写民間文学和跟汉文夾用,純粹用它来作为正式文字,本來是比較容易作到的事。过去愛國的朝鮮語文學者,也曾經提倡过。可是無論朝鮮自己的統治階級或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者,都沒有允許这样作。直到 1945 年 8.15 朝鮮解放后,为了使广大的工农大众特別是妇女學習文字取得知識,才由劳动党和政府決定把汉字廢止,純粹用朝鮮拼音文字作为正式的文字。这个改革是进行得很勇敢的,它打破了一千數百年間一直把汉字作为正式文字的正統觀念。据金朴奉先生談,这样作也并非純粹自上而下地普及,而是一种自然的趨勢。因为工农和妇女不懂汉字,朝鮮拼音文字就本來知道或者較易学会,自然要求使用拼音文字。這話完全合乎实际情况。但是就我們看来,政权屬於人民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南朝鮮不是到今天還沒純粹用拼音文字么?其次,劳动党的勇于打破保守思想的反抗和不怕困难的精神也起了作用。当时并不是不知道純粹改用朝鮮拼音文字是会碰到困难的。但是改了再說,从實踐中解決問題。这样說改就改,事實証明,改是对的,今天已經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果迟疑不改,1948 年后的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工作恐怕都是比較难于展开的。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廢除汉字,純粹使用朝鮮拼音文字以后,八年來到底收到了什么成效呢?

第一,大量文盲得以在三、四年內基本上扫除。据教育省副相張益煥同志告訴我們,在 8.15 解放后,朝鮮北半部的文盲名为 230 万,后来实际調查,达到 257 万之多,將近占北半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文盲的年齡是 20 岁到 50 岁,其中 20—40 岁的文盲,数目更多。

从 1947 年开始进行扫除文盲工作。由党和政府领导,各党派、社会团体一齐發揮作用。在道(相当于我国的省)、市、面、里都組織了各級成人教育指導委员会,由教育界及各界人士参加。首先进行調查,确定文盲的文化程度和年齡。不識字的进字母学校(或称音文班),學習拼音文字。每星期學習 8 小时,約需三四个月,102 个小时就可以扫除一个文盲。学会拼音文字的人,能念懂報紙,并能写信,就是文法还不太正确。他們可以进成人学校的中級班、高級班,繼續求得巩固。有的原为文盲的人,經過學習,現在已經成为道的常务委員,有的进了大学。

从 1946 到 1949 年,已經扫除了 2,464,000 文盲。这时本来已接近扫盲工作的完成,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鮮的战争爆發,工作受到影响。战争时复發和新生出的文盲,加上新解放地区的文盲,据調查在 1955 年冬还剩 27 万名。朝鮮政府有信心在去年和今年內全部加以扫除。我們訪問安州南七农業生产合作社的时候,也問了文化情况,証实他們的信心是有根据的。該社人口 686 人,社員 255 人,現有在字母班學習的 32 人,多为老年和妇女,預計今年冬季可以全部扫除。

如果不是采用純粹拼音文字,在短短的三、四年中基本上扫除文盲是作不到的。

第二,普通教育的時間縮短,內容丰富,1956 年已經可以开始实行义务教育了。朝鮮兒童學習拼音文字,約需 3 个月,200 个小时就可以掌握拼讀和書写簡單文字的規律。第一学期學習教科書《우리말》(我們的話),可以学会拼音和短文,到第二学期已經可以學習相当于我們小学二、三年級用的語文課本了。据我們在开城南山人民学校調查,二年級学生能写簡單的信,三年級学生可以自由閱讀報紙,四、五年級学生就可以看懂較深的小說。三年級学生有些已經会写詩。我們看到的五年級学生写的詩已經很不錯了。二年級学生写的字,看起来比我国同級学生写的汉字整齐得多。据該校現任教务主任(以前在李承晚統治下作教員)說,这种成績在學習汉字朝文混合体时候是根本得不到的。那时候学生要学一部分汉字,可是社会上用的汉字多,学校中教的少,学生費很大的勁,学了不够应用。現在社会上也用拼音文字,学生学的教材分量增多,然而都能消化得了,学后就管用;还可以帮助政府向家庭宣傳政策。

由于文字容易學習,朝鮮人民学校(小学)現在是五年制,从今年起將改为四年一貫制。到 1957 年四年級同五年級一齐畢業,就可以多出約 4000 名教师来投入义务教育。教室設備也可相对增加效用。从今年起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朝鮮教育特別發達,虽然主要是由于朝鮮劳动党所領導建立的人民民主制度优越,

党和政府特別重視，人民因長期不得自由學習自己的民族語文，解放后有可能使子弟受教育，因此十分熱心支持；但是，進行文字改革，採用純粹拼音文字，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先決條件。由於文字容易掌握，不僅少花費了學文字的時間，而且在学习其他各科時候也可少遇到文字上的障礙。因此他們由五年制改為四年制可以很容易地行通，而我們的小學由六年制改為五年一貫制却遭到了很多困難。其中最主要的是漢字難認、難寫、難記。

第三，排字、打字比較簡便了，書報定價比較減低了，銷路增加了。朝鮮原來用朝漢混合體的時候，不僅要設備朝鮮文字架 16 盤，還要設備漢字字架 24—26 盤，共 40 多盤。排起字來比我們單排漢字更麻煩，每 8 個小時只能排 8000—9000 字。廢止漢字純粹用拼音文字后，朝鮮拼音方塊字只有三千上下，一人一付字架，排字工人可以不用走來走去，速度相對增加。我們參觀了平壤國立綜合印刷所的一個排字房。據了解通常書報應用的鉛字銅模只 2700 個，較完備的 3000 個，文藝歷史等用到 3500 個朝鮮拼音方塊字。這三千多字分占 16 盤，可以擺在一個不到一公尺寬的字架上。架上鉛字按字母順序排列，檢字較為容易。排字工人每 8 個小時可以排 11000 字，最快的能達到 15000 字。比使用混合體時候，效率提高多了。

朝鮮的打字機上有 1150 個常用朝鮮拼音方塊字，和我們華文打字機差不多。另有一種轉筒式，找字比較方便，但未普遍使用。朝鮮的電報，用 24 個字母來打，比較我們用四碼，簡便多了。

朝鮮書報比較便宜。新出書籍，銷售很快。中央一級報紙和各道報紙共有 28 種，每個工廠、礦山自己出的報紙也很多。黨機關報《勞動新聞》，政府機關報《民主朝鮮》，各銷 70,000 份，共 140,000 份。平均每 65 個人可看到一分。這比我們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銷售人口平均數大的多。這顯然也是實行了文字完全拼音化的結果。

第四，語言比較規範化了。前面說過，拼音字母 500 年來的存在，本來就對朝鮮民族共同語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現在全部用拼音文字，這種作用就更加顯著。在詞彙方面，不再全部依靠借自漢語和日本語的詞彙，朝鮮民族語言中的固有詞彙的地位得以提高，語言更加接近民眾。詞彙的拼寫，在 1954 年朝鮮科學院發表《朝鮮語綴字法》以來，正字法已經確立。語法方面，也因為科學院公布了語法而建立了明確統一的規範。作家都用共同語寫作，只在偶而需用時夾用少數方言詞語。在開城學生舉办的藝術表演會上，一個小學生用標準的朝鮮語講故事，非常生動動人，曾得過全國學生表演一等獎。這證明純粹用拼音文字以

后朝鮮的語言規範化工作是有成就的。

总的看起來，朝鮮實行文字改革，廢止漢字，純粹用拼音文字以后，收獲是巨大的，成效是顯著的。沒有這一次改革，文化革命工作是很难展開的。在把漢字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言用了一千七八百年以后，改用純粹拼音文字，實際應用八年，已經站穩了腳跟，沒有什麼行不通必須回頭的地方。這對於我國文字拼音化工作，實在是一種鼓勵。

困難和問題有沒有呢？自然是有的，朝鮮語言學家和普通知識分子都不諱言這一點。但是他們並不把這看作是不可克服的困難；而只認為是改革道路上必然會碰到的現象，在發展過程中一定可以解決的。他們認為困難主要是由於長期使用漢字造成的。停止使用漢字后，困難可以逐漸減少。

第一個問題是借用漢語詞彙和用漢字構詞問題。朝鮮詞彙中借用漢語詞彙（包括利用漢字構成的一些詞），達到全部詞彙的 80%—90%；同時在日本統治下，又借用了不少日本用漢字構成的詞，但讀成朝鮮音（例如：汽車「火車」，在日本讀 キンヤ [kipia] 在朝鮮讀 [기차 kitsha]）。由於朝鮮對使用漢字並無限制，任何漢字的詞都可以搬過去按朝鮮傳統讀法去讀，變成朝鮮的詞。比如中國農業上的術語“小株密植”，朝鮮已經照借過去了，讀做 소주 밀식 (sotsumirsik)。一般農民沒有學過漢字，不懂是什麼意思，認為是提倡“燒酒密食”（朝鮮音全同）。金斗奉先生認為這是一時的不良現象，不是今后的方向。今后的方向是用朝鮮人民自己的詞彙或用朝鮮語根來構詞。例如，用朝鮮固有詞匯물베기 (murpaiki) 而不用“綠肥”。到朝鮮語自己的詞彙能為廣大人民掌握，借用成習慣的漢語詞彙一聽就懂的時候，一般學校中就不需要再教漢字了；學漢字只成為少數專家的事情。但是所借用漢語的詞這樣多，借用時間這樣久，也不可能完全拋棄。因此，朝鮮的語文專家們一致認為應當採取這樣辦法，就是：（1）對於有群眾基礎而且已經跟朝鮮語融和在一起，不看漢字也能分別詞義的借用詞，可以自由運用，作為朝鮮詞彙的一部分；（2）對於沒有群眾基礎的，由過去封建統治階級和士大夫在書面語中借用遺留下來的詞，因為一般民眾不懂，知識分子也要看了漢字原文才懂，將要加以限制。現在有一部分科學技術詞彙還是由知識分子用漢字制作的，在高深科學著作中，常常是先寫朝鮮拼音文字，再加注漢字寫法和俄文、英文等原文。同時，朝鮮語文研究工作者也認為使朝鮮語純潔和健康的鬥爭將是長期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實現的。

第二個問題是同音詞問題。這個問題雖然並非不存在，但是遠不如我們在國內時所聽到的那麼嚴重。朝鮮語本身就有一些同音詞，例如：다리 (tari)，有腿、梯

子、桥等意义，배(pæ)有船、肚子、梨等意义。用汉字構詞，又形成不少同音詞。例如 조선 공장(tsosen kong-tsan)可以解釋作“造船工厂”，也可以解釋作“朝鮮工厂”。김일(kim ir)可以譯作“金日”，也可以譯作“金一”（都是現任政府高級人員）。但是當我們把這個問題提出向朝鮮同志詢問的時候，無論專家或一般知識分子，都認為并不怎么严重。他們認為這是脫離重視覺不重語音的汉字过程中必然要發生的。但是在解決同音詞問題上，朝鮮比日本和中国都更有方便的地方。因为：(1)朝鮮的音节数目較多，收音的單字母和复輔音字母有几十个。因此在現代汉语中同音的字，在朝鮮語中同音情况就較少。例如：讀ㅈ音的汉字，普通字典中有60多个。这些汉字在朝鮮分別讀为13种不同的音，如下：

지(tsi) 치(tshi) 적(tsak) 제(tsaï) 질(tsir)
척(tshək) 직(tsik) 척(tshiək) 집(tsip)
칩(tship) 식(sik) चु(tsiüp) 채(tshai)

(2) 这些字虽然还有同音的，但很多不單獨用，須要用在詞中，例如讀지音的“知”，用在“知覺”“知識”等詞中。常用單音节詞只有150—200个，例如“山”。

(3) 依靠上下文可以看懂，普遍应用中并不常常發生混淆。

真正的困难在于不能从朝鮮文的語音和写法立即断定出一個詞特别是人地名的汉字来源。这在朝鮮同志給我們翻譯人名地名的時候倒常常遇到。可是这是使用汉字造成的特殊困难。我們單憑听覺也不能断定汉语广播中的人名汉字如何写法。

朝鮮語虽然有声調或長短音的分別，但看样子他們不准备用标調号来分別同音詞。

第三个問題是按詞分写的規則問題。古代朝鮮拼音文字完全象汉字一样不按詞分写。現在這個問題不大，他們的報紙杂志已經實行了按詞分写。偶然碰到一些写法还有分歧的詞，但是因为朝鮮語是有附加虛詞的，也容易看清。他們的特殊問題是虛詞部分是否跟前面的實詞写在一起。如果这样，他們的詞将会比俄文的詞更長。現在他們正在研究，准备按不同虛詞和語法需要分別連写或不連。朝鮮文現在只用兩種标点，“。”，“，”，有时用“！”，將來也准备采用多种現代标点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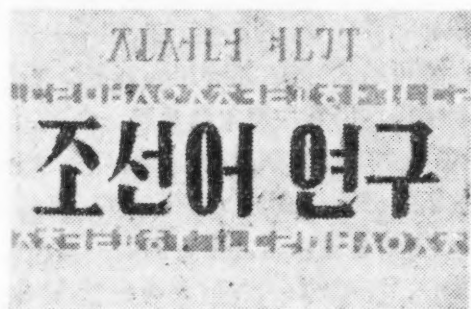
以上这些問題，有的已經解決，象按詞分写办法早已大致确定；有的正在設法逐步解決。总的看来困难不如我們想象那样大，更不会影响到拼音文字的存在和發展。

五 进一步的改革——橫写朝鮮 拼音文字的研究

据金科奉先生和金寿卿先生等談，朝鮮的文字改

革分兩個步驟。第一步廢止汉字純粹用朝鮮拼音文字，1948年實行，現在已經完成。第二步是把朝鮮拼音文字改為橫写橫排，音素化的，以詞為單位的文字，研究工作現在正在積極進行。

朝鮮文橫写运动，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早在1914年，周时經先生出版《語音》一書的時候，已經提倡并實驗橫行排印、書写。他大体上是按照原來訓民正音字母的形式連起來橫写，一小部分有所改变。（參看：周著《語音》抄本，現存北京文字改革文獻陳列室）。金科奉先生1923年發表了《朝鮮文字橫写方案》，不仅有印刷體，而且設計出了手寫體和速記法。由此可見，提倡朝文橫写已經有四十年的歷史了。周、金兩位先生以



朝鮮語文研究會1949年4月創刊的《朝鮮語研究》杂志封面上的刊名，上行是設計中的橫写音素化的朝鮮新文字的樣式。

外，也還有很多人發表了橫写方案。金科奉先生从中国回去以後，仍然繼續研究這個問題。現在他和語言文學研究所的學者們已經研究出一套橫写的朝鮮新文字印刷體。手寫體也已經有了幾種初稿。已經制出打字機，并正實驗用打字鑄字機排印辦法。

現在把朝鮮拼音文字改為橫写的理論和辦法介紹如下：

（一）為什麼要改為橫写？朝鮮拼音字母是500年前創制的，當時字母拼合方法，本來規定有橫、直拼合兩種。但是為了和汉字相適應，終於把很好的音素分析字母組合成音节繁多的方塊式文字。這種文字首先是不便於書写。由直、橫、圈、點等構成的音节方塊字，有的筆划仍然相當多，而且起筆很多，難於快速連写。其次是難於排字，更不易造出輕快的打字機和排鑄機。前面說過，他們的排字比汉字排字容易一點。可是朝文方塊字數目仍然有3000以上，無法很好的機械化，只有用手工刻字，鑄字，排字，效率不高。在印刷上，萊諾排鑄機每小時可以排好鑄好7500個字母的文章。拿三個字母折合一個音节字算，每小時能排2,500个音节，8小時能排20,000个音节，比手工排朝文方塊字要快一倍還多。而且鑄字、揀字、排版等工序都不另有了。朝鮮文化宣傳省印刷工業管理局正在研究把字母分別鑄出大小不等的銅模，用兩個、三個或四個鉛字

字母拼合出一个朝鮮方块字。可是据说字母形状大小不等，地位不同，搞出来还不大好看。第三，象前面所说，朝鮮語并不是單音节語，單音节詞数目很少，把詞的音节分成一塊一塊的，对閱讀和記憶都是不便的。对語法关系的明了性，也有損害。就檢查文字，排列字序來說，虽然比汉字好一点，然而構成部分时而上下，时而左右，也是不够方便的。由于以上种种，朝鮮文字不进一步改为橫排，是不能适合于朝鮮人民現代文化生活的需要的。

(二)“朝鮮新文字”的字母和写法：金科奉先生把一分最新的方案草案样本給我們，經我們对照朝文研究，了解它有42个字母，分大楷、小楷两种，兩者字形接近，但用法不同。大楷倒不一定用于人地名的起首，而是作为一种隔音符号，凡第二、三、四……音节有跟前一音节混淆可能的时候，都改用大写字母起头。

这一套字母是仍然按照象發音器官之形的老原則制成的，除朝鮮字母只根据原有《正音》字母加以橫写，并且按照拉丁字母的样式加以楷化以外，另外又造了一些字母，准备写各国語音之用。例如：

ㅍ象唇形，發音是f； ㅂ象唇齒形，發音是v。

这两个字母的音本是朝鮮語所沒有的。金科奉先生認為字母可以独創，不应受外国字母的局限，主要是要适合于表示自己民族語言音位的需要，不应当音多而字母少，像英文那样硬拿两个以上字母的結合来表示。他們的42个字母中有8个是音节字母(即一个字母表示两个音素的結合)，但是这主要是帶i音的韵母，帶u音的韵母，又不用音节字母，另造了一个ㅓ(类似半元音w)来表示。

(接37頁)

广州說“我啊”[ɛŋəkɛ²]，北京說“我的”；广州和北京都用“我”字，讀音不同，这是对应規律要討論的。至于“咁”和“們”的不同，“啊”和“的”不同，就不在語音規律範圍以內了。

以上討論对应規律，主要是說从方音看北京音的对应規律，目前全国正在大力推广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为了配合推广普通話，必須把方音和北京音的对应規律求出来。但是必須指出，比較方音和北京音，單說明从方音看北京音的对应規律是不够的，还要說明从北京音看方音的对应規律，这样才能全面了解两个語音系統中間的关系。

上文說的規律(1)广州的[u]韵北京也是[u]韵，規律(2)广州自成音节的[ŋ]北京是[u]，都是从广州音出發看北京音的。这两条規律都不能倒过来，無論說“北京的[u]韵广州是[u]”或者“北京的[u]广州是自成音节的[ŋ]”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北京[u]相当于广州的[u]、[ŋ]、[mou]、[mɔt]或[ok]，請看下表：

(三)試制的朝鮮文打字机：已經造成兩架，一架42个字母，一架44个字母，都是拿德文打字机改裝的，特点是把字鍵上兩層字母改为三層，胶滾直徑放大，金科奉先生說，当他試制三層字母的打字机时，頗有人反对，說是速度慢，打不好。他作的結果已經成功了，他希望我們注意到这种多字母打字机的好处，不必过多考虑字母数目的限制。

在介紹了朝鮮文字改革的情况以后，不禁想到，他們的工作对于我們的文字改革工作，实在是有很大的啓發。朝鮮的領導者和語文工作者也是非常关心中国的文字改革的。洪命熹副首相在我們去向他告別时，从抽斗中拿出一迭《光明日报》上的《文字改革》專刊来，并說“你們看，这証明我不断地在向你們中国学习。”金科奉委員長說：中国近些年来进步非常快，文字改革工作不宜太迟緩。去年十月的文字改革會議的消息和报告，他都看了，但是觉得範圍仍然限制在簡化汉字內，未免太窄。很希望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能早日展开。其他学者也表示希望早日改革，并使他們看到方案，这样他們的工作也可以更順利一些。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已經發表，相信朝鮮的文字改革研究同志們，一定会對我們提出更多的寶貴意見。

我們在朝鮮只作了短短一个月的訪問，用于了解朝鮮文字改革情况上的時間，更是有限。个人所理解的，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希望讀者根据本文所叙述的事实，研究朝鮮文字改革的寶貴經驗，进一步考虑我国文字拼音化工作应当如何迅速进行，以便配合得上国家社会主义工業化和农業合作化的突飞猛进的步調。

(1956年1月7日写成初稿，5月22日修正)

| 北京音 | 例 字 | 广州音 |
|----------------|-------|------------------|
| ɛu | 烏污 | ɛu |
| ɛu | 巫誣 | ɛmon |
| ɛu | 屋 | ok ₁ |
| ɛu | 吾梧吳蜈 | ɛŋ |
| ɛu | 無蕪毋 | ɛmou |
| ɛu | 五伍午忤忤 | ɛŋ |
| ɛu | 塢 | ɛu |
| ɛu | 武鵠舞侮 | ɛmou |
| u ² | 誤悞晤 | ŋ ² |
| u ² | 惡好惡 | u ² |
| u ² | 务霧戊 | mou ² |
| u ² | 勿物 | mɔt ₂ |

要是我們把北京的[u]韵完全依照这个样子列出来，情况就更复杂了。

还要指出，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有它的实用价值，可是比較研究并不是單純为了提出对应規律，帮助學習語言。要了解現代方言的情况，研究汉语的历史，推求本字，都要进行比較工作，所以，求出从方音看北京音的对应規律不是工作的結束，而是工作的开端。

中型現代漢語詞典編纂法(初稿)(上)

鄭 冀 孫德宣 傅 靖 邵榮芬 麥梅翹

序 言

由于我国历史、文化的悠久,漢語的詞彙是非常丰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急劇的改革和發展,漢語在詞彙方面因而發生了極显著的變化,有些詞和詞的旧義迅速地消失了,新詞和詞的新義大量地產生了,有些詞取得了新的意義,得到了新的生命,甚至有些死了的詞又復活了;有些先在書面上出現的政治、經濟、科學、哲學的詞廣泛地進入了人民大眾的口語;也有些人民大眾口語里的詞應用的範圍擴大了。編纂新型的詞典來記錄和解釋現代漢語丰富多采的詞彙,以作語文教育的有效工具,是符合廣大人民的要求的。

為了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滿足人民更好地使用和學習漢語的要求,我們應該有特定目的或範圍的、多種多樣的漢語新型詞典。例如:普通話正音詞典、同義詞詞典、成語詞典、方言詞典、外來語詞典、極其通俗的小型詞典、有歷史性的大型詞典、分門別類的專科詞典、中外人名詞典、中外地名詞典、與國內各兄弟民族語言相互對照的詞典、與各種外國語相互對照的詞典等等;而在最近時期,為了實現漢語規範化,推廣普通話,促進漢字改革,尤其迫切需要的,是確定語音規範的普通話正音詞典和以確定詞彙規範為主要目的的現代漢語詞典。

我國古代字書、韻書以及近代的字典、詞典,單就編纂體例來說,也曾經有過不少次的演變,有過不同的類型。但是,它們的內容,大多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字’的觀點,以漢字為對象。我們如利用已有的這些新舊詞典作為實現漢語規範化的工具,那是很不夠的。這些新舊詞典、字書,雖然積累了相當數量的關於漢字和詞的研究資料,對於個別字或詞的處理,也有一些現在還可以採用的方法,但是,它們無論在選詞、注音、釋義、引例、編排任何方面都有一般的或個別的缺點。例如收詞的古今雜糅,釋義的不夠細密,或者近于煩瑣,注音的導讀重出。現在所需要的中型現代漢語詞典應該避免這些缺點,在性質上和形式上都有所不同。

就它的目的和範圍來看,中型現代漢語詞典應該是什麼樣的詞典呢?(一)這是一部記載“現代的”漢語

詞的詞典,是從語言觀點出發,以詞為對象的詞典,是使用漢字記載漢語的詞,同時又為漢語拼音文字作準備的一部詞典。它所依據的語言,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這詞典為了實現漢語的規範化,在詞的選擇、詞的定型、詞的標音、詞義的分析、用法的說明和例句的征引各個部分、儘可能表現出明確的規範。(二)這是一種中型的語文詞典,它與百科性的詞典不同,與窮源溯流、有歷史性的大詞典也不同。要編一部漢語大詞典,要很多人編多少年才能完成。而我們暫時還不能編大詞典,因為一部規範明確的中型現代漢語詞典比大詞典更迫切需要。在沒有大詞典可供參考的情況下,這種中型的詞典,自然不可能是一部漢語大詞典的精簡本。

在這革新的、科學的現代漢語詞典還沒有編纂之前,要對編纂這詞典的理論、原則和具體處理的方法進行全面徹底的研究,這工作是有必要的,也是存在著一定的困難的。我們接受了領導上交給的這項研究任務,雖然沒有編纂詞典的經驗,但是多多少少也有可以憑借的有利條件。我們有漢語已有的字書、詞典中優良部分可以繼承,有關於漢語的語音、語法、詞彙各方面現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應用,又有外國關於詞典的理論和方法可以參考。在這些基礎上,就有關詞典編纂的各個問題分別進行研究,提供一些積極性的建議,這對於詞典編纂的工作可能起一定的作用。而且,經過了詞典編纂者實踐的考驗之後,這詞典編纂法的本身,也會不斷地得到修訂。

這篇詞典編纂法的研究,主要集中於選詞、注音、釋義、編排四部分。各部分的詳細說明和具體例証,以後當分章闡述。現在極簡單地把一般性問題談一談。

現代漢語詞典的選詞,當然應該以現代的普通話的詞彙為主,文言詞、方言詞、以及外來語的詞,看它和普通話的關係如何而決定選收與否。所選收的,當然以詞為主,但同時也兼收構詞能力很強的詞素,以及非詞而經常使用的成語、詞組。這部中型詞典約有四萬左右的條目。凡人名、地名、姓氏、土語、不必要的古語

以及專門的術語，都不收入。

中型的現代漢語詞典既然以詞為單位，為什麼又選收詞素呢？這個問題需要加以說明。當現在還在使用漢字記錄漢語的時期，一個漢字可能是一個單音詞，也可能是構成複音詞的一個成分——詞素。有些作為詞素的字在現代普通話中，雖然已經失去了獨立使用的資格，但它本身原來存在的字義與它所構成的詞的詞義，還是有意義上的聯繫；而且，這些富於活動力的詞素，對於新詞的產生，經常不斷地起着作用。所以，在詞典中選收某些構詞力強的詞素，對於詞義的了解是有用處的，也是必要的。

現代漢語的詞，在使用漢字記錄的現階段，還受着漢字形體的限制。詞的定型問題，在詞典中應該分別作具體的處理。同一個漢字而有不同的寫法的，當然應該以法定的簡體為定型；同一個複合詞而用不同的漢字寫出來的，同義的複合詞，漢字相同而字序不同的，都應該分別指出它的異同之點或使用範圍。略語簡稱也需要在詞典中確定形式，免得人人任意省減。

現代漢語普通話以現代的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中型的現代漢語詞典當然以這標準音為注音的依據。本編纂法注音章提出的一些審音原則，曾經供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參考，以後詞典編纂的注音標調以及異讀的選擇等，都將按照審音委員會規定的讀音為標準。

現代漢語詞典應該按音編排。但按音編排的方式可以不同，有按音節編排而兼顧漢字字形的（例如《國語辭典》的編排方式），有完全按照音素編排的（例如一般外國語詞典的編排）。這兩種方式，後者對於漢語的拼音化，可以起配合的作用，前者對於詞義的了解，能夠有更多的幫助。在這使用漢字記錄漢語的過渡時期，現代漢語詞典暫用前式，對使用詞典的人來說，比較方便。

中型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詞義，應該以現代實際使用的意義為主，尤其注重舊詞的新義的發生與發展。歷史文獻上習見的古義，必要時也可酌量選收。每個詞的詞義需要作簡明而精確的解釋。多義詞詞義的分析，一方面要照顧到各個詞的意義色彩，不失之含混；另一方面，也要富於概括性，不要分析得過於瑣碎。

多義詞各個詞義相互之間的關係，有可以根據語源和歷史演變弄明白的，有在語源、歷史演變和現代方言沒有全面了解之前不容易分析清楚的。前者可以依照詞義的內在關係排列先後，後者可以依照這些詞詞義的使用頻率的大小排列先後。這兩種不同的詞義編排的方式，各有它的長處。現代漢語詞典中應就各個詞的具體情況分別處理。

每個詞除注音、釋義之外，還要標志所屬的詞類。詞義的相互關係（引申義、轉義、喻義等）、詞的使用范

圍，必要時也應該標志出來。注解中的例句，采自典範的現代或近代白話文著作，但也可以採用普通流行的日常用語而不必注明出處。為了幫助詞義的說明，詞典條目下可以附插圖。

我國古代字書、韻書，除了對個別虛字在注解中有說明外，很少作語法意義解釋；近代的字典、詞典，有一兩種試注過詞類，但在詞典編纂工作方面沒有發生過影響。這不等於說漢語的詞典不需要有語法意義的解釋。相反地，為了幫助使用詞典者容易了解詞的詞性和用法，在現代漢語詞典里應該有語法意義的簡要解釋。對於虛詞的用法，要注重語法的說明；對於實詞的使用和詞與詞的配合關係，也需要用語法觀點加以說明。至於當前語法學界存在着的問題，在不遠的將來，經過語文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當逐漸取得解決。詞典編纂者應依據大多數語法學者同意的語法體系和術語來對具體的詞作適當的解釋。

同義詞和近義詞數量之多，可見漢語詞彙的豐富，同時也說明詞彙的規範化應該按照不同的情況分別處理。在詞典編纂中，關於選詞方面的，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同義詞的選擇或并用問題，關於釋義方面的，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近義詞的辨別問題。詞典編纂者對於同義詞，不能主觀地任意去取，對於近義詞也不應漫無區別，應該就某些使用較廣的同義詞或近義詞，在詞典的注解中尽可能加以說明。

詞典的檢詞部分雖不屬於詞典的本體，但在詞典使用方面有它的重要性。檢詞法應以精密、簡便為原則。我們已有的檢字法有部首、筆畫、音序各種。檢詞表中有列舉詞目的，也有以字為綱，不列詞目的。中型現代漢語詞典的條目按音編排，編者應該依據漢語拼音方案（定案）作一個音序檢詞表附在詞典後面。同時為了照顧漢字的使用關係，另附一個筆畫檢字表。

中型現代漢語詞典為了便於使用詞典的參考，擬各附錄四種：（一）漢語拼音方案（附拼音方案字母注音字母對照表），（二）北京音系概說，（三）漢字簡化方案，（四）略語表。其他屬於專門術語的附錄可以不列。

我們在詞典編纂法的研究過程中，曾經參考了蘇聯的《現代俄羅斯文學語言詞典（三卷本）編纂法》、英國牛津英語大辭典的序言、編輯凡例，和我國現有的各種字書、詞典。

這個詞典編纂法是集體寫成的。各章由一人起草（序言——鄭奠，選詞——孫德宣，注音——傅婧，釋義——邵榮芬，編排——麥梅翹），集體討論，補充修改。吳曉鈴、周定一在編寫過程中都參加了討論和修改。這個編纂法一定還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我們現在把它發表出來，為的是吸取各方面的意見，詳加訂正，給詞典編者提供更有價值的參考，希望讀者多多批評。

第一章 选詞

汉语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之一，它的詞彙异常丰富精密。中型的現代汉语詞典的篇幅是有限的，不可能把全部的現代汉语詞彙都收进去，又不能因陋就簡，把應該收的詞也不收，使讀者不能滿足需要。因此，怎样选詞是編纂这部詞典的一个重要問題。

下面是我們提供參考的关于选詞(包括选收詞素、詞組成語等)的意見。

1 現代汉语詞典是体现現代汉语规范化的重要工具，它所收的詞必須在北方話的基础上選擇补充，所收詞的讀音必須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而每一个詞的語法功能必須以現代典范的白話文著作的用法为依据。

2 現代汉语詞典蒐集現代普通話口語里广泛应用的詞，此外从書面語中取材，應該以“五四”以来的資料(例如：重要作家的文艺作品、全国性的 重要报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般論著和学校課本)为重点，因为从“五四”起，中国文化“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① 汉语的詞彙和語法都起了巨大的变化，書面語才逐漸摆脱了旧文言的束縛，和口語有了原則上的統一。

一般地講，詞的取舍标准决定于它在現代广大人民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作用的大小，詞典里不收过去常用而现在不使用的死詞，但在“五四”时期的一般著作中还經常出現的詞應該酌量采取。

3 选詞應該从实际的語言出發，以在普通話句子結構中分析出來的“詞”为單位，不以汉字为單位。詞典里列为条目的包括以下数种。

(1)能够单独說的詞，例如：

人、人民、葫蘆、玻璃、我、什么、走、調查、討論、能、慢、爽快。

(2)虽然不能单独說，但和其他的詞或詞素有配合構詞的能力，或是放在句子或詞組里能表現語法意义的，例如：

很、每、半、几、个、斤、再、由于、和、吧、嗎。

(3)經常独立于句子之外的感嘆詞和已定形的象声詞，例如：

唉、呸、哎哟、喔喔、噢噢、丁当。

單音詞后連綴着重叠成分的作为一个單純詞看待，例如：

热呼呼、紅通通、孤零零、冷冰冰、綠油油。

4 現在不能单独使用而富有構詞能力的詞素，为了便于人們明了它的意义，也应该收进詞典，用[]号括起來，表示它跟“詞”不同。例如“木”、“机”、“器”、“視”作[木]、[机]、[器]、[視]，各列为一条。“老虎”、

“老三”的“老”，“第一”、“第二”的“第”，“桌子”的“子”，“木头”的“头”，“工作者”的“者”，“渗透性”的“性”等等，都应该分別以[老-]、[第-]、[-子]、[-头]、[-者]、[-性]的形式列入詞典，表示它們是詞头詞尾。構詞能力非常薄弱的詞素不必另列为条目，例如“耿直”的“耿”，“花卉”的“卉”，“馬蜂”的“馬”，“当然”的“然”，“几乎”的“乎”。

5 复合詞选收的原則如下：②

(1)复合詞的詞素分开來虽然各是独立的詞，但是經常紧密地結合在一起，需要加以解釋，其意义和用法才能明了的，應該列为条目。例如：

- 1) 冷槍、圖書館、爱人、墨守(向心結構)
- 2) 深浅、皮毛、分寸、搬运(并列結構)
- 3) 在行、攤牌、出版(动宾結構)
- 4) 指定、磨灭、說服、提醒((后补結構)
- 5) 眼紅、心酸、心疼(主謂結構)。

这类复合詞不需注解就能明了的，詞典里放在它的第一个詞素下面作为構詞举例性質的附目，不單列为条目，例如“茶壺、茶碗”附录在“茶”条目下，“酒瓶、酒缸”附录在“酒”条目下。但如“飯碗、飯桶、茶包”等除本义而外，还有特殊喻义的詞應該单独列为条目。

(2)一般复合詞的詞素中有一个是不能拆开來单独使用的，应列为条目，例如“茶具、电木、軟木、杯盤、交杯、駝絨、豌豆、火速、飼料、衣架、畢業、投資、示范、不景气、肃清、扩大、議决、改良”等等，但也可以用(1)条的原則，凡意义和用法不注解就能明了的，列为附目，例如“木碗、木桶”之类附在“[木]”条目底下。

有些复合詞(特別是动宾結構复合詞)中間虽然可以插入其他成分，但其中至少有一个詞素在其他場合不能单独使用，仍应作为“詞”收入。例如：

革命(可以說“革了十年命”)

注意(可以說“注意点兒”)

洗澡(可以說“洗了三回澡”)

鞠躬(可以說“鞠了九十度的躬”)

(3)动詞后面紧接着一个形容詞性質的成分(拆开后面能单独使用的)表示結果的后补結構，如果没有特別意义或者中間能加“得很”、“得不”之类，詞典里不列为条目。例如“抓紧、分清、站稳、搞好”之类只在“抓、分、站、搞”的条目下面作为举例性質的說明。如果这类后补結構中間不能加“得很”、“得不”之类或者意义

① 《新民主主义論》，《毛澤东选集》二卷，669頁。

② 关于是非詞、詞的类型等構詞法的問題，語言研究所第二組正进行專題研究，將有报告發表。这里只就几种主要类型的复合詞說明选收的原則，挂一漏万是难免的。

用法須加解釋,應該列為條目,例如“說明、指明、审定、加强、削弱、加紧、改正”。

動詞後面緊接着一個動詞性質的成分(拆開後能單獨使用的)表示結果的後補結構,如果中間是能加“得”或“不”的,詞典里不列為條目,例如“摔倒、碰破、熏死、打退”;中間不能加“得”或“不”的,列為條目,例如“提升、打消”;中間雖然能加“得”或“不”,但習慣上常不加,並有其特殊意義的,也應該列為條目,例如“打倒、打破、壓倒、推翻”。

表示動作趨向的後補結構(例如“寫下去、跳起來、抽出、放過、遮住、提起、推開”)不列為條目,只將[-下去]、[-起來]、[-出]、[-過]、[-住]、[-起]、[-開]、[-來]、[-去]、[-上]、[-下]、[-上來]、[-下來]、[-下去]、[-進來]、[-進去]等收進詞典里,並舉例說明其用法。但是像“豁出去”不能有“豁下去”或“豁出來”等形式的,應該列為條目。

(4) 複音綴的時間詞、地位詞照下列的原則選收:

1) 中間有不能獨立的詞素的,列為條目,例如:“今天、昨天、明天、今年、午前、午後、晌午、早晨”。

幾個詞素固定地結合在一起,不能按照格式替換的,也列為條目。例如:

(甲) 時間詞:“早上、晚上、前天、大前天、後天、大後天、星期、星期日、星期天”等都應該列為條目。“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六”不必列為條目,只在“星期”條目下注解中說明。“上半天、下半天、飯前、飯後”之類,詞典里不收。

(乙) 地位詞:“上、下、前、後、里、外、東、西、南、北”等單列音的地位詞固然應該列為條目,它們跟“邊、面、頭”等字結合在一起的地位詞,如“上邊、下邊、前邊、後邊、里邊、外邊、東邊、西邊、南邊、北邊、上面、下面、前面、後面、里面、外面、東面、西面、南面、北面、上頭、下頭、前頭、後頭、里头、外頭、東頭、西頭、南頭、北頭”也應該列為條目。

“左、右、旁”這三個詞跟“邊、面”給合成的複合詞,如“左邊、右邊、左面、右面、旁邊、旁面”,也應該列為條目。

“樓上、床下、屋里、門前”之類,詞典不收。

2) “上、下、前、後、內、外、東、西、南、北”跟某些虛詞結合以後能夠單獨使用的,列為條目,例如“以前、以後、以上、以下、之後”等;只放在別的成分後頭,不能單獨使用的,如“之內、之外、之前、之間”等等,不列為條目,只在“[-之]”條目下舉例說明這種用法。

(5) 有些雙音詞的後一個成分並非詞尾性質的成分而讀作輕聲,詞典里應該把這類輕聲詞收入。例如:

打·手(反動統治階級所豢養專以武力欺壓人民的幫凶,跟“用板子打手”的“打手”不同。)

千·万(務必,跟“他有上千萬的財產”的“千萬”不同。)
雞·眼(腳上的老瘡,跟作“雞的眼睛”解的“雞眼”不同。)

先·生(對師長、年長者及一般人的敬稱,跟“先生了一姑娘,後生了一個兒子”的“先生”不同。)

早·起(早晨,跟“早睡早起”的“早起”不同。)

幹·事(職務名,跟“一天到晚不幹事”的“幹事”不同。)

6 音義都不相同的兩詞雖然都用同一個漢字寫出來,應該分為兩個條目,例如“好”(ㄏㄠˇ)和“好”(ㄏㄠˊ),“數”(ㄕㄨˋ)和“數”(ㄕㄨˊ),“橫”(ㄏㄥˊ)和“橫”(ㄏㄥˊ),“地道”(地下的道路)和“地·道”(貨物來自原著名產區的,真正的),“生氣”(發怒)和“生·氣”(生命的活力),“大意”(大概的意思)和“大·意”(不經心,疏忽)。

語音完全相同,但詞義彼此毫無關係,即使都用同一個漢字寫出來,也應該分列兩個條目,例如:“我們種的麻長得很高了”的“麻”和“腿麻了”的“麻”,“他會俄文”的“會”和“下午有兩個會”的“會”。

從語源上看,雖然意義互有聯繫,但是詞義分化,彼此距離很遠,一般人已經不感覺它們有什麼內在的聯繫,就分列為幾個條目。例如“讓他把大門”、“把他叫來”、“車把”、“一把刀”、“丈把高”里的“把”應該分為五個條目。如果從常識上能夠看得出意義的內在聯繫,就在一個條目下注解,例如“門板”的“板”和“他的臉板起來”(老——離145)的“板”,“一輛車”的“車”和“農民在稻田里車水”的“車”。

7 “吃的”、“穿的”、“紅的”、“長的”、“我的”、“他們的”、“看熱鬧的”、“騎車的”、“姓王的”等等帶“的”的格式可以類推,詞典里不收,只在[-的]條目下舉例說明它有這種用法。但是像“掌櫃的”、“趕車的”、“變戲法兒的”、“打鼓兒的”等等,是表示專門行業人物的名稱的,應該斟酌選收,列為條目。

“同志們”、“朋友們”、“乡亲们”、“弟兄們”等等帶“們”的可以不收,但是“我們”、“咱們”、“你們”、“他們”這些表示多數人稱的代名詞可以收入;“爺們”、“哥兒們”等等有特殊意義的也可以酌量收入,列為條目。

“談談”、“唱唱”、“打掃打掃”、“羅羅蘇蘇”、“千千淨淨”、“紅紅兒的”等等重疊格式可以根據“談”、“唱”、“打掃”、“羅蘇”、“干淨”、“紅”等動詞形容詞重疊的規律類推,必要時只在未重疊的條目下說明其重疊式;但是只有重疊格式的,就必須列為條目,例如“轟轟烈烈”、“花花綠綠”、“偷偷摸摸”、“婆婆媽媽的”、“悠悠蕩蕩”。

8 關於詞的定型問題,我們提出兩點意見:

(1) 同字異體和同詞異字的定型

漢字同字異體的很多,學習和使用都非常不便。詞典里對於選收的詞、詞素、詞組、成語以及注解中用

的語詞應該一律照政府公布的《簡化字表》的標準形式書寫，例如用“仿佛”、“吻合”、“胆”、“机”、“义”，不用“髣髴”、“彷彿”、“脂合”、“脂合”、“脂合”、“膽”、“機”、“義”。但“壹、貳、拾、佰、仟、萬”等字現在還有它的特殊作用（財務憑証上須用繁體數字），應該列為簡體的附錄。沒有規定的字體，詞典編者可以選用通行較廣的字體，把普遍性略小的異體字附在詞條底下，例如“疙瘩”一詞，還有“紕縫”、“圪塔”、“屹塔”、“咯嗒”幾種寫法，以通行較廣的“疙瘩”寫條目，把“紕縫”等異體字附在下面，用括號括起來。（已規定的字體，其異體字不附在條目底下，可將《簡化字表》作為詞典後的附錄，以便檢查。）

詞典里關於同詞異字的書寫方式也適用以上的原則，例如“猶豫”一詞還有“犹疑”、“犹与”、“由豫”、“夷犹”、“夷由”等等寫法，詞典編者應該選用通行較廣的“猶豫”，把普遍性略小的“犹疑”附在“猶豫”條目底下。

(2) 同詞而詞素顛倒的定型

有一些並列結構雙音詞的詞素次序現在還不很固定，可以前後顛倒而不改變原來的詞義和結構，例如“喜歡”和“欢喜”、“泉源”和“源泉”。其中有一部分是古語今語的分歧，有一部分是書面語和口語的分歧，有一部分是普通話和方言的分歧。只要在詞義色彩和用法上有些微區別的顛倒詞素的複合詞（例如“斗争”和“爭斗”、“算計”和“計算”、“生產”和“產生”），詞典里應該都列為條目。對於詞義和用法上完全相同的兩種詞素顛倒的說法，詞典應該本着促進漢語詞彙規範化的精神加以選擇。選擇的原則如下：

1) 用現在已經固定了的形式作條目，不用過去顛倒詞素的形式，例如，收“介紹”、“安慰”、“辯論”、“光榮”，不收過去的“紹介”、“慰安”、“論辯”和“榮光”。

2) 兩種詞素顛倒的說法如果在書面語和口語里都相當普遍，一般說，語義用法有區別的，詞典里應該兼收，例如，“考查”和“查考”、“離別”和“別離”、“顯明”和“明顯”、“緩和”和“和緩”。

3) 兩種詞素顛倒的說法，其一見於個別方言，另一個普遍性較大，詞典應該用後者為條目，例如，不用方言性較濃厚的“橫蠻”、“道地”、“扎掙”而用較通行的“蠻橫”、“地道”、“掙扎”。

9 詞典要盡量選收反映社會發展的新詞 尤其解放以後大量產生的新詞，但意義不明確、生搬硬造的詞，即使出現在著名的書報刊物或個別作家的作品里，都要避免選收，例如：“經練昂奮、丰奢、協幫、祝願”等。戲曲中為遷就詞的字数或單純押韻合轍而生造的詞也不要收進去，例如“觀瞧、聞听、該應”等。

10 有些古漢語遺留下來的詞，到了現在，無論在書面語或口語中都不經常出現，但在一定的場合中

又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朝覲”（教徒朝覲聖地）、“陵寢”（成吉思汗陵寢）“陛下”、“閣下”、“夫人”、“使節”等等應該收入詞典。現在實在用不着的文言詞不收，例如“璀璨”、“葳蕤”、“弱冠”、“味爽”、“天天”。當收的文言詞大致以報刊或政論公文中能用的為限，適當地從近代及“五四”以來的典范的白話文著作中補充一些。

11 方言中的詞容易為人民所了解，可以豐富普通話詞彙的，應該收入詞典，例如“垃圾”、“拆爛污”、“陌生”、“扯皮”、“胡同”。有些方言詞雖然為個別的著名作家所使用，但不容易為人民所了解，並且普通話有適當的詞可以代替的，不收，例如，“撈喀”（東北話“閒談”）、“玉菱”（山陝等地稱“玉蜀黍”）、“紅苕”（四川話“白薯”）、“血鍋巴”（陳登科《活人塘》，蘇北話“血塊”）、“猫”（周立波《暴風驟雨》“猫在那里”，東北話藏躲的意思）。

北京話是北方話的代表。由於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長期影響，它逐漸取得普通話的領導地位。除了“取燈兒”（火柴）、“洋刺子”（玻璃瓶子）、“老爺兒”（太陽）、“肉槓子”（豬肉鋪）、“忽喇巴兒的”（無端地、憑空地）、“格澀”（與人不同）已經縮小到只有北京少數人還在使用的土話以外，現代漢語詞典對於在北京話里習見於書面的方言詞應該從寬收入，在比例上要比任何其他地區方言詞多收一些。

有些非常習見於《水滸》、《西遊記》、《紅樓夢》等著名白話小說中的方言詞，例如“勞什子”、“促狹”、“恁地”等等，沒經過詳細方言調查之前很難斷定在北方方言中已經消失。為了便於幫助讀者閱讀與普通話的形成有密切歷史關係的文學名著，這些非常習見的历史性的方言詞應當破例收入詞典中。

12 北京話里的兒化詞選收的原則如下：

(1) 兒化不兒化，意義上大有分別的兩個詞，都應收入。例如小人兒：小人，信兒：信。

(2) 兒化不兒化，意義上雖相聯系，但詞類不同的兩個詞，都應收入。例如：蓋兒（名詞）：蓋（動詞），包兒（名詞）：包（動詞）、錯兒（名詞）：錯（形容詞）。

(3) 雖然沒有區別意義或詞類的作用，但北京話里必須兒化的詞，應該注明。例如：手腕兒、媳婦兒、桃兒。

(4) 可兒化可不兒化的詞，詞典里不加兒，例如：手兒、酒兒、烟兒、粉兒。

(5) 某些作品里出現的兒化詞，北京話根本不說的，不收，例如云兒、月兒、泉兒。

13 直接借入音譯的外語詞已經被現代普通話吸收的，收入詞典，例如：但書、企業、噸、邏輯、托辣斯、布尔什維克。有些音譯的外語詞，“五四”前後通用而現在改用意譯的，詞典里應該把意譯的列為條目，音譯的附在底下，例如“民主”和“德謨克拉西”、“獨裁”和“狄

克推多”、“揚奔”和“奧伏赫變”、“水泥”和“水門汀”(江浙話)“士敏土”(廣州話)。音譯、音兼意或意譯的詞有紛歧的，詞典里取普遍性較大的(例如“生產力”比“生產能力”普遍。譯得確切的(例如譯“勞動日”比譯“勞動時間”確切)列為條目，其他譯名列為附目。兩種譯名現在都通用的(例如“康拜因”和“聯合機”)，都列為條目并注明參見。

不合於漢語發展規律的外語詞，如過去“洋涇浜語”的“那模溫”(第一號)、“剛白度”(洋行買辦)，東北“協和語”的“滿員”(客滿)、“荒軋”(粗軋)、“見迴”(監工)等等，詞典里一概不收。

14 術語的選擇以它在社會上應用範圍的廣狹為標準，不以它在該科學技術部門中的重要性為標準。那些冷僻的，只有各科少數專家才知道的專門術語，本詞典一概不收。在編纂過程中，編者對於專門術語的選擇和釋義都應該聽取各科專家的意見。下面舉一些應該選收的術語作例子。

(1)選自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外交等方面的，例如：“政體、決算、通貨、仲裁、否決權、照會、國書”。

(2)選自工業、農業、林業、漁業、畜牧業、水利、交通運輸、醫藥衛生等方面的，例如：“鉋床、電力網、綠肥、稼接、母樹、水源林、漁汛、種畜、水文、攔河壩、車次、坡度、針灸、抗生素、血型”。

(3)選自天文學、氣象學、地理學、地質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方面的，例如：“行星、光年、子午綫、氣壓、海拔、盆地、冰川、礦床、微積分、短波、共鳴、白熱化、原子能、飽和、元素、宿主、溫床、變種”。

(4)選自哲學、史學、語言學、文學和艺术範圍的，例如：“一元論、世界觀、命題、演繹、編年體、通史、標準音、元音、輔音、傳奇、樂府、散曲、彈詞、單弦、旋律、道具、素描、浮雕”。

(5)選自軍事科學範圍的，例如：“橋頭堡、制高點、鹿砦、梯隊、巷戰、戰略、戰術、游擊戰、運動戰、火箭炮、氫彈”。

(6)選自體育運動範圍的，例如：“田徑賽、接力、拳擊、舉重、摔跤、水球、鐵餅、雙杠、虎伏、蝶泳、跳傘”。

15 現代漢語普通話里仍然使用的漢語歷史上最重要的術語，表明各歷史時期漢族生活和文化特征的語詞及職務名稱，敘述重要的世界歷史事實的語詞，都應該選收，例如：“玄學、清談、太學、風水、道家、科舉、八股文、扶乩、小篆、狀元、欽差、太后、保甲、公社、母權、木乃伊、武士道、軸心國”。

16 流行較廣的與宗教崇拜或宗教生活有關的名詞或術語，應該選收，例如：“菩薩、施主、住持、戒律、衣鉢、法師、活佛、道場、齋月、阿訇、古蘭經、聖經、十字架、教廷、神甫、洗禮、彌撒、聖誕節”。

17 標識着現代不同的民族首先是國內各少數民族生活特征或職務名稱的詞，應該選收，例如：“哈達、氍毹、噶廈、代本、堪布、呼拉爾、紅軍、紅場、盧布、盧比、英鎊”。

18 專名除種族、部族或民族的名稱以外，姓氏、人名、地名、山名、水名、國名、年號及書名等等，現代漢語詞典里不收。朝代名稱也不收，但概括性的時代名稱應該收入，例如“春秋、戰國、兩漢、三國、南北朝”。人名、地名中除本身具有人名、地名的意義以外還有其他意義而變為普通名詞的，也應該列為條目，例如：“諸葛亮”(例如說“三個諸葛亮”)、“華爾街”(美國財政壟斷集團的同義語)、“龍井”(通稱該地出產的茶)、“茅台”(通稱該地出產的酒)。

關於種族、部族或民族的名稱，選收的原則如下：
(1)選收比較顯著的現代種族、部族、民族名稱，例如“黑人、印第安人、哈薩克人、烏克蘭人、吉卜賽人、猶太人、蒙古人、藏族、維吾爾族、苗族、傣族、黎族、索倫、鄂倫春、塔塔爾、東鄉、么些、民家”。有礙於民族團結的舊名稱不收。(2)在中國或世界歷史上起過作用的，並且在現代史學著作中常被提到的古代種族或部族，例如“匈奴、鮮卑、女真”。

19 普通話里不同意義色彩或使用於不同文體及語法結構的同義詞(此即“近義詞”)有豐富語言的作用，應該全部收入詞典，例如：“消滅”和“歼滅”、“違抗”和“反抗”、“把握”和“掌握”、“老头兒”和“老头子”、“藥鋪”和“藥房”、“誕辰”和“生日”、“履行”和“實行”、“便”和“就”。意義色彩的用法完全相同的同義詞(即“等義詞”)應該在語言里加以規範，以消滅用詞的混亂現象，並減輕學習人的負擔。詞典編者對於等義詞當然不能憑主觀硬性規定哪些用哪些不用，但是根據語言的實際調查材料選擇普遍性較大的作為規範的詞，因勢利導，擴大影響，那是完全正確的。普遍性較大的等義詞在詞典里列為條目，使用範圍較小的等義詞列為附目。例如“教室”和“課室”、“課堂”、“講堂”是等義詞，“教室”的普遍性最大，詞典里為列條目，“課室、課堂、講堂”附在它的底下，表示推薦前者為民族共同語的標準詞，後者是備參考的等義詞(列為附目的等義詞也要收入檢詞表，以便查考)。幾個等義詞使用都相當普遍的或者一時難以判斷普遍性的大小的，應該一律列為條目，用互見法加以注解，例如“衣服”和“衣裳”，“紙烟”和“烟卷兒”、“香烟”。

20 有一些名稱後來成為縮簡的詞。假使這些縮簡詞已經在普通口語里通行並且在政論、法令文件或典範的文學作品里廣泛地應用起來了，應該收入詞典，例如“少先隊”(少年先鋒隊)、“勞衛制”(準備勞動

(轉22頁)

怎样求出方音和北京音的語音对应規律(續完)

李 荣

五 語音对应規律的用途及其使用范围

方言和北京音的对应規律在學習普通話上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見的。比如:

(13) 广州[kɑ]北京是[tɕia]。

要是广州人知道这条对应規律,結合广州北京声調对应規律(广州陰平北京也是陰平,广州陰上北京是上声,广州陰去北京是去声)就可以讀出下列例字的北京音:

| 广州音 | 例 字 | 北京音 |
|-----|----------|-------|
| ka | 加嘉枷家 | tɕia |
| 'ka | 假真假賈姓 | 'tɕia |
| ka' | 架駕假放假价嫁稼 | tɕia' |

不过我們要指出語音对应規律使用范围是有限的。我們先从規律本身看使用的范围。

有的語音对应規律比較具体,管到整个字音,可是管到的字不多。有的語音規律比較概括,管到的字多,可是只管到字音的一部分。比方說:

(14) 广州[ɛmɿ]北京是[ɛmei]。例如“梅”。

这条規律很具体,管到整个字音,可是管到的字不多,平常用的只有“梅、霉、媒、煤、枚、玫”等。

(15) 广州的[m]韵尾北京是[n]韵尾,例如“藍”广州讀[ɛlam],北京讀[ɛlan];

“林”广州讀[ɛləm],北京讀[ɛlin];“廉”广州讀[ɛlin],北京讀[ɛlian],广州有[am],[ɛm],[im]三个[m]尾韵,这条規律管到所有的[m]尾韵,管到的字很多,可是只管到韵尾。

(14)、(15) 兩条規律是确定的,有的規律是兩可的,比方說,

(16) 广州[am],[an]北京讀[an]或[ian]。广州[am],[an]兩韵逢[p],[p'],[m],[f],[t],[t'],[n],[l],[ts],[ts'],[s]十一声母北京讀[an]韵母,逢[k],[k'],[h],[ɔ]四声母北京讀[ian]韵母。例如“南”广州[ɛnam],“难”广州[ɛnan],北京都是[ɛnan];“鹹”广州[ɛham],“閑”广州[ɛhan],北京都是[ɛɣian]。

这条規律單就广州的韵母[am]或[an]說,北京音是兩可的,可以讀[an],也可以讀[ian],可是結合声母来看,分化是有条件的。所以这种規律还是确定的,不是兩可的。

(17) 广州的[im],[in]兩韵北京讀[ian]或[an],广州[im],[in]兩韵逢[p],[p'],[m],[t],[t'],[n],[l],[k],[k'],[h]十声母北京讀[ian]韵母,逢[ts],[ts'],[s],[ɔ]四声母北京讀[an]韵母。例如“添”广州[ɛtim],“天”广州[ɛtin],北京都是[ɛtian];“尖、占”广州[ɛtsim],“煎、氈”广州[ɛtsin],“尖、煎”北京[ɛtɕian],“占、氈”北京[ɛtɕan]。

从这条規律可以看出,广州[im],[in]逢[ts][ts'],[s],[ɔ]四母北京音是兩可的,究竟那个字讀[ian]韵,那个字讀[an],需要个别记忆。

各种方言和北京話的語音对应規律,总有好些地方是兩可的。比方广州的[ts],[ts'],[s],是北京的[ts],[ts'],[s],还是[tɕ],[tɕ'],[ɕ],还是[tɕ],[tɕ'],[ɕ],有好些地方不能确定。比方广州“走、酒、肘”同音,都是[tʂeu],北京“走”[tʂou],“酒”[tʂiou],“肘”[tʂou]。極端的例子就是方言的陰入北京讀陰陽上去哪一声說不出規律。这是对規律使用范围的第一种限制。

有些規律有个别的例外,这是对規律使用范围的第二种限制。比方上海陽入[d]声母字北京照例讀陽平[t]声母字,例如“敌”上海[diʔ₂],北京[ɛti],可是上海“踏”和“特”都讀[dəʔ₂],北京“踏”[t'a'],“特”[t'ɕ'],都是去声[t']声母字。这种例外有时候可以从古音或其他方言上找到解釋。“踏”字广韵是透母字,北京讀[t'a']去声是从透母入声来的。“踏”字集韵还有“定”母一讀,上海讀[dəʔ₂]陽入是从定母入声来的,广州“踏”讀[tap₂]陽入也是从定母入声来的,所以“踏”字在上海和北京的对应規律中成为例外是有緣故的,因为来历不同。“特”字在广韵和集韵都是定母字,上海讀[dəʔ₂]陽入,广州讀[tuk₂]陽入,都是从定母来的。定母入声北京照例讀[t]母陽平,北京“特”讀[t'ɕ']去声就語音演变說是例外,就上海与北京語音对应說也是例外。就學習的人說,对应規律的例外無論有沒有滿意的解釋,总是需要个别记忆的。

語音对应規律只适用于各方言公用的字,要是各方言間用字不同,就無所謂語音对应規律了。比方說,广州說“我哋”[ɛŋtɕei²],北京說“我們”[ɛuo·mən];

(轉30頁)

我們有决心做普通話的宣傳員

侯 宝 林

現代漢語规范化運動是促進漢民族語言的統一和實現漢字拼音化必經的道路。用拼音文字來記錄規範化了的語言不單可以促進我們民族的團結，而且可以使國際朋友容易學習我們的語言文字，這對於加強國際間的合作也有好處。在使用拼音文字以前，必須有統一的語言，就是民族共同語。我們的國家因為地大人多，又因為舊社會的經濟落后，交通不便，長時期封建割據，所以方言很多，區別很大。現在我們的國家空前地統一了，全國人民迫切需要有統一的語言來交流思想、調整工作，這就首先得把語言加以規範，因此，我衷心贊成推廣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

有人認為普通話就是北京話，其實不是這樣。“你這人‘推’好啦！”這是北京話。要說“你這人真好哇！”這就是普通話。買菜、買水果時說：“‘賃’斤買‘多兒’錢？”這是北京話。“‘論’斤買‘多少’錢？”這就是普通話。還有，“和”讀成“鐸”、“害”；“我和他”，“他和我”，說成“我‘鐸’他”，“他‘害’我”。“在”讀成“挨”，說成“跟”：“你爸爸‘跟’家里嗎？”“我爸爸‘挨’家里呢。”這類話不是我們要推廣的普通話，這是北京話的特殊方音和方言詞。我們要傳播和推廣的不是北京話的特殊方音和特別的詞，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我們在推廣普通話的時候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弄清楚。

相聲的方言色彩是最濃厚的，但是現在我們相聲台詞有很多詞兒不見了。例如：老爺兒（太陽）、洋拉子（玻璃瓶子）、油毛窩（雨鞋）洋取燈（火柴）、羊肉床子（牛羊肉店）、肉憤（豬肉店）、軋根兒、地根兒、撒鴨子、遮溜子、照影子、熬楞縫兒、麻利兒的、抖机灵兒、窩囊肺、沒落子、机灵變兒、眼力見兒、不合窖性。因為這樣的詞廣大的人民接受不了，人家聽了不懂，所以我們就來了個“自發的規範”。

記得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曾有人談到方言戲和曲藝的問題，認為和漢語規範化有矛盾。我個人的不成熟的意見是：推廣普通話，並不是馬上消滅方言，當然也不是消滅方言戲和方言曲藝。方言戲、方言曲藝還可以有充分的發展自由，不是沒有廣闊的前途。當然，發展地方戲、地方曲藝，並不是為了巩固方言，而是為了逐漸發展它在語言方面服從規範化了的

民族共同語。在語音上、語法上、詞彙上，都是這樣。過去有很多的人已經朝着這個方向做了不少的“自發的規範”的工作。例如，已故的唱河南墜子的名藝人喬清秀，到處受歡迎，因為她唱的河南墜子里，河南的特殊方言並不太重，觀眾聽得懂。並沒有誰強迫她那樣唱，她是自願的，現在很多人都學她的唱法。現在山東琴書和上海評彈也有不少演員用普通話來表演，觀眾很喜欢聽。我想地方戲也有這樣的可能。我在天津，聽天津市越劇團演唱，無論什麼戲我都能聽懂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詞兒。華東越劇團在北京表演，我聽了也是這樣。可是我到上海看越劇，就大部分詞兒聽不懂了。我問上海朋友，他說“這是紹興方言，到北方去的劇團多用紹興官話。”這不單是越劇，滇戲的栗誠之、豫戲的常香玉、評戲的李再雯（小白玉霜），他們演的都是地方戲，可是全國各地的人都能聽得懂，聽得懂的原因就是由於這些位名演員都發展了地方戲，使地方戲在藝術上提高了，更重要的是他們把地方戲舞台語言的特殊性轉變為共同性了，特別是字音有了變化，逐漸向普通話靠攏（這當然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希望名演員和戲曲專家們，今後要更加努力擔任起這一個光榮的政治任務。我更希望曲藝界同志在語言學家不斷的幫助下，以實際行動擁護漢語的規範化運動。我也提出保證，一定要作一個勇敢的、有決心的普通話的宣傳員。

簡化漢字表(95字)

| | | | | | |
|------|------|------|------|------|------|
| 摆[擺] | 宁[寧] | 夸[誇] | 竞[競] | 乡[鄉] | 甯[甯] |
| 笔[筆] | 农[農] | 亏[虧] | 惧[懼] | 寻[尋] | 肃[肅] |
| 苹[蘋] | 来[來] | 扩[擴] | 壳[殼] | 赵[趙] | 岁[歲] |
| 买[買] | 历[曆] | 矿[礦] | 窃[竊] | 郑[鄭] | 艺[藝] |
| 卖[賣] | 隶[隸] | 汉[漢] | 签[簽] | 齿[齒] | 亿[億] |
| 麦[麥] | 疗[療] | 华[華] | 亲[親] | 产[產] | 忆[憶] |
| 灭[滅] | 辽[遼] | 获[獲] | 庆[慶] | 础[礎] | 谷[穀] |
| 亩[畝] | 临[臨] | 积[積] | 穷[窮] | 适[適] | 艳[艷] |
| 飞[飛] | 龄[齡] | 阶[階] | 戏[戲] | 杀[殺] | 严[嚴] |
| 矾[礬] | 录[錄] | 节[節] | 吓[嚇] | 兽[獸] | 隐[隱] |
| 粪[糞] | 陆[陸] | 监[監] | 写[寫] | 审[審] | 稳[穩] |
| 导[導] | 龙[龍] | 茧[繭] | 肋[脅] | 胜[勝] | 誉[譽] |
| 邓[鄧] | 虑[慮] | 紧[緊] | 显[顯] | 术[術] | 园[園] |
| 队[隊] | 国[國] | 仅[僅] | 宪[憲] | 树[樹] | 佣[傭] |
| 吨[噸] | 龟[龜] | 进[進] | 县[縣] | 抗[擾] | 踊[踴] |
| 厅[廳] | 广[廣] | 惊[驚] | 悬[懸] | 杂[雜] | |

博聞強記的郭璞

——中国語言学史話之二——

周因夢

从曹丕篡汉那年(公元220)算起,到东晋的最后一个皇帝司馬德文被刘裕逼下帝位那年(420)为止,这中间整整20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謂魏、晋时代。^①

一提起魏、晋时代,叫人立刻想起的是:一再分合的政治局面;杀人如麻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声势显赫的王、謝大族;老、庄的“玄風”,“竹林七賢”,“清談”,酒;千千万万受尽了顛沛流离和欺凌剝削的痛苦的老百姓。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極端激化的惊心动魄的一个时代。

魯迅在他的《魏、晋風度及文章与酒及藥之关系》^②里曾經簡要而生動地描繪了这个时代的政治状态和一般名士的精神生活。

我們要談到的郭璞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位名士。他生于公元276年(西晋咸寧2年),324年(东晋太寧2年)被軍閥王敦杀害,在世共49年。他经历了魏、晋时代最动荡最不安定的一段岁月。

在《晋書》里,郭璞是和葛洪放在同一个“列傳”里的。^③葛洪是个很奇特的人物,他既是極力崇奉孔、孟学說的儒者,又是道士似的官僚,講求燒丹煉汞、服食長生这一套方术。他的《抱朴子》充分地表現了他这种双重人格。郭璞也是个很特异的人,《晋書》本傳主要地記載了他替人家占命卜卦之类的許多事迹,把他当作一个很神秘的預言家来描写,說是汉代有名的占卜术士京房、管輅兩人的本領也不能超过他。郭璞的著述中也有許多是專談陰陽、卜筮和風水的。^④当然,后人不是因为郭璞是个非常神秘的占卜术士才看重他,而是因为他是個博聞強記的詩人、学者。他的辞賦和詩篇被一致推許为东晋初年的第一名。^⑤他辛勤地为下列这些古代的重要典籍作了注解:《尔雅》、《方言》、《山海經》、《穆天子傳》、《三蒼》、《楚辭》;还注解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上林賦》。他虽然没有把他淵博的知識和精辟的見解集中成为几部專書,但是他的这些古書的注解給中国文献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尔雅》《方言》兩書的注解尤其对詞彙学和方言学具有重大的意义。

魏晋是所謂“玄風独盛”的时代,尤其是晋代。“玄風”指的是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言論行为;其实發展到后来,有些地方就和服食求仙的道士气很难分得清楚了,因为道教也是假借老、庄的某些說法做幌子的。

这种“玄風”和道士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映在魏、晋士大夫的生活言談中,也反映到他們的詩篇文章里。所以从整个魏晋时代的風尚看来,郭璞的道士气是容易理解,不足为怪的。比起同时代的那些放言高論的名士或“溺乎玄風”的詩人来,郭璞的博学多才与平易切实倒是很特殊,很突出的。

他原来家住河东聞喜(今山西省聞喜县)。在“五胡乱華”的迹象剛剛透露的时候,郭璞就很敏感地看到了“黔黎將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⑥(百姓將淪陷于异族,故乡將成为外人的領土。),他于是暗地里結集了几十家亲戚朋友,往东南方逃难。輾轉来到廬江。这时,長江和淮河流域一帶还非常平靜,但是郭璞劝廬江太守赶快往江南跑,太守不信那里会有什么兵乱,郭璞只好自己渡江了。过了几十天,果然廬江陷落了。郭璞的这些預言据《晋書》本傳都說是占卦得来的,正如他后来的許多預言一样。其实很容易設想:魏、晋的统治者曹家和司馬氏以及一般的軍閥、官僚都是以刻薄殘忍著名的,那是个“动辄得咎”、是非很多的时代,許多文人都因为得罪了这般的軍閥官僚被杀了,早一点的有孔融、弥衡等人,过后有嵇康、張華、潘岳、陆机、陆云、刘琨。像阮籍,就只好有时裝胡塗,尽力做到不談論这般的軍閥官僚的是非,或整天以酒来掩盖他的憤慨,虽然有人劝司馬懿好几次想把他杀掉也找不到借口,阮籍好不容易才得到个“善終”。《晋書》郭璞本傳說他“博学有高才,而訥于言論”,大約郭璞也采取了与阮籍类似的处世办法,即諸葛亮所說的“苟全性命于乱世”,所以才“訥于言論”。如果碰到非表示意見不可的时候,就巧妙地利用占卦的方法表示一下。他是多見

① 魏、晋时代可以把曹操当权的年代也算进去,这里的算法只是按照历史年表說的。

② 見《而已集》。

③ 見《晋書》卷72,列傳42。

④ 这种書有《葬書》一卷(大約不是原書,出于后人伪造);《易洞林》一卷;《玄經》一卷;《玉照定真經》一卷。这些書多半已殘缺不全,清人分別收入各种叢書中。

⑤ 見《晋書》本傳;《文心雕龙》的《才略》《明詩》等篇;鍾嶸《詩品》上、中。

⑥ 見《晋書》本傳。

博聞的，机智而敏感的，所以能預見到許多重大事件的發展；他又喜歡占卜，所以人家把他看得很神秘，許多离奇的傳說都傳會到他身上去了。我們從現存的郭璞的几篇奏疏里看到他并不是不關心世事的書獃子或遊方道人，他對當時混亂的政局和人民的痛苦時常懷着不安的心情，希望有所改進。過江以後，他往來長江中下游一帶，似乎在暨陽（今江蘇江陰附近）的時候最多，那里靠近東晉的都城建康（南京）^①，他在朝廷做過几任官，東晉的重臣王導和元帝司馬睿對他的政見相當重視。

王敦是野心勃勃的一個軍閥，他第一次造反，皇帝雖沒當上，却贏得個丞相的職位。第二次造反前，要郭璞替他卜一卦。郭璞說：“卦凶，不會成功。”王敦聽了已經不高興，又叫郭璞卜壽命。郭璞說：“您要起事的話，不久必死；假若回駐武昌，壽命長得很。”王敦大怒，說：“你自己呢？”郭璞看出了王敦決心要殺他，說：“命盡今日！”郭璞就這樣被王敦殺害了，而王敦果然也在當年失敗而死。^②王敦死後，朝廷追封郭璞為“宏農太守”。

無論郭璞怎樣机智，怎樣善于用些陰陽五行的話來裝飾他的議論，處在政治矛盾的夾縫里，他到底像嵇康等人一樣作了時代的犧牲。

郭璞留給後代的文化遺產是豐富的，最主要的是對於古籍的整理和注解。^③他注解的古書大致可分為兩類：《楚辭》《山海經》《穆天子傳》是一類。这几部書的共同特点是，充滿了古代詩人和學者對於历史和世界的奇思妙想，里面有廣博的實際知識和可喜的神話以及豐富的關於草、木、鳥、獸、虫、魚的名称和描寫（例如《山海經》所舉的動植物就有400多種）。《爾雅》《方言》《三蒼》是另一類。这几部書是中國古代語詞的寶庫，是漢語發展史上的里程碑。至於《子虛》《上林》兩篇漢賦則是介乎這兩類之間的东西；漢賦“鋪張揚厲”的風格接近《楚辭》，它堆砌的詞藻又類似字書。總起來看，郭璞所注解的全部典籍有一個共同的特点，這就是，它們包含着關於動物、植物、（少量的礦物）器物、地理風土等等方面的廣博知識，包含着有關這些知識的大量語詞。所以，這些原著和郭璞的注解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對我們的語言史和語言學史發生作用，而我們現在只着重地介紹郭璞注解《爾雅》和《方言》這兩部書對於中國語言學史的貢獻。

《爾雅》這部書產生的時代和作者說法不一，大體說來，它決不是一個人作的，多半是西漢初年的儒家經師們講授儒家經典的雜記，因為這部書具有解釋先秦典籍中字義的作用，所以受到重視，後來也列為儒家的經典之一。在郭璞以前，注《爾雅》的已有十余家。^④郭璞感到注得還不够詳細，而且說法不一，又有誤注或漏注的地方。他是自小就研究這部書的，於是“綴集異

聞，會粹（會聚）旧說；考方國之語，采諺俗之志。”^⑤對旧日的注解做一番改正、選擇工作，旧注還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給疏通證明，又加上許多他自己的新注。郭璞還作了一部《爾雅音圖》，音是用來確定某個字在某一個意義上的讀音，圖是用來說明實物的形態，幫助對注解的了解。他還為每幅圖作了一首“讀”。^⑥郭璞對《爾雅》是經過這樣的一番辛勤的勞力的。自他的注出來之後，旧日十余家的注都慢慢失去作用以至消失了，後來談《爾雅》的人也只能在他所注的基礎上補充或發揮。

《方言》這書的作者、性質和價值我們上次已詳細介紹過了。^⑦我們說過，楊雄以後一直到清朝末年，几乎兩千年間，真正了解楊雄的《方言》的，只有郭璞一個人！郭璞之前沒有人替《方言》作過注。他說“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可見他對《爾雅》和《方言》是同時進行鑽研的，郭璞這兩部書的注也是互相証發的。

《爾雅》主要是為了通“訓詁之指歸”，為了解釋先秦典籍的語詞用的；而《方言》主要是為了“考九服之逸言”，是西漢方言語詞的忠實記錄。這是這兩部書本質上的不同。但是這兩部書在體例上是近似的：《爾雅》是“總絕代之离詞，辨同實而殊號。”而《方言》也是“类离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⑧都是比較詞彙式的著述。所以，郭璞給這兩部書作注，在方法上或作用上有共同的方面；由於這兩部書的性質不同，當然也有不同的方面。

先談共同的方面：

（1）以晉代的口語詞解釋古代的語詞。這是郭注最突出的一方面，也是在方法上最受重視的創見。這一類注在兩部書的草、木、鳥、獸、虫、魚和器物名下面最豐富，在旁的地方也并不算少。郭璞所引用的晉代

① 郭璞是南渡的中流士族，這些中流士族那時大都住在都城附近的晉陵、京口（今鎮江以至常州一帶）等地，參看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6年第1期。

② 郭璞被殺害這件事，明朝無名氏的戲曲《運甓記》里有描寫，收在《六十種曲》。記得近人也寫過一篇叫做《郭璞之死》的小說，作者及出處待查。

③ 關於郭璞的詩、賦等方面的著作，可查看明朝張溥編的《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里的《郭宏農集》，或清朝嚴可均編的《全上古三代漢魏六朝文》卷121的《全晉文》。

④ 參考郭璞《爾雅序》，清朝謝啟昆《小學考》或胡元玉《雅學考》。

⑤ 見《爾雅》序。

⑥ 郭璞《爾雅圖贊》久已散失，清嚴可均有輯佚，叶德輝《觀古堂彙刻書》第1集收入。

⑦ 見本刊1956年5月号。

⑧ 本段引文皆見《爾雅》序和《方言》序。

語詞有的是當時通行的，有的是某地方言，有的是流行面較廣的方言。

a、晉代通行的詞，例如：

鴈鳩，鴈鳩。 注：今之布谷也。（釋鳥）

朕、余、躬，身也。 注：今人亦自呼為身。（釋詁）

亏……毀也。 注：亏，通語耳。（釋詁）

猷、肯，可也。 注……肯，今通言。（釋言）——以上《爾雅》

釗、薄、勉也。……薄努，猶勉努也。 注：如今人言努力也。（卷2）

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梗。 注：今云梗榆。（卷3）

娥、……好也……趙魏燕代之間曰姝。 注：音朱，亦四方通語。（卷1）

車枸萋……南楚之外謂之篷。 注：今亦通呼蓬。（卷9）——以上《方言》

凡是明指“通言”“通語”“通呼”為某的，自然是晉代沒有方言限制的詞。標出“今人言”某，沒有特指是方言的，也該是晉代的“通語”。還有一些注，沒有指出是某地方言或“通語”，却也不是從某個典籍里引証的詞，只說“即某”，例如：

蒙，王女。 注：蒙，即唐也，女蘿別名。（《爾雅》釋草）

缶謂之甌。 注：即盆也，音偶。（《方言》卷5）

這一類的注非常多，“唐”、“女蘿”、“盆”等等詞可以不可以認為也是晉代的“通語”呢？我想，是可以的。這一類的詞是和原文來源不同的同義詞，是晉代人人都知道的，習用的，所以拿來作注。

b、晉代某地方言詞。例如：

蛄蟊，强蟊。 注：今米谷中小黑蠶虫是也，建平人呼為蟊子。（釋虫）

濟謂之霽。 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釋詁）

——以上《爾雅》

籠，南楚、江、沔之間謂之筲。 注：今零陵人呼籠為筲，音彭。（卷13）

拌，弃也；楚凡揮弃物謂之拌，或謂之敲。 注：今汝、潁間語亦然。（卷10）——以上《方言》

這些方言詞是通行區域比較窄的，數量上比下列性質的方言為少。

c、晉代通行區域較廣的方言。例如：

剂、翦，齊也。 注：南方人呼翦刀為剂刀。（釋詁）

迁、运，徙也。 注：今江東通言迁徙。（釋詁）——以上《爾雅》

娥、嬖，好也……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嬖。 注：今關西人亦呼好為嬖。（卷1）

扇，自關而東謂之箠。 注：今江東亦通名扇為箠。（卷5）——以上《方言》

郭注《爾雅》《方言》兩書所引的區域性較大的方言

經常稱舉的有“荆楚”（或稱楚），“關西”，“河北”，“齊”（或東齊），“江南”，①“江東”等，可見郭璞認為這是晉方言區域的一些輪廓。其中舉得最多的，是“江東”方言，兩書合計約170處。“江東”就是大江下游南岸一帶，即東晉主要的根據地，也就是郭璞和許許多多北方士族以及一部分平民南渡後“僑寓”的地區。江東原來是三國時孫吳的故土，到晉代仍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有它的特殊地位，方言也自成一區，即所謂“吳語”。晉室南渡以後，北方來的統治者在經濟利益上和政治地位上總難免和原來江東的士族發生一些矛盾，但是東晉必得依靠江東才可以偏安下去。因此，王導等人為了調和階級內部的矛盾，不得不对東吳士族採取多方面的妥協政策。②以至於在語言使用方面，北方士族與江東士族交接時，也只好學着說“吳語”，久了就成了所謂“共重吳聲”的一種風氣。③郭璞注《爾雅》《方言》兩書不知在什麼年代開始的，但是看他引用那麼多的江東方言，可見在渡江以後才完稿。江東方言對南渡的人說來是新鮮的，也是許多人在努力學習的，所以郭璞對這種方言特別敏感，取材特別多。

上面談了郭璞引用晉代的口語詞作注的特點。至於這些晉代語詞和被注語詞之間有些怎樣的關係，從這些關係中看出漢語詞彙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有哪些演變的痕迹，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要說到。

(2)刻劃描寫，注重實証。郭璞是精通前人的“傳注之學”的人，他書本上的知識非常廣博。單從他在《爾雅》注里所引証的典籍看來，就將近50種。本傳稱他“好經術，博學有高才，好古文奇字。”是一點也沒有誇張的。但是郭璞也並不是光從書本上去找知識的人，他還很留心現實的事事物物。他這種現實主義的精神表現在他的注里的，是對於事物的刻劃描寫，注意實証，尤其是對於動植物特別留心。例如：

蜼，印鼻而長尾。 注：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纒，尾末有歧，鼻露向上，兩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爾雅》釋獸）

螳蜋謂之髦。 注：有斧虫也，江東呼為石螳。（《方言》卷11）

這種注解能夠抓住事物的特點，很接近於現在辭典學的釋義方面某些的要求。這一類注里當然也難免有極少數成分是來源於神話似的傳說，但從整個看來，郭璞這一類注是很精確，很動人的。他在《爾雅序》里

① 郭璞所稱的“江南”大約是指長江中部南岸一帶，與“江東”涵義不同。

② 參看《晉書》王導傳；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嶺南學報》9卷1期。

③ 參看《世說新語》的言語篇、排調篇等。

說：“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于《爾雅》。”可見他對“博物不惑”這一意義非常看重。清朝郝懿行的《爾雅義疏》，很能發揮郭璞的這種精神。

(3)《爾雅》《方言》原來沒有講得清楚的，郭璞注使它明確起來。①例如《爾雅》：“疆、界、邊、衛、圉，垂也。”為什麼這許多詞都解釋為“垂”(陲)呢？郭注：“疆場、境界、邊旁、營衛、守圉，皆在外垂也。”這就明白了。《方言》：“生而聾，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聾。”郭注：“言無所聞常聾耳也。”也就叫人知道所以然了。

還有些詞，《爾雅》《方言》原來的解釋太廣泛了，郭璞就給他一個限制性的解釋，使它的意義明確起來。例如《爾雅》：“委委，佗佗，美也。”美的意義是廣泛的，到底指什麼美呢？郭注：“皆佳麗美艷之貌”，這就有個範圍了。《方言》卷10：“譴，過也。”單獨說“過”是容易引起歧義的，郭注：“謂罪過也，音噴，亦音適，罪罰也。”也就明確多了。

郭璞對這兩部記載古代漢語的重要著作疏通證明的功勞很大。有了他的注，許多隱晦不明的詞才有了確當的涵義，才成為能讀懂能利用的書。仔細分析起來，郭注的條例也和這兩部書本身的條例一樣，非常嚴格細密。底下再舉兩條：

(4)《爾雅》《方言》里有許許多多的單音詞，這些單音詞的意義在先秦的文獻里或在楊雄的時代也許是比較明確的，單純的，但是後來慢慢產生了歧義。為了確定涵義，這些歧義就進一步分化為雙音詞，正好像現代漢語中許多雙音詞的來由一樣。郭璞充分利用了這種語言發展的趨勢，用了許許多多雙音的同義詞來注解原書的單音詞。例如：《爾雅》：“苞、蕪、茂，丰也。”注：“苞叢、繁蕪，皆丰盛。”；“展，適也。”注：“得自申展，皆適意。”《方言》：“渾，盛也。”注：“們渾，肥滿也。”；“賦、與，操也。”注：“謂操持也。”從某些文獻來看（例如《世說新語》），漢、魏、六朝似乎是雙音詞發展很快的時期。這些雙音詞里头也許有些是出于文人硬造，是為了寫文章調協音節用的，②有的用慣了也就可能成為口語。但是硬造的也好，不是硬造的也好，總起來都反映了漢語的新趨勢，新現象。郭璞在他的注里把這些現象充分體現出來了。

(5)郭注有許多地方說明是“語轉”，意思是說，某些詞表面上雖寫成不同的文字，然而從這些文字所代表的聲音說來，都是一個來源，不過在聲音上略有不同罷了。例如：《爾雅》：“邛、吾、台……我也。”注：“邛，猶狹也，語之轉耳。”《方言》：“蠅，東齊謂之羊。”注：“此亦轉語耳。今江東人呼‘羊’聲如‘蠅’。凡此之類，皆不宜別立名也。”郭璞的意思是說，假若聲音稍微有點變，就寫成另一個詞，是不好的，因為容易引

起誤會。這些地方看出郭璞能夠不為文字所拘束，從語音上去考察語詞相互間的關係。這精神也是與楊雄一致的。

以上我們談了五方面郭璞注《爾雅》《方言》在方法上或精神上共同的特點。這些特點也就是郭璞不同于他以前的傳注家的地方，尤其在充分利用活語言方面。比起漢儒解經繁瑣的風氣來，郭璞的注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簡明扼要，一點也不覺得羅嗦難懂。他覺得沒有注解就能懂的，就不注。這就是他在《爾雅》序里所說的：“其所易了，闕而不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就不強作解釋，只在注里說明“未詳”。

至于《爾雅》和《方言》兩書的注解在方法上有哪些不同呢？不同是有一些的。例如《爾雅》多引用古方言作注，而《方言》注很少引用；《爾雅》注對舊注多所勘正，而《方言》因為沒有舊注，也就沒有這個問題；《爾雅》注比較詳盡，引用了近五十種古書，而《方言》注則比較簡略，很少引經據典。這些都是分別，但是這裡只提出最主要的一點來說：

《爾雅》所注的音是專為他自己的注文作的，不是為本文作的；而《方言》注音有的只是為本文作，有的也兼為注作。這個分別是王國維發現的，③是研究這兩部書重要的關鍵之一。例如《爾雅》：“慘、怙，恃也。”注：“今江東呼母為慘，音‘是’”；“暴雨謂之慘。”注：“今江東人呼夏日暴雨為涑雨，音東西之東。”郭璞的意思等于說：“江東管母親叫‘是’，管夏天的暴雨叫‘東雨’。原來‘是’相當于古代語言的‘慘’字，‘東雨’相當于古代的‘涑雨’。‘慘’‘涑’本來各有自己的讀音，不音‘是’和‘東’，我不過拿來標寫當前口語里意義上相當的詞罷了。”所以從郭璞所注的這些音里，可以看出同一個詞古今的音變。可是郭璞《方言》注所注的音的作用就有些不同：有的所音的字注里沒有只見于《方言》本文的，當然是為本文作而不是為注作。反過來，所音的字不見于本文而只見于注，也當然是為注作的而不是為本文作的。這些不必舉例自然明白。問題在于所音的字本文和注里都有，而音是在所引的晉代語詞下面。那麼，這音是兼為注作而不只是為本文作。例如：“好，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媯。”注：“今關西人呼好為媯，莫交反。”這個“莫交反”的音，實際上是音晉代關西的語音，而漢代關東的語音也可從這裡推測上去。因為，晉代這個詞只有音無字，而漢代有这么一個“媯”字却不知道該唸什麼音。郭璞就從意義上把這兩方面串通

① 參看周祖謨《方言校箋》自序。

② 參看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的《麗辭》《練字》等篇，1929年文化學社印行。

③ 見《書爾雅郭注后》，《書郭注方言后》，《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觀堂集林》卷5，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起来。这是同《尔雅》音的方法类似而又有点兒不同的。郭璞《方言》的注音使许许多多原来不知道讀什么音的字根据晋代的語音标出音来,这是一个大大的功劳。

我們讀郭璞這兩書的注,这方面的分別最需要搞清楚。

最后談一談晋代方言和古代方言的相互关系,从这些关系中我們看到汉语有哪些演变的痕迹。这一点是專就《方言》注來說的。^①

楊雄和郭璞的时代相隔 200 多年,这期间,中国变乱相繼,改朝换代了好几次,居民大規模地一再迁徙。^② 这些历史上的原因使汉语的情况起了許多变化,从《方言》注和本文的关系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列情况:

(1) 西汉某地方言詞到了晋代有些已發展成为“通語”,例如:“好,赵、魏、燕、代之間曰姝。”注:“昌朱反,亦四方通語。”“守宮,南楚謂之蛇医。”注:“今所在通名蛇医耳。”这种注非常多。

(2) 西汉某地方言詞到了晋代是另一地方的話。例如:“平原謂啼極無声謂之唳。”注:“唳音亮,今关西語亦然。”“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或謂之壯。”注:“今淮南人亦呼壯。”对这些地方我們可以有兩方面的了解:第一,在西汉时这些地帶本来也有这个說法,只是楊雄沒有調查得到。第二,这些地帶的这些說法确实是楊雄以后才有的,从別的地方挪过来的。

(3) 晋代的某个詞虽然和西汉的相同,但是意义上

有区别。例如:“茹,食也。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注:“今俗呼能粗食者为茹。”“擘,楚謂之紉。”注:“今以綫貫針为紉。”这些地方也許汉代的某个詞到晋代語义上已發生变化;或者这个詞在各方言中意义上本来就有出入,楊雄当时只記了一个涵义,而現在郭璞又發現了另一个稍有区别的涵义。

(4) 注里所說的某些詞,《方言》里原来沒有,这些詞,也許是汉以后产生的新詞,也許是西汉已經有,而楊雄沒有机会碰到,就沒有記。例如:“燕齐之間,养馬者謂之娠。”注:“今之‘溫厚’也。”“蜻蛉謂之蜺蛉。”注:“六足四翼虫也,音灵。江东名为狐黎,淮南人呼蜺蛉,蜺音康,蛉音伊。”

从这些关系我們看到郭璞一方面承繼了楊雄的精神,他的《方言》注等于《方言》的續篇,从多方面扩充了原書的内容,原書和郭注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另一方面他反映了汉语詞彙历史演变的許多痕迹。王国維說:“讀子云書(楊雄的‘字’)可知汉时方言;讀景純(郭璞的‘字’)注并可知晋时方言。張伯松謂《方言》为悬之日月不刊之書,景純之注亦略近之矣。”这話是深切了解郭璞的。

① 參看王国維《書郭注方言后二》,出处同上注 3。

② 參看《后汉書》董卓傳,《三国志》魏志,武帝紀,《晋書》王导傳等史料。

編者的話

怎样在語言科学研究中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是語言工作者目前最关心的一个問題。据我們了解,大家对这方針的理解不見得完全相同。比如說,怎样才是“爭鳴”而不是“乱鳴”? 哪些是“爭鳴”的問題而哪些不是?“爭鳴”对于推动学术工作的作用該怎样的估計? 类似这样的問題都是很重要的。我們觉得应当首先請大家在原則上說說自己的意見,这样才可以互相啓發,以便今后在刊物上更好地展开学术討論,把这个方針順利地貫徹到語言科学中去。所以,这期發表了一部分語言工作者对这个問題的意見,下期还要發表一些。

本刊因为回答許多讀者对于語音知識的要求,这几期登載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比較多,就难免相对地减少了別的方面的文章,另外一部分讀者又感到不滿。今后我們想尽力平衡一下,同时也想把本刊的任务弄得更明确些。文字改革出版社將在八月中出版《拼音》月刊,关于討論《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和傳播一般拼音知識的稿件,本刊今后就可以在分工的原則下少登一些,以便勻出較多的篇幅登載其他方面的文章。

自从學習普通話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之后,我們陸續收到許多談某地方音和北京語音对应关系的稿件。这些稿件反映了學習普通話的高潮,記下了許許多多寶貴的方言資料。但是本刊只能选登一些在方音内容上或处理方法上比較有代表性的,还有許多存在編輯部。我們正在同有关方面商量,分別作出适当处理。

《中国語言学史話》是本刊特地組織的連載文章,目的在于介紹我国語言学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作品,隔期登出一篇,登出的次序不一定按照所談人物或作品在历史上出現的先后。对于本刊說来,这是个新的嘗試,希望讀者們多提意見。

傣 仂 語 情 况 介 紹

刀 世 勳

傣族是我国云南边疆上人口較多的一个民族。自称为“傣”(讀如“岱”—[tǎi]),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的南部和西部。現在已經成立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在自治州以外,还有三十几县有傣族。云南境內的傣族一共有五十多万人。在鄰近云南的緬甸、泰国、越南和寮国境內和我国傣族同名称而語言也非常接近的,估計有一百五十万人。因此,自称为“傣”的国内外共有二百万人。这并不包括泰国的主体民族,他們自称为“泰”[thai],从語音对应規律上看,自称为“傣”和自称为“泰”的人原来是用統一的名稱,現在用不同的名稱是語音分化的結果。

傣語是汉藏語系汉傣語族傣僮語支的一种語言。在我国境內的傣族有傣仂文、傣哪文、傣緬文、金平傣文和新平傣文等五种文字,使用在不同的地区。在这五种文字中比較通用的只有傣仂文和傣哪文,这两种文字都已經成为自治州执行职务的文字。傣緬文和金平傣文不大通行,新平傣文懂的人更少。

我国傣語据初步調查研究的結果只有两种方言:一种是傣仂方言,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勐連傣族、拉祜族、卡瓦族自治

县,使用金平傣文的傣族所說的話属于这种方言。一种是傣哪方言,分布在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和景谷、双江、耿馬、鎮康、昌宁、源滄…等县,使用傣緬文和新平傣文的傣族所說的話大致上是属于这一种方言。这两种方言在語音、語法和詞彙上都有差別。

現在仅就傣仂方言的中心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允景洪的方音的一般情况,分語音、語法两个方面略作介紹如下:

語音方面

在这方面曾有專文系統地介紹过了,^①因此,在这里只作語音特点的簡單介紹。

(1) 輔音: 傣仂語有二十个輔音音位。可是在傣仂文里因为是用兩組字母和两个声調符号来共同表示六个声調,因此,在同一个音位上有用不同的字母形式来表示。在未改进前的傣仂文有五十六个字母,現在根据現代語言的需要作了改进,有些在表示音位上用不着的字母,已經删去不用。但字母的形式和体系基本上是按照本民族的習慣,仍然將字母分为高低兩組和两个声調符号共同来表示六个声調和二十个輔音音位。現列表并將輔音特点說明于后:

輔音音位和字母对照表

| 輔音音位 | p | ph | b | m | f | v | t | th | d | n | l | ts | s | j | k | kʷ | x | xʷ | ŋ | h | |
|------|---|----|---|---|---|---|---|----|---|---|---|----|---|----|---|----|---|----|---|---|---|
| 輔音符号 | ṕ | ṕh | ḃ | ṁ | ḟ | ṽ | ṭ | ṭh | ḍ | ṇ | ḷ | ṭṣ | ṣ | ṣ̣ | ṁ | ḡ | ḡ | ḡ | ḡ | ḡ | ḡ |
| 高組 | ṕ | ṕh | ḃ | ṁ | ḟ | ṽ | ṭ | ṭh | ḍ | ṇ | ḷ | ṭṣ | ṣ | ṣ̣ | ṁ | ḡ | ḡ | ḡ | ḡ | ḡ | ḡ |
| 低組 | ṑ | ṑh | ḅ | ṁ | ḟ | ṽ | ṭ | ṭh | ḍ | ṇ | ḷ | ṭṣ | ṣ | ṣ̣ | ṁ | ḡ | ḡ | ḡ | ḡ | ḡ | ḡ |

① 本文在語音方面主要根据傅懋勳、刀世勳、童璋、刀忠强的《云南西双版纳允景洪傣語的音位系統》，載在《科学通报》1955年9月号。語法方面也有些是根据大家研究的結果,特此声明。

1) 从辅音音位和字母对照表里可看出傣仂语保存有唇音和齿尖音的 p 和 b、t 和 d 的清浊的对立。舌后音则只有清音 k，没有浊音 g。

2) kv 和 xv 在过去的字母表里没有表示这两个音位，而把它看作 u 介音，现在把 kv 和 xv 看作独立的音位的理由是：介音 u 只有出现在 k 和 x 的后边，另方面傣仂语的韵母复杂，如果把它看作介音跟所有的韵母结合在一块，不但会增加学习的负担，而且也

不必要，所以把它看作音位来处理。

3) 在对照表里未标明音位的两个字母，在发音上是发元音 a，在拼写是用作韵母单独出现时的字底，所以没有把它看作音位。在学习傣仂文的时候也只需记住它的用途就行了。

4) 全部的辅音除 j 本身就是舌面音以外，任何一个辅音拼在前元音 i、e、ε 前边的时候，都起顎化作用，其中 ts 和 s 因顎化而进一步变为舌面的 tɕ 和 ɕ。例如：

| | | |
|-----------------------------|------------------------------|------------------------------|
| miŋ [m ₁ iŋ] “有” | meŋ [m ₁ ɛŋ] “妻” | mɛŋ [m ₁ ɛŋ] “修理” |
| xiŋ [x ₁ iŋ] “薑” | xeŋ [x ₁ ɛŋ] “砧板” | xɛŋ [x ₁ ɛŋ] “硬” |
| tsiŋ [tɕiŋ] “争夺” | tseŋ [tɕɛŋ] “城市” | tsɛŋ [tɕɛŋ] “忌” |
| siŋ [ɕiŋ] “狮子” | seŋ [ɕɛŋ] “声音” | sɛŋ [ɕɛŋ] “珍珠” |

(2) 元音：

1) 单元音：傣仂语有九个单元音，各分

长短，由于长短的对立而构成十八个元音音位。

元音音位和元音符号对照表

| 元音音位 | ā | a | ī | i | ū | u | ē | e | ē | ε | ō | o | ǒ | ɔ | ũ | u | ỹ | ɻ |
|------|------|----|----|----|----|----|----|----|----|----|----|----|----|----|----|----|----|----|
| 元音符号 | 字母本身 | -ɔ | -θ | -θ | -ɔ | -ɔ | -ɛ | -ɛ | -ɛ | -ɛ | -ɛ | -ɛ | -ɛ | -ɛ | -θ | -θ | -θ | -θ |

现举例说明如下：

| | |
|-------------------------|--------------------------|
| kā ₁ “朽” | ka ₁ “乌鸦” |
| | maŋ “来” |
| mī ₁ “微触” | mi ₁ “熊” |
| | miŋ “有” |
| pē ₁ “湿” | pe ₁ “绕线的木架” |
| | meŋ “妻” |
| pē ₁ “谄媚” | pe ₁ “橡木” |
| | mɛŋ “修理” |
| tū ₁ “粗(体积)” | tu ₁ “我(自大的)” |
| | muŋ “姆(缅甸的一个单位名称)” |
| tō ₁ “诱” | to ₁ “音,个” |
| | moŋ “阴暗” |
| kō ₁ “岛” | ko ₁ “裸” |
| | moŋ “吵闹” |

| | |
|-----------------------|--------------------------|
| ku ₁ “吻” | ku ₁ “牛笼头” |
| | muŋ “手” |
| pō ₁ “行动笨” | pō ₁ “为了(连词)” |
| | mō ₁ “去” |

所有的短元音不带 -i、-u、-ŋ、-n、-m、-k、-t 和 -p 的时候，都带一个声门破裂的 ? 韵尾；但这种音缀用在双音缀的词里做轻读的第一个音缀的时候，不带 ?。例如：sā₁ “洗(头)”，实读 sā₁?₁，但在 sā₁ nam₁ “政府”，sā₁ li₁ “菩提”里，ā 后边不带 ?，而且连 ā 本身也弱化成 a(n 也较合)，甚至失了 ā 使它前边的辅音和后边的音缀的第一个辅音连读成为复辅音。例如：

| |
|-----------------------------------------------------------------------------------------------------|
| sā ₁ lā ₁ at ₁ 读 sā ₁ lā ₁ at ₁ 或 |
| slā ₁ at ₁ “壮丽” |
| phā ₁ ja ₁ 读 pha ₁ ja ₁ 或 phja ₁ |
| “智慧” |

2) 复元音: 傣仂語有十三个复元音, 分 -i 尾和 -u 尾兩类。

复元音和复元音符号对照表

| | | | | | | | | | | | | | |
|-------|----|-----|-----|-----|-----|-----|-----|-----|-----|-----|-----|-----|-----|
| 复元音 | āi | ai | ui | oi | vi | wi | yi | āu | au | iu | eu | eu | yu |
| 复元音符号 | ā- | -ai | -ui | -oi | -vi | -wi | -yi | -āu | -au | -iu | -eu | -eu | -yu |

由这些元音的組合看, 傣仂語的复元音只有由开到合的降性, 沒有由合到开的升性。而且除了中部元音 ā 和 a 都可以在 -i 或 -u 的前边出現以外, -i 尾的前边只有后元音, -u 尾的只有前元音。不論 -i 或 -u 的前边, 只有 a 分長短, 其他元音不分長短。

(3) 韵尾: 傣仂語的韵尾除了 -i 尾和 -u 尾以外, 还有 -ŋ、-n、m、-k、-t、-p 等六个。

韵尾和韵尾符号对照表

| | | | | | | |
|------|----|----|----|----|----|----|
| 韵尾 | -m | -n | -ŋ | -p | -t | -k |
| 韵尾符号 | -m | -n | -ŋ | -p | -t | -k |

以上的韵尾中以 -k、-t、-p 做韵尾的时候, 只閉塞不破裂。如: pop-t “遇”; tot-t “罪”; kāk-t “禁止”。在这例子的每一个詞, 字首的 k、t、p 和字尾的 k、t、p 的發音不同, 在字首的要先閉塞后破裂, 在字尾的只閉塞不破裂。

(4) 声調: 傣仂語有六个声調。例如:

ka-t “烏鴉” ka-t “去” ka-t “秧”
ma-t “狗” ma-t “泡(動詞)” ma-t “花(微开)”
ka-v “插” ka-t “价格” ka-t “經商”
ma-v “来” ma-t “靈” ma-t “馬”

在傣仂文里表示声調的方法是把字母分为高低兩組和两个声調符号“6”和“e”共同来表示六个声調。高組有三个調, 用一个字母和两个声調符号表示; 低組三个調用另一个字母和两个声調符号表示。每一組的第一調不加調号, 第二三兩調才加調号。但是, 在文字上長 a 元音后有 -k、-t、-p 韵尾的詞, 在高組中只出現于第二調, 在低組中也只有在第二調上出現, 所以都用不着加調号, 因为在傣

仂語中所有帶 -k、-t、-p 韵尾的詞高組只在第一二兩調出現, 低組則只在第二調出現。其次, 所有的短元音單獨和輔音結合的时候, 只出現在高組的第一調和低組的第二調, 所以都一律不标調。因此, 在學習和使用傣仂文的时候, 一定要記住这些規則。

(5) 各音位在音綴中的地位: 傣仂語有六种音綴結構的形式。

1) 輔音+元音+元音+声調。例如:

tāi-v “傣” tai-v “猜”

2) 輔音+元音+輔音+声調。例如:

tōŋ-v “看” tōŋ-v “銅”

3) 輔音+元音+声調。例如:

pā-t “披(髮)” pa-t “魚”

4) 元音+輔音+声調。例如:

ān-t “个” an-t “鞍”

5) 元音+元音+声調。例如:

āi-t “咳嗽” ai-t “害羞”

6) 元音+声調。例如:

ā-t “髒” a-t “姑(父亲的妹妹)”

以上六种音綴結構的形式中所列輔音和元音的前后位置, 也就是它們在音綴里的位置。声調虽然写在后边, 但它不一定在音綴的末尾, 而主要是在元音上; 如果是濁輔音, 音調也有一部分伸延在輔音上。

語法方面

作为汉藏語系汉傣語族傣仂語支的傣仂語, 虽然跟汉语有非常密切的亲屬关系, 但是在詞的限制关系和句子結構方面, 傣仂語跟汉语有共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現將初步归納的条例分作以下几个方面來說明。

(1) 詞的限制关系:

在詞的限制关系上傣仂語跟汉语不同。

例如:

1) 名詞和名詞的限制关系

ho-t ma-t “馬头”

头 馬

ha-t ma-t “馬尾”

尾 馬

phu-t kău-t phāi-t mŋŋ-v tsuŋ-t ko-t

領袖

人民

中国

“中国人民的領袖”

在这个限制关系上傣仂語跟汉语完全相反，汉语是把限制的名詞放在被限制的名詞的前边，傣仂語則把被限制的名詞放在限制的名詞的前边。

2) 限制的代詞和被限制詞的关系

bɣnɿ xǎuɿ tsǎuɿ “他的家”

家 他

pǎpɿ hǎuɿ “我的書；我們的書”

書 我

phǎɿ tetɿ hǎuɿ “我国；我們的国家”

国家 我

在这个限制关系上傣仂語跟汉语不同，汉语里的代詞限制名詞的时候是把限制的代詞放在被限制的名詞的前边，傣仂語則是把被限制的名詞放在限制的代詞的前边，而且連表示助詞的“的”都不要。

3) 限制的副詞和被限制詞的关系

A. 用在被限制詞的前边：

ǎnɿ nǐɿ hamɿ diɿ “这个比較好”

这个 比較 好

suɿ tsǎuɿ kɔɿ pǎɿ aɿ? “您也去嗎?”

您 也 去 嗎

vǎnɿ phukɿ sɔmɿ hetɿ “明天重做”

明天 重 做

B. 用在被限制詞的后边：

suɿ tsǎuɿ lukɿ tsǎuɿ “您起得早”

您 起 早

xǎuɿ tsǎuɿ pǎɿ ɔnɿ lɛuɿ “您先去了”

您 去 先 了

suɿ tsǎuɿ vaɿ mɛnɿ “您說得对”

您 說 对

suɿ tsǎuɿ vaɿ mɛnɿ tɛɿ tɛɿ

您 說 对 很

“您說得很对”

hetɿ diɿ diɿ “好好地做”

做 好 好

C. 可以用在被限制詞的前边，也可以用在被限制詞的后边，但意义上有些分別：

toɿ toɿ nǐɿ suɿ huɿ tɛmɿ? “这个字怎样写”

toɿ toɿ nǐɿ tsǎɿ xvamɿ vaɿ suɿ huɿ?

“这个字的意义怎样說?”

teuɿ kɔɿ kɔɿ “輕輕地走”

kɔɿ kɔɿ teuɿ “慢慢地走”

在这个限制的关系上，汉语基本上是限制的副詞在被限制詞的前边，也有一小部分

詞可在前可在后，但傣仂語較汉语要稍为复杂，尤其是在可前可后的情况下，由于位置的不同而有意义上的差別如像c.項的最末兩句。傣仂語的副詞用在被限制的詞的前边时，在詞序跟汉语一致，用在被限制的后边时，在詞序上跟汉语就不同了。

4) 限制的名詞+限制的类别詞+“这”、“那”或“一”

kunɿ kɔɿ nǐɿ “这个人”

人 个 这

kanɿ xɔɿ nǎnɿ “那件事”

事 件 那

maɿ toɿ nuɿɿ “一匹馬”

馬 匹 一

5) 限制的名詞+限制的“二”或以上的数詞+限制的类别詞+“这”、“那”

kunɿ sɔnɿ kɔɿ nǐɿ “这两个人”

人 兩 个 这

kanɿ samɿ xɔɿ nǎnɿ “那三件事”

事 三 件 那

6) 限制的名詞+限制的人称代詞+限制的“二”或二以上的数詞+限制的类别詞+“这”或“哪”

kanɿ xǎuɿ sɔnɿ xɔɿ nǐɿ “他的这两

事 他 兩 件 这

件事”

maɿ xǎuɿ samɿ toɿ nanɿ “他的那三

馬 他 三 匹 哪

匹馬”

在4)、5)、6)項的限制关系上，跟汉语的詞序完全不同，汉语的“这个人”、“那件事”、“一匹馬”，在傣仂語中的詞序就变为“人个这”、“事件那”、“馬匹一”。汉语的“这两个人”、“那三件事”，在傣仂語中也变为“人两个这”、“事三件那”。若需要加入人称代詞的时候，就将人称代詞放在名詞的后边。如：“他的这两件事”、“他的那三匹馬”，在傣仂語中就变为“事他兩件这”、“馬他三匹那”。在这两个例子里的助詞“的”也同在限制的代詞和被限制詞的关系上一样不表示。

7) 形容詞和名詞的关系

A. 限制关系、主謂关系兩可的。例如：

maɿ xauɿ “白馬，馬白”

馬 白

kunv di1 “好人,人好”
人 好

kă1 dat1 dɛŋ1 “紅紙,紙紅”
紙 紅

B. 限制的关系

a. 加类别詞来表示的

păp1 noi1 na1 “厚的書”
書 本 厚

taŋv sin1 su1 “直的路”
路 条 直

phu1 kău1 tun1 jɛŋ1 “英明的領袖”
領袖 位 英明

b. 加助詞[ănv]来表示的

dpk1 mǎi1 ănv dɛŋ1 “紅的花”
花 (的) 紅

kunv ănv pɔt1 lɔt1 “純潔的人”
人 (的) 純潔

phăi1 mɔŋv ănv hăŋ1 hăŋ1 xăk1 man1
人民 (的) 勇敢 勤勞

“勤勞勇敢的人民”

在形容詞和名詞的关系上, 僚仿語除了在A項里表示主謂关系的时候, 在詞序上跟漢語相同外, 其余的跟漢語不同。漢語是把形容詞放在名詞的前边来限制后边的名詞, 僚仿語是把形容詞放在名詞的后边来限制前边的名詞。在这个关系上, 僚仿語用两种办法来表示, 一是在限制关系、主謂关系兩可的情形下, 用位置来表示, 例如: ma1 xau1, kun1 di1, kă1 dat1 dɛŋ1, 在限制关系上是表示“白馬”、“好人”、“紅紙”, 在主謂的关系上則表示“馬白”、“人好”、“紙紅”。一是加类别詞和助詞[ănv] (相当于漢語里的“的”) 来表示限制关系, 例如: 漢語的“厚的書”、“直的路”、“英明的領袖”, 僚仿語則說成“書本厚”、“路条直”、“領袖位英明”。又如: 漢語的“紅的花”、“純潔的人”、“勤勞勇敢的人民”, 僚仿語則說成“花(的)紅”、“人(的)純潔”、“人民(的)勇敢勤勞”。

(2) 句子結構

1) 主語——謂語——賓語的詞序

hăuv hăk1 xău1 “我爱他”
我 爱 他

xău1 tsău1 pǎi1 pɔ1 tsin1 “您去北京”
您 去 北 京

北京”

to1 xa1 tɿ1 hɿ1 xău1 “我批評了他”
我 批評 他

2) 主語——謂語——補語的詞序

to1 xa1 pin1 pha1 sa1 tǎi1 “我是僚族”
我 是 民族 僚

xău1 pin1 kunv di1 “他是好人”
他 是 人 好

sɔ1 phu1 nɿ1 pin1 sɔ1 dɛŋ1 “这件衣裳是紅的”
衣 件 这 是 衣 紅

上述兩個詞序, 僚仿語跟漢語相同。但如果補語是形容詞的时候, 因僚仿語的系詞“是”不直接跟形容詞結合, 所以一定要加上同位的詞在系詞“是”和形容詞之間。

3) 賓語提前

xău1 kɔ1 bǎu1 dɔi1, nam1 kɔ1 bǎu1
飯 也 不 吃(喝) 水 也 不

kin1 “飯也不吃, 水也不喝”
吃(喝)

kan1 kɔ1 bǎu1 het1, păp1 kɔ1 bǎu1
事 也 不 做 書 也 不

toŋv “事也不做, 書也不看”
看

năm1 kɔ1 bǎu1 tǎk1, funv kɔ1 bǎu1
水 也 不 挑(打) 柴 也 不

ău1 “水也不挑, 柴也不砍”
砍(拿)

4) 無主句

pǎi1 ti1 nǎi1? “上哪兒”
去 哪 兒

pǎi1 venv tsenv huŋ1 “到允景洪”
去 允 景 洪

vănv phu1 tsăk1 pǎi1 to1 pa1
明天 將要 去 打 魚

“明天要去打魚”

賓語提前和無主句的詞序, 僚仿語跟漢語一致。

5) 句子中的動詞虛化

xău1 xo1 sǎi1 phăi1? “他笑誰”
他 笑 誰

su1 tsău1 hǎi1 ha1 phăi1? “您哭誰”
您 哭 誰

su1 tsău1 va1 hu1 phăi1? “您說誰”
您 說 誰

上边所列举的三个動詞 sǎi1 “裝”, ha1
(轉 16 頁)

書刊評介*

《金元戏曲方言考》，徐嘉瑞著，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2月重印第一版，32开，19页，定价0.41元。

这本书是1948年本的重印，著者不单作了不少的修订，并且增加了32页的“补遗”。

在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普通话词彙的历史发展上，这样的工作很重要。著者用“以曲释曲”而同时又参证同时代有关文献的方法也很对头。我们欢迎这本书的出版正和欢迎张相的《诗词曲语辞释》的出版一样，因为它能解决具体问题。

这本书的编排依照汉字的笔划，不很好，它常会把同一个词拆散，例如“大古里”和“待古里”就跑到两处去了。著者有时单从曲词的上下文去推测某些词的含义，这就容易陷入主观解释的泥沼，例如：著者根据“你那赤瓦不刺强嘴”来解释“赤瓦不刺”（或作“赤瓦不刺海”）是“多言之意”，实际却是女真语“该打”的意思。（见宋洪皓《松漠纪闻》的“蒲路虎传”：“窪勃辣駭，彼云敲杀也。”）著者在分析例句上也有粗疏的表现，例如：著者根据三个例句分析出“中人”是“娼妓”的意思，实际在这三个例句里都是“个中人”。希望在再版的时候能够进一步加以修订。

《汉族共同语和标准音》，中国语文杂志社编，中华书局版，1956年2月，25开，178页，定价0.87元。

这是一本包括王力等16位作者的论文集，是《中国语文丛书》的第九种。在今日大力推广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运动中，回顾一下过去大家对汉族共同语和标准音的各种看法，对了解现在的情况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从这本论文集里可以看出：同当时对共同语和标准音的看法一样，对汉语拼音文字怎样处理标调问题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福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高名凯、林燾著，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1956年3月，32开，112页，定价0.39元。

这本书只就福州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方面来给福州人指出一些学习普通话的途径。因为福州话是闽北方言的代表，事实上已成为闽北各地的一种“共同语”，闽北各地的方言同福州话差别不大，所以福州以外的闽北各地人也可以利用这本书学习普通话。

全书除绪论外共分六章，讲语音的占了四章，其余一章讲词彙，一章讲语法，可见全书是以语音的学习方法为重点的。

《布依语语法研究》，喻世长著，科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3月，16开，102页，定价0.81元。

著者从布依语的语法现象和规律上全面而扼要地提出了讨论，为研究这一个属于汉藏语系、分布在贵州的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它同侗语、沙语、僮语的联系问题，提供了系统的材料。

《简化汉字问题》吴玉章、章铨等著，中国语文杂志社编，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3月，定价0.51元。

这本书第一部分是1955年里有关汉字改革的方针、原则的文章。第二部分是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编制经过和具体内容的说明和分析。第三部分的文章，从实际应用的文字各方面分析研究“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内容和特点，以及简化汉字的好处。最后附录《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语言学论文选译》（第一辑），邵荣芬、王显、王辅世、刘湧泉等译，科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3月，32开，50页，定价0.27元。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秘书室编译组为了吸取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在语言研究上的先进经验，本年初开始组织了翻译工作者，从事有计划地翻译苏联等国家的语言学论文；这一计划已由这本书的出版而开始实现。这本书包括P.H. 阿瓦涅索夫著的《全民语与方言》和B.A. 阿夫洛林等的《苏联北方部族的标准语与方言》两篇论文。前者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方面阐述全民语和方言的关系，第二部分以俄语发展的实例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部族的共同语究竟出现于部族形成过程之中还是出现于形成之先，二是全民语和方言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各个时期中有何相互关系。

两篇论文之后，有从《苏联大百科全书》里译出的《标准语》一条，作为附录。

《文字改革是怎么回事》，林汉达著，工人出版社出版，1956年3月，32开，78页，定价0.16元。

这本书把中国文字必须改革的原因、进行改革的步骤和办法，扼要地加以说明。著者为了说明文字改革实质上是一个群众性的常识问题，在书中尽量避免使用专门术语，用通俗的话写出汉字的根本改革的道路，并特别指出文字的民族形式和字母的国际形式相结合的好处。附录有根据《汉字简化方案》编的汉字简化表以及《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中国文字改革的第一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56年4月，32开，98页，定价0.22元。

这是一本报刊发表过的有关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文件、报告、社论彙集，共收有18篇。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一本参考文献。

《汉语音韵学导论》，罗常培著，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5月，32开，134页，定价0.50元。

这本书以讲汉语音韵学里的声韵、调、切四个概念为主。其中虽也谈到历史方面，但着重的是根据音韵学原理把传统的音韵学术语加以批判的整理，深入浅出地做了横的叙述。学习音韵学或汉语史的人从这本书里既可以大致掌握住汉语音韵演变的线索，又可以获得广博的音韵学基础知识。

全书分五讲，后附“唐诗拟音举例”。第一讲绪论，谈音韵

* 这个评介限于我们所看到的1956年1月以后出版的書刊。書名以出版先后为序，期刊名以头字笔画为序。

学的功用和研究法、音韵沿革和古今音韵的演变；第二講声类之分析，談声母、輔音發音部位和方法；第三講韵类之分析，談韵母、元音、介音、尾音的分析以及音韵学术語的闡釋；第四講調类之分析，談古今声調傳統說法和四声性質以及辨調方法；第五講汉字标音方法之演进，从历史上的标音方法談到現代。

這本書“并不是抄撮成的，而是由著者个人研究的結果提炼成的”，是著者积累三十年的教學經驗，經過八次修訂而成的一部“可以作初學的教科書”。但可惜的是由於著者來不及把原來的文言體譯成語體以及有些地方征引較多，對今日的初學者說，事實上，恐怕還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困難。

《四川人怎樣學習普通話》，李運益、蘇運中編著，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1956年5月，32開，54頁，定價0.14元。

這本書是為僅有高小文化水平學過注音字母的人看的，所以“沒有專門討論普通話，也沒有專門研究四川方言，只是就一般四川語音來談”的。同時，所舉例字也不超出《識字正音3500字》的範圍。

《閩音研究》，陶燠民著，科學出版社出版，1956年5月，16開，28頁，報紙本定價0.25元。

這是原載前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4分445至470頁《閩音研究》的影印本。所記的是福州城內的語音，先分析聲、韻、調，其次敘述聲母的類化、聲調的轉變等。最後就福州音與古音、北京音作了簡單的比較。

《北京話單音詞詞彙》，陸志章編著，科學出版社出版，1956年6月修訂第1版，32開，302頁，報紙平裝本定價0.80元。

這是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話單音詞詞彙》的修訂本，內容有了許多補充和修改，“說明書”也加了一些理論性的注解。編著者並添上一篇“重印《北京話單音詞詞彙》聲明”。

“聲明”中特別提到1955年4月“作者在《中國語文》上發表過《對於單音詞的一種錯誤見解》，就是為了對這部書做一次初步的盡可能嚴格的批判。據作者目前所能理解的，書里所用的‘同形替代法’……用在構詞法上，就是基本錯誤。……作者跟新興的‘結構派’語言學者犯了同樣的錯誤；也許犯得更大，……”最後說：“作者的意見這幾年來是有点改變了的，已經在第二章用附注說明。”

本書用了六千多條例句來說明北京話的單音詞和單音詞根；除了可以作為研究漢語語法的參考、作為拼音文字連寫問題的研究材料以外，特別是對學習北京話有很大的用處，本書的重印是有很現實的意義的。

《人文科學學報》（季刊），東北人民大學出版，1956年第1期，第2期：

第1期里載有善國的《從漢字發展史上看漢字簡化》，本文就“歷史上簡化漢字的四種現象”，概括地敘述了漢字的衍變，認為由繁趨簡是整個漢字演進的過程；接着談到“簡化漢字與改革漢字的關係”。著者最後提出自己對文字改革的看法，認為“同音代替除了給拼音化掃除障礙、鋪平道路外，並創造具體條件，因為同音代替的極端發展便是漢字拼音化的成功。”這一點是值得商榷的。

第2期發表有三篇關於語言學方面的論文。許紹早的略》

論補足語》，除了說明補足語在句法上的性質和作用以及各語法學者的不同看法以外，還對因補足語引起的連動式和兼語式提出個人的意見。本文雖以“補足語”為題，實際內容幾乎牽涉到語法中很多爭論未決的問題。不過，著者主張補足語的範圍應有相當的限制，同時值得注目的是著者對“動量補足語”的解釋和看法。

尹仲賢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語義學的語言魔術》，是“從《詞的暴虐》一書來考察”這個問題的，並試圖以語言學的角度來揭露反動的語義哲學玩弄語言的花招。本文雖著重在批判學代資產階級哲學中唯心主義語義學派，可是也把與語義哲學有關的各個資本主義語言學流派的實質，逐一揭露。

于省吾的《釋“蔑曆”》一文，是就金文中常見的“蔑曆”兩字的用法和通釋，批判地介紹了各家的說法，從而從詞例方面和聲韻通假方面考証出“蔑是勉勵之意，可是上對下而言蔑者都是獎勵的意思，曆字應訓為輔佐……”

《文史哲》（山東大學學報之一），雙月出版，1956年第1期，第2期，第3期，第6期：

第1期載有殷煥先的《推廣普通話運動中的方言調查工作》，文中指出方言調查工作在推廣普通話的學習運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並從方言調查的這個意義上來提供一些簡易可行的調查方法。最後談到方言調查“能夠記音是更好的，但不記音也可以完成極重要的極基本的工作”，並肯定方言的詞彙和語法也應調查。

今年的《文史哲》雜誌有好幾篇紀念司馬遷的文章，其中從語言方面來考察的有第2期和第6期先後發表的殷孟倫所寫的關於司馬遷的“語言藝術”的論文，是很有現實意義的。第2期載題為《試論司馬遷〈史記〉中的語言》，作者指出“司馬遷〈史記〉的語言藝術，是跨進了一個新的時代的新標志”，認為司馬遷在“獨白”的運用和適應上，熟練精辟地掌握了人物語言為表現人物的社會和心理特征這個藝術原則，是符合于“文學語言”一般的特征的。第6期載題為《通過〈魏其武安侯列傳〉來看司馬遷〈史記〉的語言藝術》，作者為了進一步地體認前一論文所指出的司馬遷的語言藝術，再從《史記》中選出最有典型性的《魏其武安侯列傳》一篇來作一番具體分析。

但是作者在這兩篇論文中對於“文學語言”的了解同宋振華在《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中所論“文學語言”的看法是不盡相同的。

第3期載有傅子東的《漢語詞類區別的标准》，副題標明“與高名凱先生商榷”。作者首先指出“講語法須分別詞類”的說法絲毫不能動搖高名凱的理論，接着就從各方面批評“漢語沒有詞類分別”的不可靠，最後指出“漢語的位次形態，詞典上的詞憑借來表現為句子中的成分，恰如俄語的性、數、格及其它等等詞形變化，詞典上的詞憑借來表現為句子的成分一樣。從這裡我們知道詞的概念或意義是詞類划分最主要的标准之一；因此我們斷言漢語是有詞類的區別的。”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6年第1期：

本期載有王宗炎的《試論漢語語法學界的一些錯誤點》，作者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首先批判了高本漢、叶斯伯孫、馬伯樂等人歪曲漢語性質的唯心主義學說，其次對張建木的漢語是單音節的看法、高名凱的漢語無詞類說、《語法講話》的理論體系以及幾位語法學者的論點，提出了批評。結論認為語法學者的唯心主義思想在解放後有各種不同的表現，

必須展開自由爭辯，批判錯誤的理論。

《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6年第1期(總3期)，第2期(總4期)：

第1期載有金岳霖的《批批唯心哲學關於邏輯與語言的思想(對羅素的批判之一)》，作者以自我批評的精神駁斥了羅素在邏輯學和語言方面的假科學的謬說。周祖謨的《從文學語言的概念論漢語的雅言、文言、古文等問題》，主要以歷史主義的觀點闡明古代書面語和口語的關係以及漢語的文學語言的發展，從而批判掉胡適割裂文言和白話、以“古文”代替“文言”的名稱的唯心觀點。該期“學術消息”一欄並報道了去年10月應邀來我國參加“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的蘇聯、羅馬尼亞、波蘭的語言學家在北京大學的活動。

第2期載有楊伯峻《從上古漢語幾組同義詞的考察試探在詞彙方面古今分合現象的規律》，作者從《論語》中選擇了“不有、微、亡”，“罕、寡、鮮、希、少”，“恐、懼、畏、憚”，“能、得”，“無乃”等五組同義詞，結合先秦其他古書運用情況，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尋求出這些詞的個別規律和一般規律。

《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語言、文學)》，東北師範大學研究部出版，1956年第2期：

本期載有宋振華的《文學語言的基本特徵》一文。作者首先明確了“文學語言”這一概念的涵義，認為它的基本特徵是“1.全民性的，2.書面語言的(用自已的文字記載的)，3.文學加工的(包括各種文體的加工)，4.典型性的”；接着指出“文學語言”不同於“文藝語言”也不能同“民族語言或全民語言混淆起來”的道理；最後批判了錢馬和胡適對文學語言的歪曲和荒謬說法。

《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6年第1期：

這期載有張清常《李登聲類和“五音之家”的關係》一文，談到久已亡佚的中國第一部韻書——李登《聲類》內容的關鍵問題，目的在於試圖從另一方面，就古人審辨音韻的知識的發展過程，在各家的說法之外，提供一些有關解決五聲宮商角徵羽在《聲類》里究竟表示什麼的問題的材料。

《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第3期，1956年4月出版：

這期有夏延章寫的《論語言的質變與語言研究中的歷史觀點》，副題是“評高名凱先生《論漢語語法的歷史繼承性》”(按高名凱這篇論文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第1期，1955年)。

作者首先肯定了高名凱在語言學上的一定的貢獻，接着指出高名凱在《論漢語語法的歷史繼承性》一文中所表現的歷史主義觀點，實質上是否定漢語質變甚至是反歷史主義的。作者認為：“從語言史的角度來研究漢語語法，我們就不能只看見它的歷史繼承性的一面(雖然也是重要的一面)，而忽略了它的發展變化的一面。”

此外，這期中還載有呂同嶺譯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來的莫斯科大學的語言科學》一文，這是莫斯科大學語文系教授B.A.茲維根策夫作的，原文載蘇聯《外國語教學》雜誌(1955年6月份，第3期)。學報編者在按語里說：“這篇文章把十月革命以來莫斯科大學語言科學的歷史發展，以及該校語文系成為蘇聯語言科學最大科學研究中心的概況，作了一個相當詳盡的綜合介紹。”

《俄語教學與研究》(雙月刊)，哈爾濱外國語學院出版，

1956年7月號

1956年第1期(3、4月號)，第2期(5、6月號)：

這個雜誌原名《外專校刊》，從創刊以後的“總第8期”起改由郵局對外發行。

改名後的刊物的宗旨是介紹蘇聯的俄語和外語教學經驗，發表國內俄語教學經驗和科學研究工作成果。

第1期譯載有蘇聯科學院院士C.И.奧布諾爾斯基著《論俄語修辭》一文，其中談到：1.俄語的偉大和美麗，2.怎樣提高俄語的修辭，3.俄羅斯文學語言的規範問題。該刊編者在按語中說，“後兩個問題不但能教育我們嚴肅地對待俄語，而且對目前我國所進行的漢語規範化問題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2期內容更豐富起來。譯載有B.B.維諾格拉多夫院士的《俄語的偉大與力量》的前半部，後半部將在第3期刊完。本期更增設了“語言學家介紹”一欄，介紹了蘇聯幾個著名語言學家及其學派。此外，在向科學進軍的高潮中，本期最有貢獻的是該學院的“俄語教師十年進修計劃草案”的介紹和“現代俄語”專業副博士考試必讀之最低限度書目。

《俄文教學》(雙月刊)，北京俄語學院編輯，時代出版社，1956年第1期，第2期，第3期：

這個雜誌從本年已改組為北京俄語學院的學報，是一個反映俄語教學研究工作情況、交流教學和研究工作經驗、彙集科學研究成果的刊物。從第1期起就開始連載有《俄語語音學》、《俄語詞彙學》、《俄語修辭學》三個專題研究。

此外，第1、2期還連載有蘇聯A.B.費道羅夫著《翻譯中的語言問題》，這是王樹譯的《翻譯理論概要》一書的第7章。

《教學與研究》(月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1956年第6期(總35期)：

這期載有胡明揚的《關於漢語的詞類問題》，主要是反駁高名凱的漢語無詞類說。作者除了從各方面論證漢語不可能沒有詞類之外，更指出企圖引証蘇聯語言學家的說法來為無詞類說作腳注是不妥當的。作者主張“劃分詞類應該從意義和語法特徵這兩方面同時下手”，最後並強調“詞法是漢語語法的中心”。

《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廈門大學研究部編譯科發行，1956年第1期：

本期載有洪薦仁的《漢民族共同語和基礎方言的關係》。這篇論文指出漢民族共同語是由漢語的北方方言發展而成的，但不是簡單的等於漢語的北方方言，接着指出漢民族共同語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就是以北京音系的聲韻調為規範，最後說明漢民族共同語怎樣從北方方言發展起來的歷史因素。

《新建設》(學術性月刊)，光明日報社出版，1956年3月號(總第90期)：

這期載有高名凱、劉正琰合寫的《語音規範化和正音問題》和陳越的《漢字字形的規範問題》。前者指出漢字的正音問題要先考慮到1.通行原則、2.語法原則、3.歷史原則，才能解決，最後說：“毫無疑問，方塊漢字的讀音問題是語言規範化工作中的重要的環節。我國語言學家應當共同努力來使這個問題得到圓滿的解決，因為，這一工作絕不是少數人所能勝任的。”後者從漢字字形的混亂現象的說明中提出漢字字形規範化的必要以及規範化的幾項步驟和方法，最後談到為實現字形規範，印刷上也有使鉛字規格化的必要。

新 書 予 告

苏联俄語教学論文选

苏联 巴里諾娃等著

0.12元 (七月份出版)

中国中小学教师訪苏代表团报告集 (在排印中)

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

中国中小学教师訪苏代表团在苏联訪問和考察期間,學習了苏联教育工作的先进經驗。这些經驗,对于我国改进中小学教学工作和师范教学工作,对于实施綜合技术教育,对于改进教育行政领导,都是很有益的。教育部决定將代表团总结出来的报告編印成册,作为1956年中小学、师范学校教师 and 教学工作者的業務學習文件之用。本書就是根据这个决定編成的。为了使每册讀者对象明确,便于学习,分为三集出版。

第一集:《教育行政和师范教学》——本集內容包括:关于赴苏訪問考察的总报告,苏联的教师进修学院,苏联的学校领导工作,苏联教育行政机关的視导工作,苏联师范教学的特点,苏联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教学工作。

第二集:《綜合技术教育和中学各科教学》——本集介紹苏联中学进行綜合技术教育、加强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質量的經驗,介紹苏联中学的文学、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教学的方法和經驗,也介紹苏联中学进行實習課和實習作業的經驗和苏联中学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經驗。

第三集:《小学的教学和教育工作》——本集介紹苏联小学校長领导教学工作、小学課堂教学的經驗,介紹小学語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和手工劳动等科教学的方法和实例,同时还介紹苏联学校的班主任工作和少年先鋒队工作。

中学的綜合技术教育

0.20元

本書是俄罗斯联邦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司和教育科学院教育理論和教育史研究所会同公布的教育方法指导書。对于中学綜合技术教育的任务和內容,在課堂教学和課外活动中进行綜合技术教育、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少年先鋒队在綜合技术教育方面給学校的帮助、綜合技术教育的設備、教师在綜合技术教育方面应有的修养以及研究和总结学校实施綜合技术教育的經驗等項,都有簡明的叙述。可供中学教育工作者参考。

自然地理

苏联 扎斯拉夫斯基等著

0.60元

本書是苏联普通学校五年級学生用的自然地理課本。本書的教材比較淺显,文字和插圖生动活潑,并且貫徹了綜合技术教育的內容。本書不但可供我国中小学地理教师教学上的参考,而且也是學習自然地理的一本入門書籍,可供一般干部閱讀。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市期刊登記証出期字第022号
經中国人民邮政登記認為定期出版物

每册定价人民幣0.24元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中國語文

月刊

1956年7月号

总第49期

1956年7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员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代 訂 銷 处 全国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 三个月0.72元,半年1.44元,全年2.88元; 寄費: 1.平郵寄費不計, 2.挂號郵費由訂戶負担。

1-34,655